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滇越鐵路
入川紀行
越南印象
暹京之游

六月號

第十三卷 第六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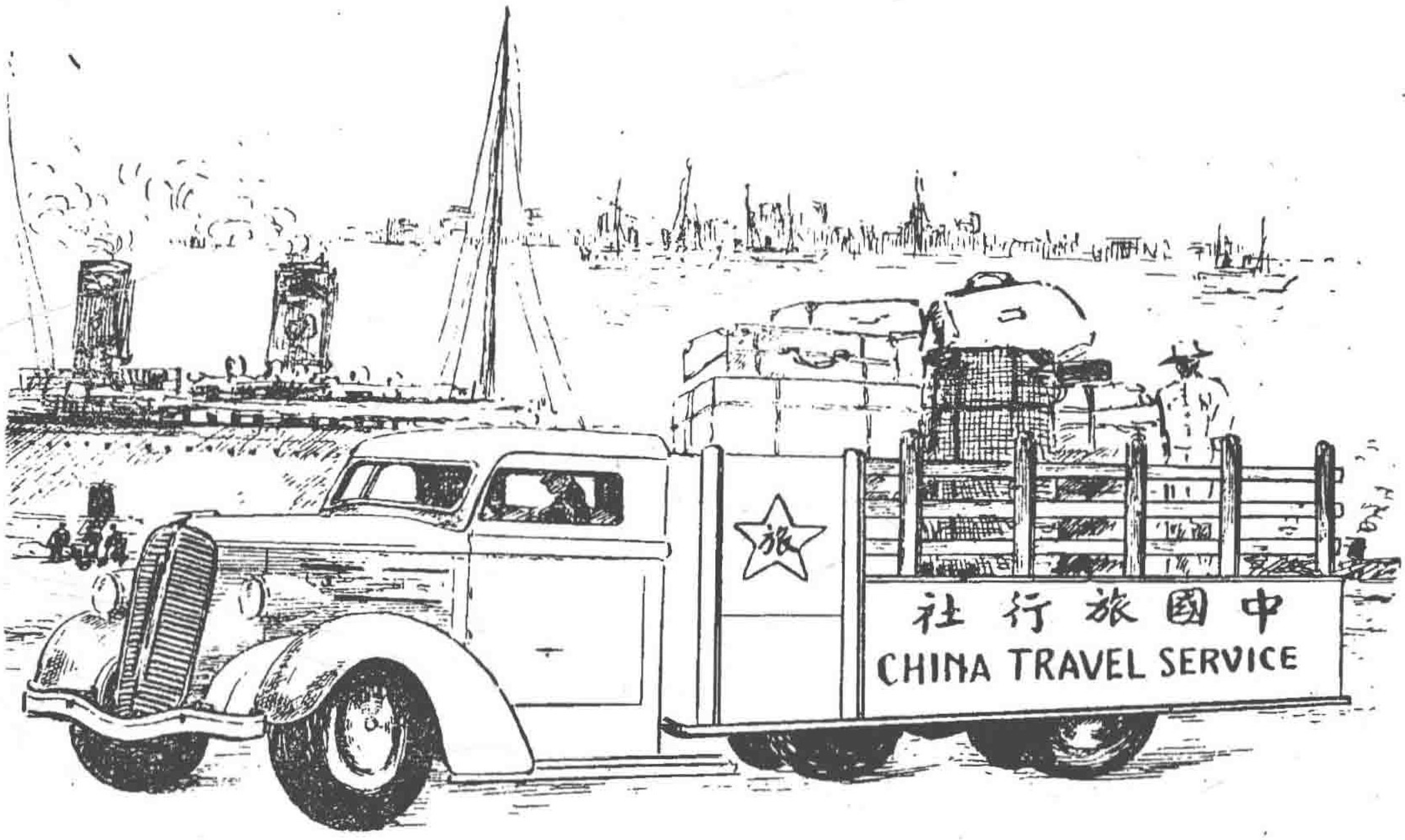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Vol. 13. No. 6
June 1939



接送行李

當出外旅行長途跋涉之時攜帶行李甚爲不便本社自備大號卡車多輛專代客接送行李服務週到取費低廉如承惠顧毋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啓

電話一三四五〇



三五一一二九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成已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己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新華貿易公司

四川全省獨家經理美國通用廠出品

雪佛蘭

卡車轎車及各種
真正汽車零件

總公司 重慶通遠門外中一路一三〇號(電話七六二號)
香港分公司：香港高士打道一四一號・電話二六三三四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海王 商標

最新出品・到處均售

精鹽牙膏

鹹味護齒・最合衛生

精鹽牙粉

消毒滅菌・保護口腔

衛生漱口水

中國首創・鹽質配製

海王牙膏



中國旅行社

各地自營及承辦招待所

	地點
湖南省	
南岳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
*沅陵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北首竹園旅社
廣西省	
*河池招待所	鳳儀街三十號
雲南省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平彝特約招待所	小西門內平彝旅社
貴州省	
†貴陽招待所	貴陽棉花街
*桐梓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內
*晃縣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東站興隆街西南旅社
*黃平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右旁興華旅社
*獨山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毗連協安旅社
*安南招待所	省汽車站內盤江旅社
四川省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內江汽車站西首
重慶招待所	臨江門橫街三十四號

	地點
陝西省	
西京招待所	西安崇信路尚仁路口
††華清池招待所	臨潼南門外
**寶鷄招待所	正在籌設中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
**寧羌招待所	正在籌設中
甘肅省	
**蘭州招待所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紫金城街
浙江省	
金華招待所	中山路北山路口
河北省	
北平招待所	前門西交民巷
江西省	
洪都招待所	南昌王陽明路
青島市	
青島招待所	青島中山路六八號

*交通部西南公路局委辦
††陝西省政府委辦
†貴州省政府委辦
**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委辦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六號

民國廿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越南降龍灣（美術銅圖）……佘貴棠……一
富春帆影（美術銅圖）……王勞生……二
○把握國際交通的新路線——滇緬公路……孟才……三
○滇越鉄路……胡嘉……九
○入川紀行……張琴南……一七
○南川金佛山紀遊……邱培豪……二三
○西康調查日誌（中篇）……黃炎……二七
○越南印象……帥雨蒼……三五
○暹京之遊……謝天瑞……三九
○柏林印象……程志政……四九
○南極歷險的一幕（上）……孫沛甘……五七
○歐美采風記（十二）……沁明女士……六五
蜀道難……張恨水……七七
天網恢恢（續二）……秦瘦鷗……八一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九

中國旅行社

上海各支社

地址

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敏體尼蔭路一二一號

南京路永安公司內

霞飛路五八九號

愚園路二三二號

電話

一三四五〇轉

八四四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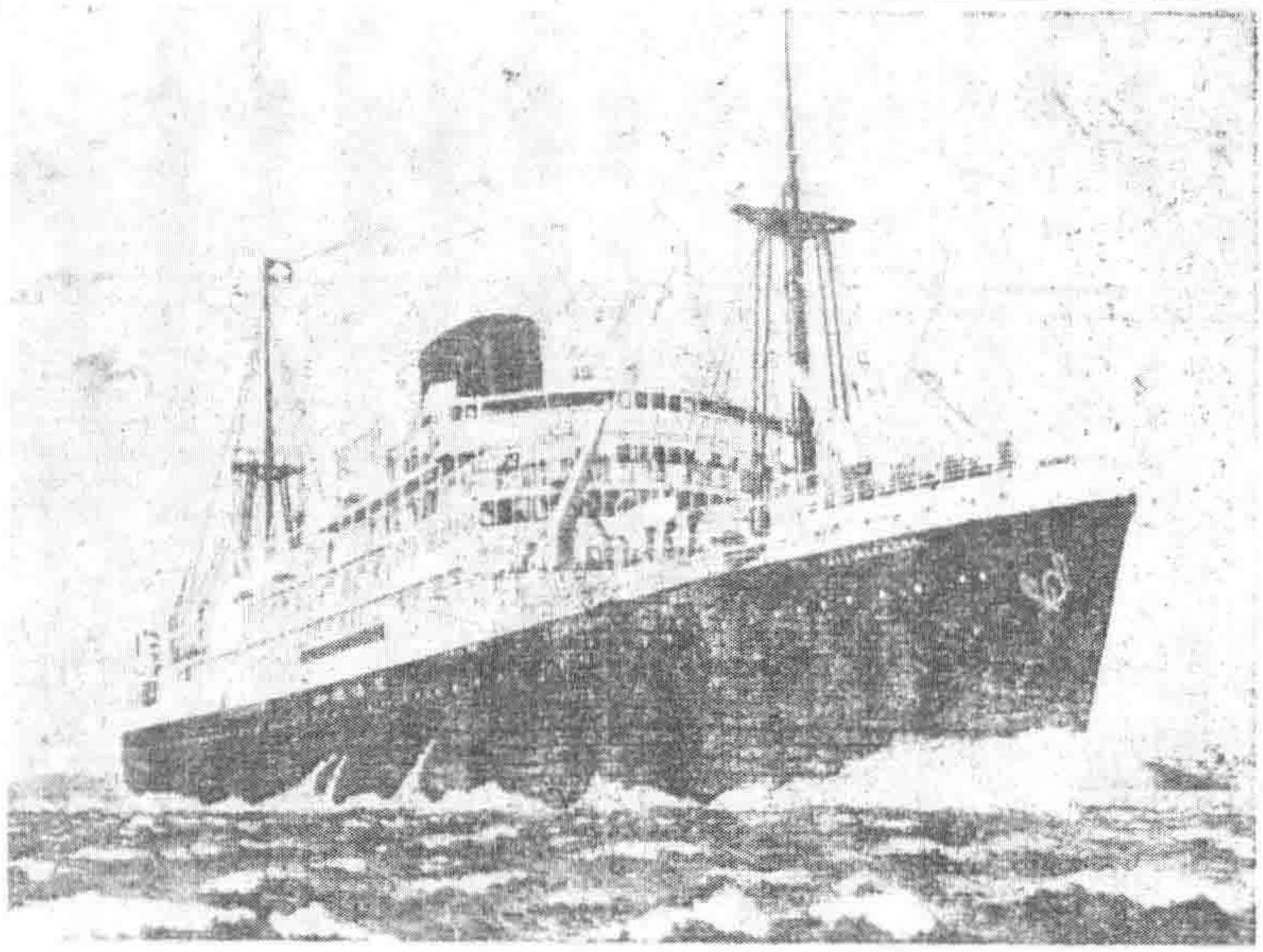
九五五二五

八〇九九五

三四三四三

分支社所

遍設全國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為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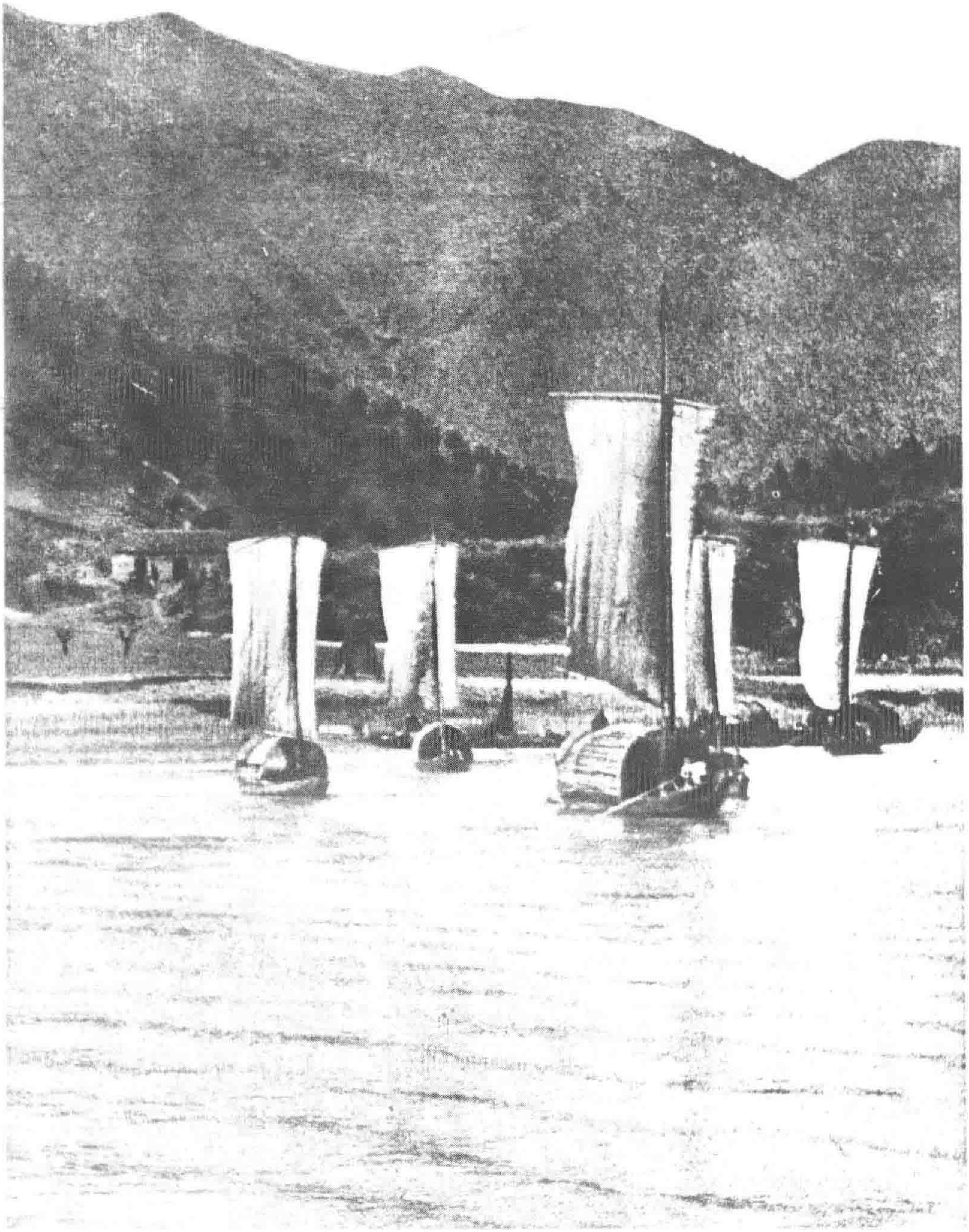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越南降龍灣

此海灣在鴻基煤礦對面馳譽越南法人稱為「世界第八奇」意謂堪與「七奇」同日而語

余貴棠作





富春帆影——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

王勞生作

把握國際交通的新路線——滇緬公路

孟才

滇緬公路起自雲南省會的昆明，直貫滇西，經過祿豐楚雄，鎮南祥雲鳳儀而達大理的下關；再折向西南渡瀾滄江經保山，騰越而至滇緬交界的畹町。從畹町起程，就已轉入了緬甸的國境，直伸展到緬北的八莫為止，那裏就可接着鐵軌，抵達於仰光的海岸了。這條公路，大都越山穿嶺，路程至為艱險，最近完成通車，在中國的國際交通線上，造就了一條新的途徑，真是一件不世之業。本文作者 Schuyler Cammann 曾在去年春季這公路建築時往還幾次，本文所記載的，也就是他在這時所見的情景；原文載見最近的亞洲雜誌三月號。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氏最近曾向報界發表他從中國新都重慶赴仰光時，第一次車經滇緬公路時的印象，覺得這條道路的建設，眞是中國的一件偉大的業績；他頓時喚起了世界人士對於這條新路的矚目。這條公路的使命，是可使海外的器材供給，由仰光登岸，能夠穿過崇山峻嶺很容易地運輸到重慶。它有二千一百哩長的路程，已在不到一年之內，用着很原始的機械和人力建築完竣了。

沒有幾月之前，我也曾由這條新的公路從中國到緬甸去，大部份的路線就是以前馬哥孛羅來中國朝貢所取的途徑。當時這條公路還在建築之中，雖是我不能作一次全線——從昆明至臘戍——的旅行，但是我有很好的機會看到勞工們在工作的情形。

一九三七年初，在最後的共產黨軍移駐到西北去的時候，從重慶就開闢了一條汽車路和新緬甸路聯繫了起來。但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我們由重慶到雲南去經過這一節公路時，車行還是非常困難，因爲山徑積雪，尤其是在貴州以北的一段，有好幾輛車都出了事。貴州省跨越盤江上的一座古老的橋樑，大約還是四百年前的建築，全橋是利用粗的鐵練夾着木板編成的，現正在建造一座新的水泥鋼骨的橋樑，預備來替代牠了。許多的車輛在過橋的時候，必須要卸下了牠的重載，由伕役馱運過去；旅客呢，也只能徒步過橋。在我們經過後一星期之久，是二月中的一天，聽得這古老的鐵索橋樑終於折斷了，據說是一個強悍的車夫因爲不肯釋卸他的車載而過橋的緣故，從此在新的橋樑沒有竣工以前，雲南和東西各省的交通，祗得依賴於航空線了。

去年的冬天，我們在新緬甸路第一段，就是從昆明到大理之南的下關間，曾經有過好幾次的旅行，這一段路還是在兩年之前建築好的，以前從昆明到下關去的驛程要費時十三天，現在由汽車去，可以減短至三天了。這一次我們經過的時候，那一段正在逐漸的修整路基，各處的木橋也換造了水泥的橋樑，為了要使它能勝任於加強的軍事運輸。維持華南公路交通最麻煩的時期是在雨季：尤其是在夏天，總有好幾個月下雨，常會使路面變成了泥淖，並且在河水高漲的時候，那脆弱橋樑，時有被汩沒的危險。所以要求路面容易吸水，而在下雨的時候，路基還是非常堅固，這一種專門的技術，在下關以外一段路線的最初工程中已經在及早計劃了。

好幾千的工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們，他們都合着家庭，合着宗族，一起在路旁把笨重的磚石砌成了一帶長壁，這種磚石的搬運，他們利用着簡陋的牛車。每一段堆砌的石壁上，標識着經造人家的姓字，有的是見在百家姓上的，有的是苗人自己的姓字；其餘軋碎磚石的工作，都由他們年老的祖父母們和呆病者担任的這許多工作的百姓，都來自山陝之間，頸項上長着許多腺腫，考量他們的智識程度，好似不能再擔任更活動的工作了。建築的工程就是先把石片平鋪在山路的面上，在兩枚石片的間隙中，把細碎的石屑填塞在裏面，同時也散佈在石片的面上，經過粗笨的磚石滾過壓緊以後，再在浮面佈散着粗糙的砂礫加以碾平，就成了路基。因為這條路線非常重要，在工作時，不能阻止車輛的來往，工人們很不幸地常因為車輛的駛過而停頓了他們的工作。有許多很小心地放下去的石板，經過車輪的疾駛而過，又被碾碎了；有好許多工作都要這樣一次次重複地去做。這是無庸說的，開車的人決不會同情路工的苦痛，反而常時會

峯巒縹緲，水波清漣，是湄公河畔的一角勝景；圖中隱約一線，就是橫跨在湄公路上河上一座鐵索編成的橋樑。



操着苗音咒罵這輩可憐的路工，或是在風中故意把泥土揮擲在他們的身上。

許多的工人都是經過幾天的路程，剛從村子中出來的。他們從沒有見過汽車，因為第一次看見，受到了驚異情感的驅使，常使他們忘記了一切的危險，所以非至汽車的輪子駛近他們身旁時，總不會退讓到路旁的；這未免要使開車的怒火，因為萬一不慎出事，車夫必然要受到責難。有一天早晨，我們的車猝倒了一個男人，因為經過一夜的路程，車頭上的燈老是開着，而這位男子漢却給這燈光呆住了；在它猝倒的時候，路旁的他的同伴很快地聚集了攏來，幸而沒有眞的受傷，不過有些許地麻木罷了。

車輛在正在開築而尚未完工的路上行駛，起伏顛簸，眞是非常的危險。像我們去年冬天的一次旅行，簡直不能預料我們的車可以很平安而毫無阻滯地到達我們那晚所預期的目的地，這一次從下關回到昆明去，就一共費了四小時半的時間，車輛也換了三次。

旅客們給塞進頹舊的汽車中，就感覺到這種旅行頭痛，但是你假使趁更次一等的車輛，人簡直是鎖在車廂之內的，行李就安置在每人的背後，使你沒有一點地方可以望望外景的；有許多人都因此害了病。在全段路程之中有很多直截的轉灣和峻峭的路徑，據人說：曾有一位女教士從昆明到下關去，為着路程的峻險，竟使她一路作着驚嚇的叫聲。有一次我們的車停留在一個很峻峭的山上客站中，開車的車夫，預先吸了幾口鴉片，然後敢從這巖石絕壁上把車開駛下來。大半山路的闊度，剛好容納兩輛汽車的往來，假使在半山腰上突然碰到對面來的車輛，這是很危險的事，不過普通靠裏壁的車輛總先等對方的車輛過去之後，再向前開駛的。

從大理的下關——就是以前撣部的京都——到保山這一段新的路線是大致和舊時朝貢的路徑相同的。再折向南，達畹町，就是滇緬路在國疆交界處的一點。南下再至臘戍，這是以前南撣諸部的首邑；就聯接着從臘戍到曼特勒的鐵軌。以前英國曾想把這一段鐵路線起自曼特勒再從臘戍向北伸展，入中國而達於揚子江流域，組成為揚子江和她的屬地印度間的一條聯絡線，當時海軍大將達維斯曾幾次遣派了考察團去測量一條可通的途徑，但是未有結果。直至最近這條公路完竣以後，中緬的商業聯繫，才得借助着這一線的交通——就是從雲南啓程經下關，保山，騰越，而達八莫，再止於伊洛瓦底江。

去年四月，我在大理逗留了一星期之後，為着要參加西藏的展覽會去，就一個人循着這條老的路線往緬甸進發，這條路線的得名，因為緬甸給元代的蒙人征服之後，歲歲朝貢都是走這條路線

的。到了下關，人家告訴我說假使我不在乎多等一天二天，或許就有一輛公共汽車駛往保山去，這樣，如許路程一天就可到達；因爲這時還沒有小汽車可以通行，同時我聽到別人的謠傳又恰和這傳說相反，恐防時間會等候得過分長久，所以就僱了馱馬一匹帶了和我一起滯留在中國三年的一宗行李——鋪蓋，糧食，水壺，和兩箱衣服和書籍——向着征程出發了。八天之後，我方才到達了保山，但是我並沒有碰到什麼車輛。看到沿途的公路，還是非常草率。都在興築中，並且時有很大的障礙物橫亘路中，汽車的通行，決不是幾星期內的事。

實在從下關到八莫的一段，每一件工作還剛在開始經營，山的邊已被鑿去了，留下的泥土和碎石正預備去填充路基低窪的地方，不像從昆明起的第一段路一樣，已經築得很平穩而整齊了。據下關的一位中國工程師告訴我說，將來這一段路，還要希望與建鐵路呢。

從下關起的一段公路上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在城外一哩遠的地方，有一個狹窄的山口，上面還有兩個砲壘，原是守衛大理富饒之區的天然屏障，但是公路必定要從這堅壁中穿過去，那裏一大部份已給炸開，闢出了一條好好的公路。工作的人，尤其是苗民，對於巨響的爆炸和泥土的飛崩是很喜歡的，也不顧危險的警告，常站得很近。有許多男的小孩喜歡去燃點炸藥，因爲他們沒有經驗過這種巨大的爆炸，結果死亡的人很多。在這裏我所看到的唯一的機械器具（也許在築橋的那邊另有別種機械，但我還沒有看到。）就是鑿山爆炸的電鑽；其餘所應用的，都不過是各式不同的簡單器具而已。

一位當地姓林的縣長，曾向英國當局表示過，假使在國境之外的一段，英國願意建築的話，他在雲南省方面對於人手的供給，是可以不成問題的。公路的建築者，除了工程師和測量師之外，有許多是雲南大學的畢業生，他們都是自願投效，不受酬報的；至於其餘普通的工作人員，都由村長和居住距離很遠的苗民頭目向各個人家徵夫應役，凡經選定的，都要即時出發工作，除非他很富有而預備出資僱人替代自己，方能得免。這種強迫的徵役制度，曾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尤其是這批居住窵遠的苗民，他們議論着這條路線並不經過他們的村落，完全與他們毫無裨益而漠不相關的，但是他們的辯議，在整個國家的統治之下，當然不值一論，因爲這築路正是戰時的一種國策。

除了保山和龍陵這許多主要點地方的山壁之外，這條新路還要穿過許多的山巔，工作完成的却是很少。在全段路線中難得見到幾座村子和驛站，其間綿亘的都是曠埜千里，松林蔽天，山花滿

地，偶然經過一個荒廢的涼亭裏面只留着一個老嫗向旅客們兜售茶水之外極目四望看不到一點兒人煙的蹤跡。

對於公路的建設，有幾個城市裏的百姓，鑒於將來貿易的便利，是很歡迎的，但是在鄉村間的百姓，卽使不加反對，總對於這條新的交通線看得非常冷淡，常覺得開闢建築，只是一件徒勞的工作。最反對汽車公路發展的要算經營馱運的人了，他們大都是舊式的回民，以往兩三年，在全省公路擴展中的時候，還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生計問題；但是他們的馱車依然歡喜走着他們的舊路線，有時就會和新的公路曲折交錯，有時也會和公路平行一哩路多的距離，在這種地方，假使突然遇到一輛汽車駛過，那邊馱車上的幾十隻馬或牛，就會暴跳起來，有的想遁到山頂上去，有的已拋擲了牠們的運載；像有一次我趁了馱車經過八莫附近的時候，我就碰到這種情形，把我和同夥的行李都拋了開來，所以汽車的駛者常和經營馱運的馬夫，結下了一個不解之仇。

沿路，我們時常碰到一隊隊工人在向前進發，從下關經保山出發的汽車上，我們每天看見結隊的「怒夷」或「力些」的苗民，從他們山上的村落中出來，每人帶着幾袋米和一個鋪蓋，有的背，有的挑，在跑路的時候，他們男人和女人是在一處的，但是在做工和居住的地方却分開的。他們男女的茅棚，總是隔河爲界，男人和女人都在這一條河水中洗滌他們的飯碗和衣服。這種茅棚，就搭在路旁，只是找些普通的材料，大部是硬的木棒構成了架子，在上面覆一點乾草或編織的稻草湊成的。我們從昆明啓程，還經過幾處山洞的小室，都就路旁的巖壁上挖成的，使我回想到河南和山西的猺民生活。向南行，在較遠的地方，還有許多用蓆覆蓋的村屋，大概取其涼爽的緣故，但是我們看到路旁有好幾塊焦地，足見蓆屋是非常容易着火。

我到保山的途中，曾去參觀過一個茅屋，他們裏面惟一的器具就是很低的一架竹床，離地不過幾寸高，上面蓋着草蓆，旁邊還有粗製的一架木桌，較床約高兩倍，煮飯就在地中挖一泥穴引火，炊煙只能從大門中透出了。在下午閒暇時，我們又去參觀幾個較大的茅棚，我們看見有的人在竹床上打盹，有的在縫補衣服，有的在鋪着的木板上做着家務，也有的在談笑說話的。許多工人在公路上雖都工作不輟，但是大部的男子都帶一點優閒的空氣，不時和同伴們作着談笑，除非在工頭走近他們的時候，才正式嚴重地工作起來。有一天，我在路的轉角處，看到許多男人正在把泥土灑到一個苗婦的頭布裏面去，同時這個苗婦一壁笑，一壁也揮擲着泥土，他們顯示着非常的有趣；突然，其中的一個人看到一個外國人穿着一雙骯髒的帆布鞋在遠遠地跑來，這才停止了他們的嬉戲，

男人和女人都排齊了起來，還不住在暗暗地好笑。

雲南省原以種族複雜著名的，在遇到苗番的時候，總不容易分出他們那一種人，我們馬夫都喊作他們「玀玀」。假使我碰到一個能說中國話的苗民，在問他時，他總說自己是漢人——純粹的中國人，也分不出他是那一種苗民；有時在一大羣中或許可以識別他們出來。我們在昆明出發途中見到不少的怒夷（或稱玀玀）樣子簡直和北方的遊牧民族沒有什麼分別；在東部的力些，他們正在敲擊石屑，却很容易分別出來的，因爲他們都穿着自己手織的布服，而且大都是體強力壯的人，眞是有力的工作者。後來我在保山附近又碰到了許多苗民，那時他們已在南部工作後歸來，因爲炎熱的天氣和瀰漫的瘴氣畢竟損害了他們的健康——許多的人面色都轉了灰白，有的更在抬床上帶了囘來。在下關附近，我們又看見許多苗婦，正從大理的山村中出來，她們都帶着繡花帽，上面還綴列了銀飾物。此外還有長鼻的囘民和元代蒙兵的後裔，這許多蒙兵的後裔們，還是操守着飼馬的職業。其中最特殊怪僻的要算是撣人和窩民了，他們都在緬甸境內工作。

後來人家告訴我說公路大體完工了，就祗有湄公河和薩爾溫江上的橋樑而已。記得我們沿着舊的鐵路由湄公河畔經過時，兩畔花草如錦，我總時時遠望着有沒有一座新式的橋樑，但是左右顧盼，總找不到一點影子；後來我們只經過了一座老式的橋，是樑用五條粗直鐵鍊構成的，在底下的三條上面綴上了木板，作爲引步之物，橋的兩端，還有兩個特殊的門戶。當我在保山這一座古老的佛城中時，瑞典教會方面早告訴我說：薩爾溫江上的一座新橋快要完成了；但是隔了幾個星期，在我到達八莫以後，又聽說這座新橋因爲一岸的山石崩坍下來，鬆動了橋的柱脚，爲着安全起見，又必須重選一個較爲妥當的過渡之處。

現在經年之後，公路已早經完成而在使用了，這一片西南內地的山陝之區，因着這條交通路線的發展，將漸漸地改絃更張起來，給新的世界所攪醒了。



三五一一四四

滇越鐵路

西南交通大動脈

胡嘉

從海道去雲南，一定要利用滇越鐵路，否則關山萬重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方能抵達昆明；現在則從海防上車，一日可到牢該（老街）二日可到開遠三日便可上「雲南府。」假如搭「米希林」（Micheline）快車那更便了只要一日夜（二十四小時）就可經行全線，記者往返滇越深感交通工具的進步，非但可以縮地，而且確實是促進國家統一的最好方法。因此有人說：『中央同雲南，往往呼應不靈，到不如越南有一條滇越鐵路，反可以制雲南的死命。』記者認爲這並不是過火的偏激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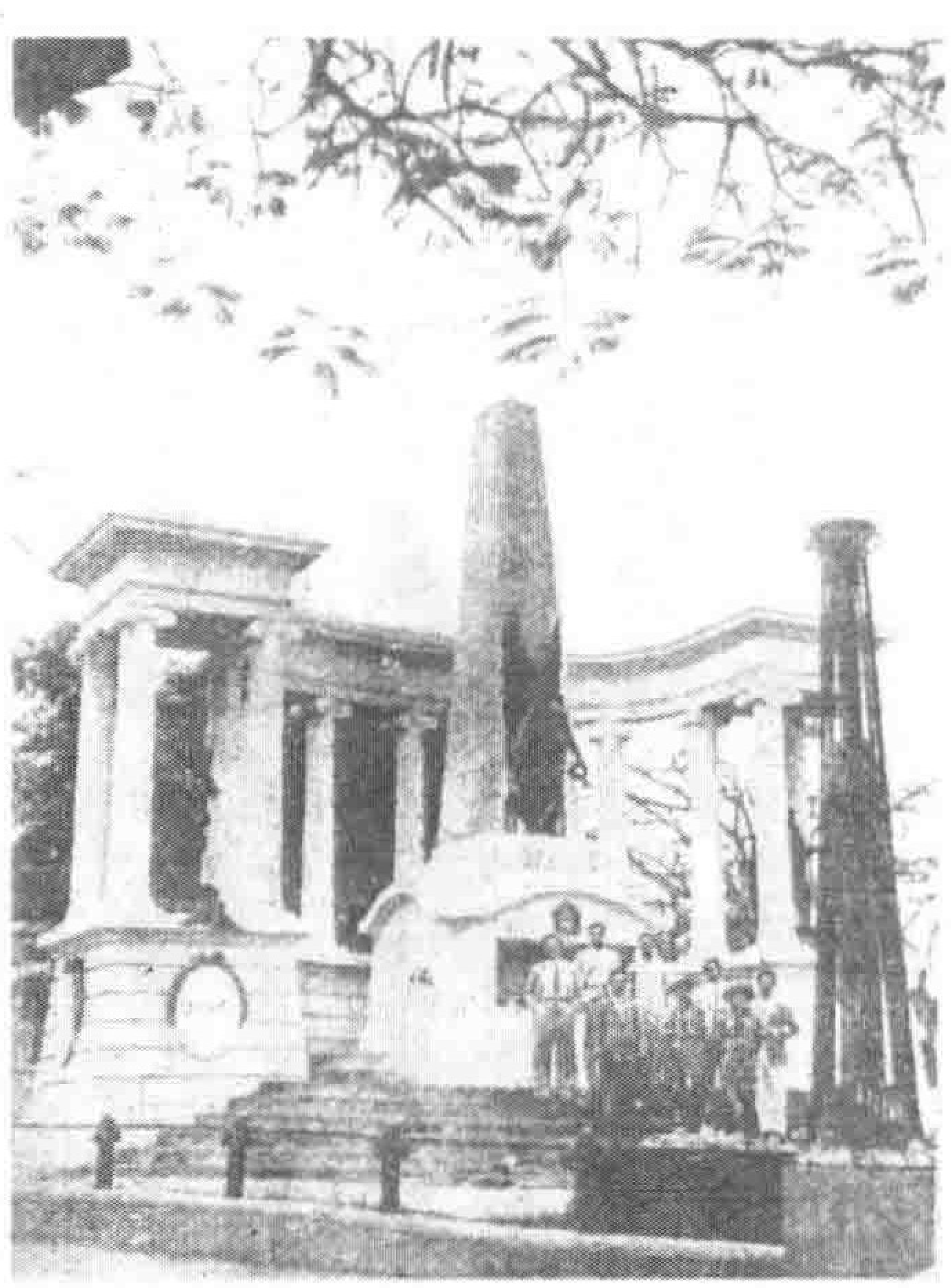
拚性命築成的鐵路

滇越鐵路係指從牢該到昆明間的一段鐵路，但從海防現已有車直通雲南；法商滇越鐵路總公司設於河內剛伯大街（Gambetta, Hanoi）據其所出說明書云：

『滇越鐵路（在中國境內有四百六十公里，係一九〇一年開始工作至一九一〇年告成）

由法國殖民地邊界老街起直入森林，沿山行駛，循南溪八達河大山河之澗邊，有時與河相近，有時離河高約三百邁當有時過奇妙之橋，由此岸達彼岸，須經過三千六百二十八道橋梁涵洞及山洞；在此數內有較二十邁當長之橋一百零七架，有一百七十二個山洞，全長數約二十餘公里，走盡此數，即經過湯池之陽宗海，直上二千零二十五公尺之高山，由此即下至昆明境內矣。』

海防東方匯理銀行前之紀念銅像



這是一條拚性命築成的鐵路，雲南迤南都是山，滇越鐵路要在山嶺間彎彎曲曲盤旋穿越，依着山勢築成圓曲線（Circular Curves）或是複雜曲綫（Compound Curves）的路基，不知要

化去工程員多少的心血！波渡菁同猓姑間有一座馬鞍子橋（Cantilever Bridge）兩頭是山峒，中間是深達數千丈的萬丈崖，經營一年多方纔給一個法國女子架造好，可是已經犧牲的性命無從細舉了。雲南沿紅河兩岸多瘴氣，這是外省人聞之便要却步的，因為建造鐵路幾多小工就此送掉性命，又為雲南有雨季，尤其在七八月間，山洪暴發，雖經搶救橋梁涵洞，因此傾毀的，不計其數，這眞是用金錢和血肉費去千辛萬苦不輕容易造成的一條鐵路啊！怪不得大家都說『滇越鐵路眞是一根枕木一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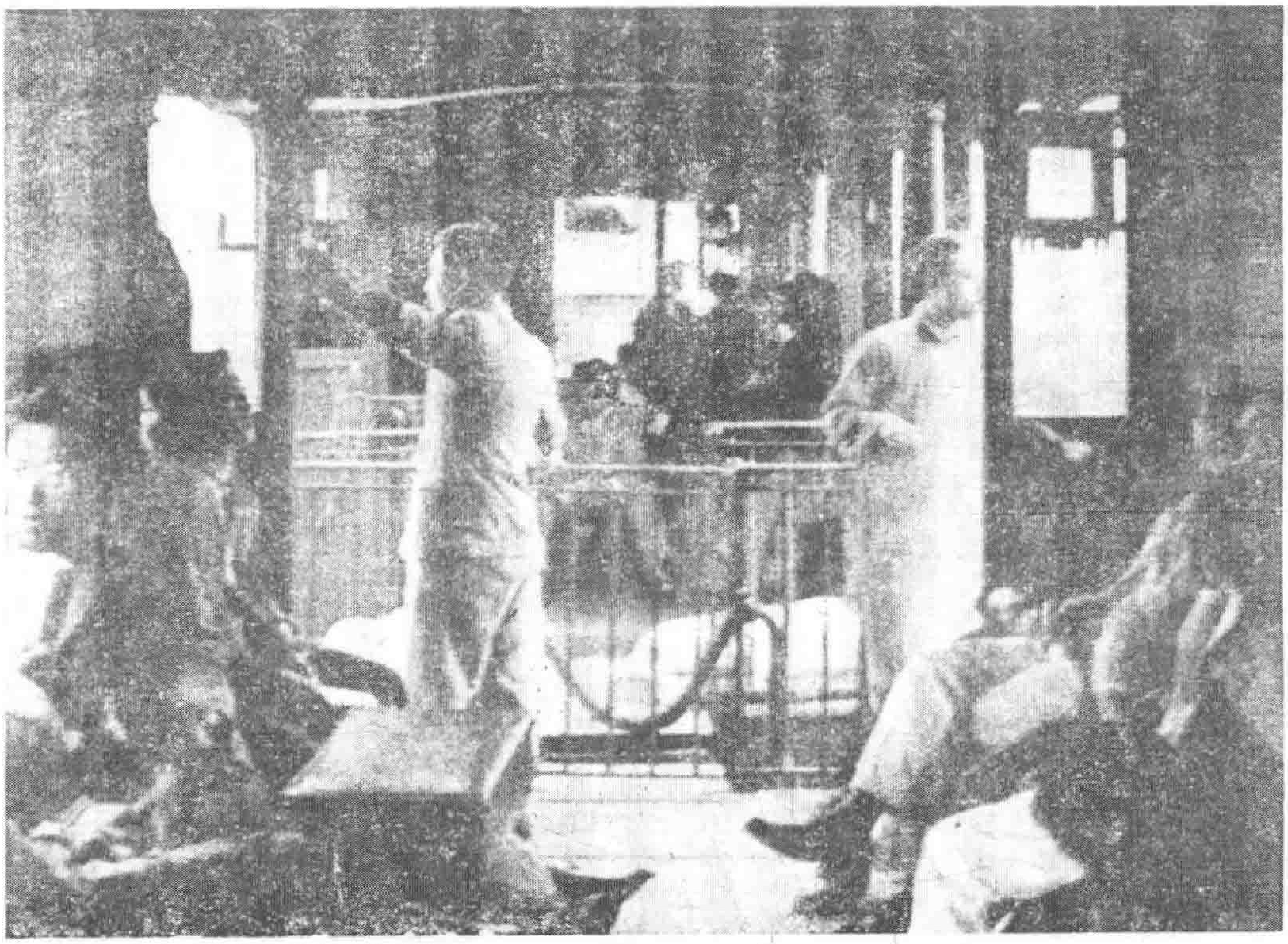


海防歐戰和平紀念碑

一條沒有主權的大動脈

言其歷史，這條鐵路雖然建築在中國的領土上，可是主權却是法國人的，法國人獲得滇越鐵路的敷設權，發端於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四月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第七款，彼此言明：『日後中國酌擬創設鐵路時，中國自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其招募人工，法國無不盡力勸助。』後來到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法國公使呂班（Dubail）居然向清政府要求建築雲南鐵路的特權，而且自作主張的派人開始做測量的工作，明年清政府也就隨便允許了。法國政府一等總理衙門同其公使呂班訂好滇越鐵路章程後，立卽遣派玖巴（Guibert）杜富（Dufour）等詳勘路綫，測繪軍用地圖；並由越南銀行和印度支那銀行合組「滇越鐵路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 chemins de Ferll'Indo. cine et du Yünnan）籌集資本舍一千七百五十萬法郎，開始建築，一直到民國二年二月十一日——海防昆明間——方始正式通車。

我們靠着這條沒有主權的大動脈，偏僻的西南各省得有對外交通的口岸。從前雲南人要上北平只有走「四川路」，（自昆明經東川昭通到四川敍府，凡廿四站；）要上廣州，只有走狹隘百色路，（凡廿五站）費時勞力往返動輒半載，現在可好了，只要三日三夜便可到達海防，換乘海輪兩天就到香港，至多一星期就到上海。



滇越鐵路之車廂　此係四等車之內觀

可是法國人爲什麽要同中國人打出路呢？

說起來，還是爲他們自己，一九一〇年（淸宣統二年）越南總督杜邁給他們政府的報告書中說：『雲南爲中國天府之地，氣候物產之優，甲於各行省。滇越鐵路不僅可擴張商務，而關係殖民政策，尤深宜速攬其開辦權，以收大效。』這玥明有着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的企圖，編著外資支配下的中國的歐維拉（Overlach）也曾說過：『中國並無投資或經營該路（滇越鐵路）之任何權利，亦無分紅利或管理鐵路之權。——法國的鐵路政策，與日、俄、德、諸國一致，實爲一種實現目的之手段，此目的者何？即殖民政策之實現是。』單用營業的眼光來批評滇越鐵路是蝕本的（請參考 Blue Books：“China” No. 1,1829 Vol.CIX.No.459）。可是他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功，那裏是三言兩語所可說得盡的呢？

其次，滇越鐵路又是法國藉以防止英國在雲南勢力增長的工具，這點意思英國戴維斯（DavieH.R.）曾經提到過。

老牛破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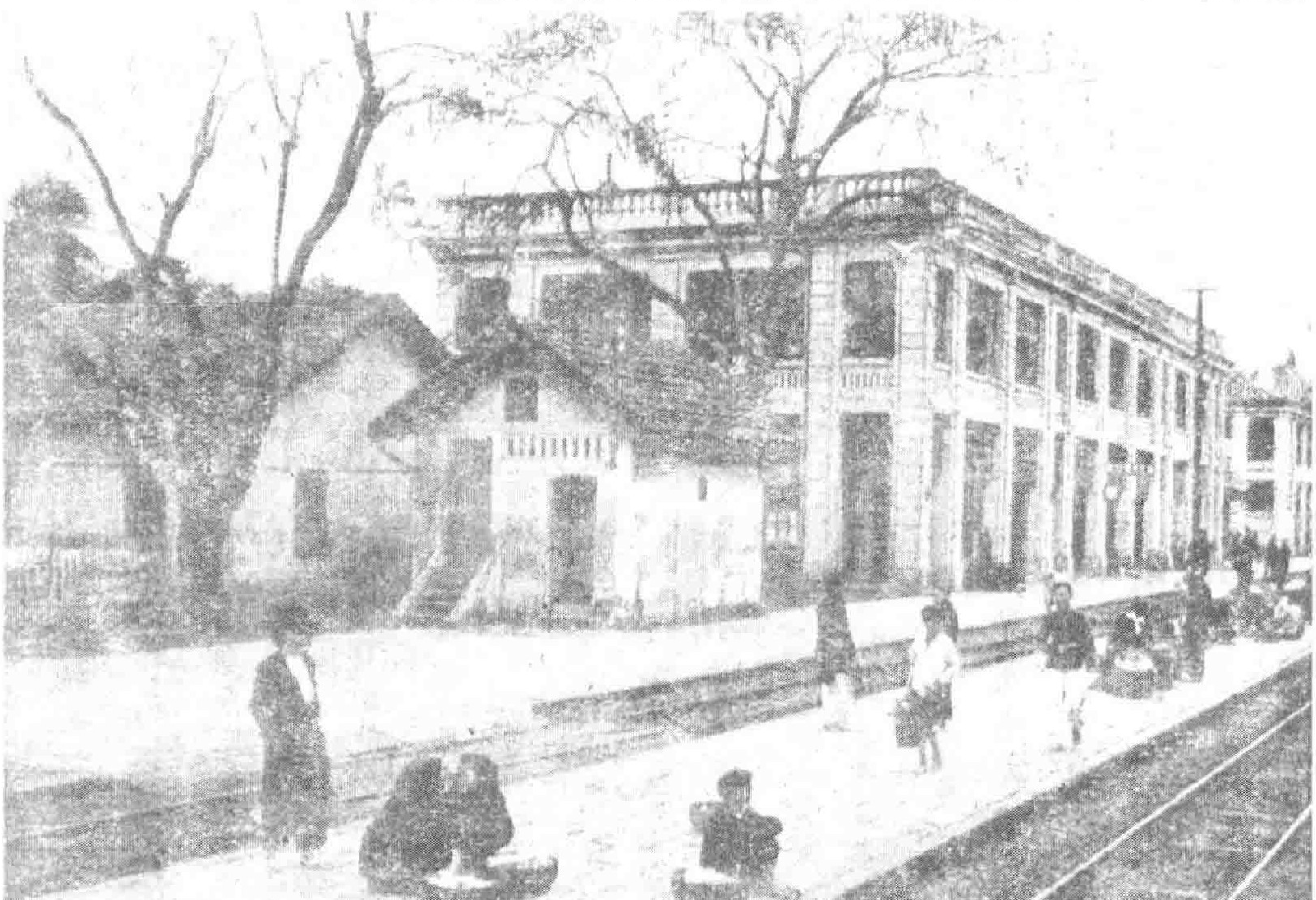
坐滇越火車容易使人聯想也「老牛破車，」原來滇越鐵路只有寬僅一公尺的窄軌，所以車廂並不舒暢（寬二公尺半，高四又

十分之二公尺。）就是頭等車也比不上我們津浦路的藍鋼車或隴海路的綠鋼車的二等車廂。他們習慣把等次寫作「項」，例如「一項」「二項」等。除了普通客車以外，另有一種在鐵軌上駛行的「米希林」（Micheline）票價較貴，速度甚高。海防昆明間開行只費二十四小時，若坐普通客車，要走四日，如能在上車前預先打聽所乘車是否在嘉林（Gia-Lam）換車，則可縮短路程一日。

坐滇越車又太令人失望，悶在齷齪的車廂中，弄得滿身是煤灰，車行時搖搖擺擺，造成了記者坐火車也會頭暈的記錄。記得記者初次從海防去昆明時，因爲興緻好，還刻刻關心沿路的風物，每到一站，例必下車一看。今番從昆明去海防，只好託旅館茶房一早到車上佔舖位，準備臥遊了。記者上面說滇越火車是破車，恐怕乘過的人不會有異言，可是說老牛，却也有理由：第一是火車實在走得太慢，遠不及我們的京滬車或津浦車，第二是客車不開夜車，沿途要停駛，乘客則須自行下車投宿旅店，假使行李帶得太多，上上下下，委實是麻煩的事情。

因爲火車一進雲南境，大部是高山，所以每次開行車輛不能多掛，車輛的連接處不用「詹天佑」利用螺旋和槓杆的作用，使火車在灣曲的山頭盤旋時可以運用自如。鐵軌的枕木到是鋼製的，每公里約有一千二百五十條。全路常機車約有六十餘輛行車的

嘉林車站　(Gia-Lam)車站爲滇越通車之換車處如在此換車可縮短旅程一日



三五一一四八

水，多用竹鐵管由山澗裏引來，煤則概用越南興化東京煤礦公司製成磚塊的無烟煤。客車通車每日有上下行各一班，貨車則多在夜間通行。客車除通車每班照掛頭二三等合車一輛（頭等二座，二等四座，三等十餘座，每座兩人。）於車尾外，其餘都是四等車。四等車廂，靠邊各有一條長櫈，當中空着，用作堆放行李或貨物的地方，但是也要打票，以二十公斤爲一單位。

南溪河國界橋

一座南溪河國界橋，把南北岸隔成兩個不同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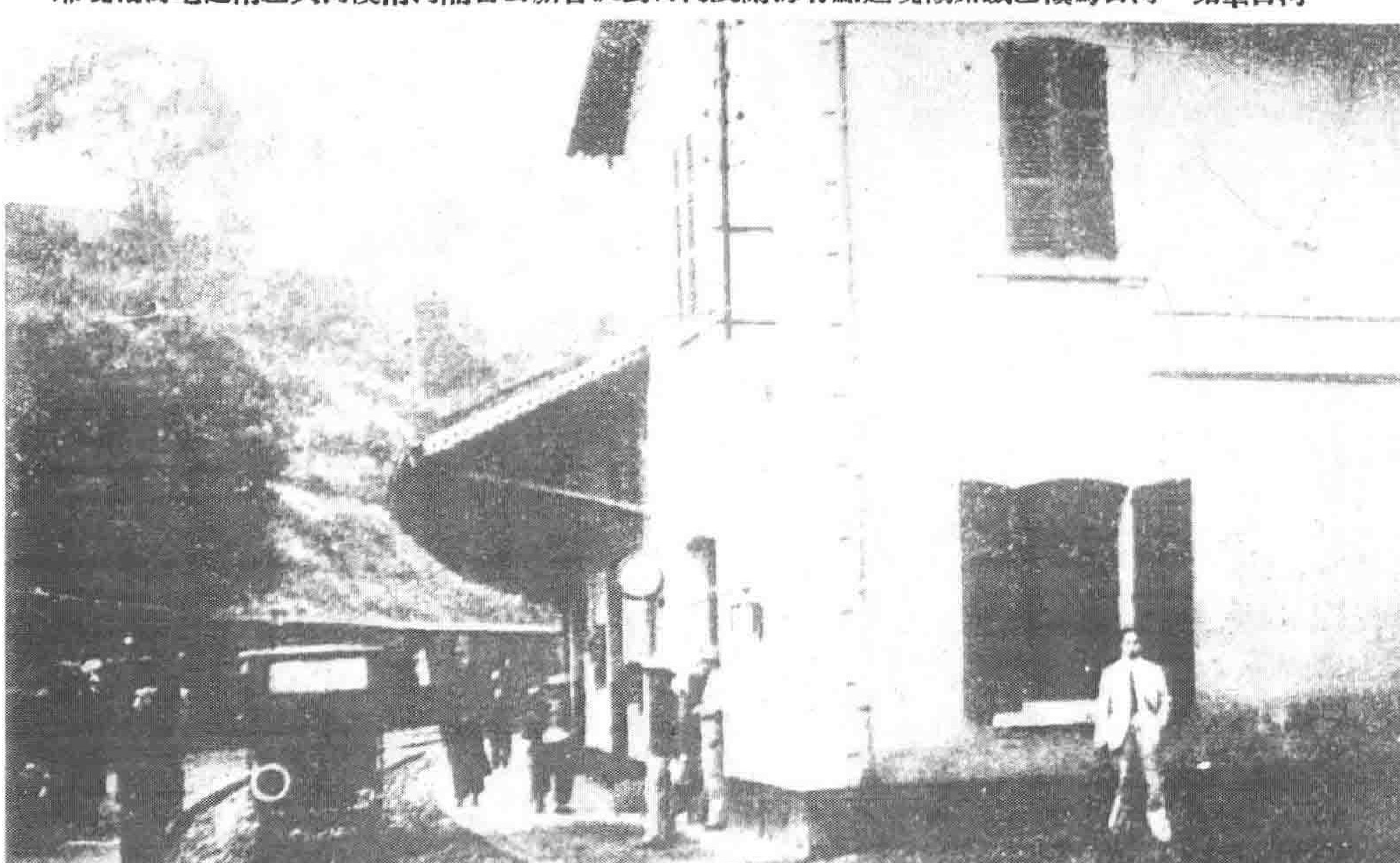
南岸是老街（牢該）是法屬越南的邊界，北岸是河口，是我們雲南省的國疆，乘滇越火車從海防河內或開遠（阿迷州）來此，都是一天的路程。

橋是木製的，中間通火車，兩邊是人行道，建築並不感覺雄偉和堅固，下面南溪河的流水也迂緩混濁，淺涸的沙灘上還蓋造着傾頹的木房子。

因爲是國界橋，兩垸各有海關和簽發護照的公署，行人來往，都須經過檢查的手續，橋上鐵門的啓閉也有一定的時間，晚上九時以後，雙方是絕對不能通行的。

不過隔開一座橋，兩個民族的言語服裝……等等都自然地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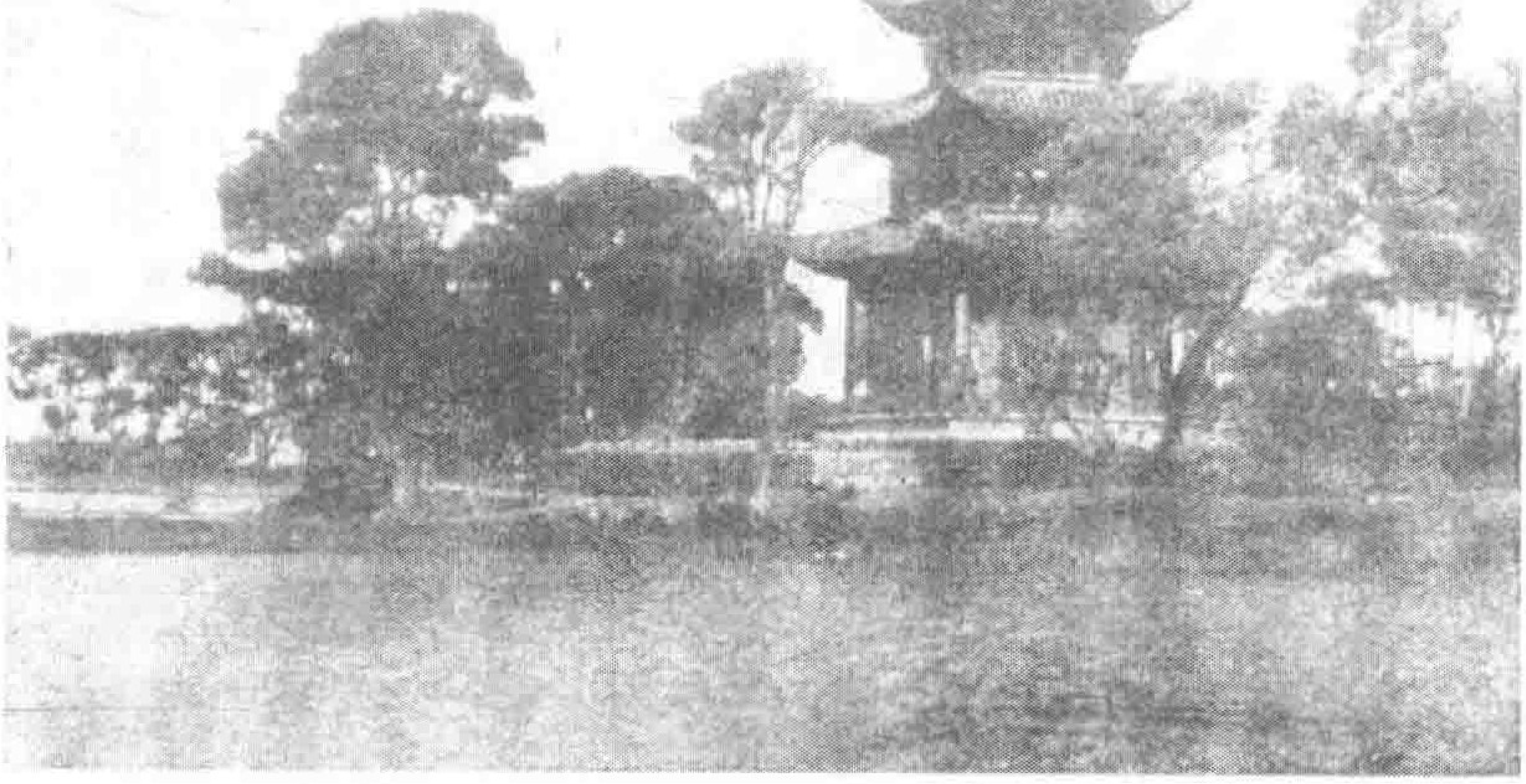
河口車站　河口爲滇越鐵路滇境起點有海關及河口對汛督辦公署隔南溪河與越南之老街相毗鄰



三五—一四九

生了變化。老街那面通行的是越南話和法國文，男女的服裝全然越南的式樣，我們的河口也不因接近越南而受其影響，話是雲南話，服裝則中國式，而且年輕的女子大部已經剪髮穿旗袍。記者很奇怪只爲一個民族的觀念接受新文化和新潮流會發生程度的分別。雲南境內有不少歸化的越南人，他們已經自以爲是中國人了，但是婦女的服裝還是越南式，穿着短大褂，把頭髮用黑絨布包好，盤在頭頂四圍，牙齒染成漆黑，終天嚼着檳榔，一些沒有中國人的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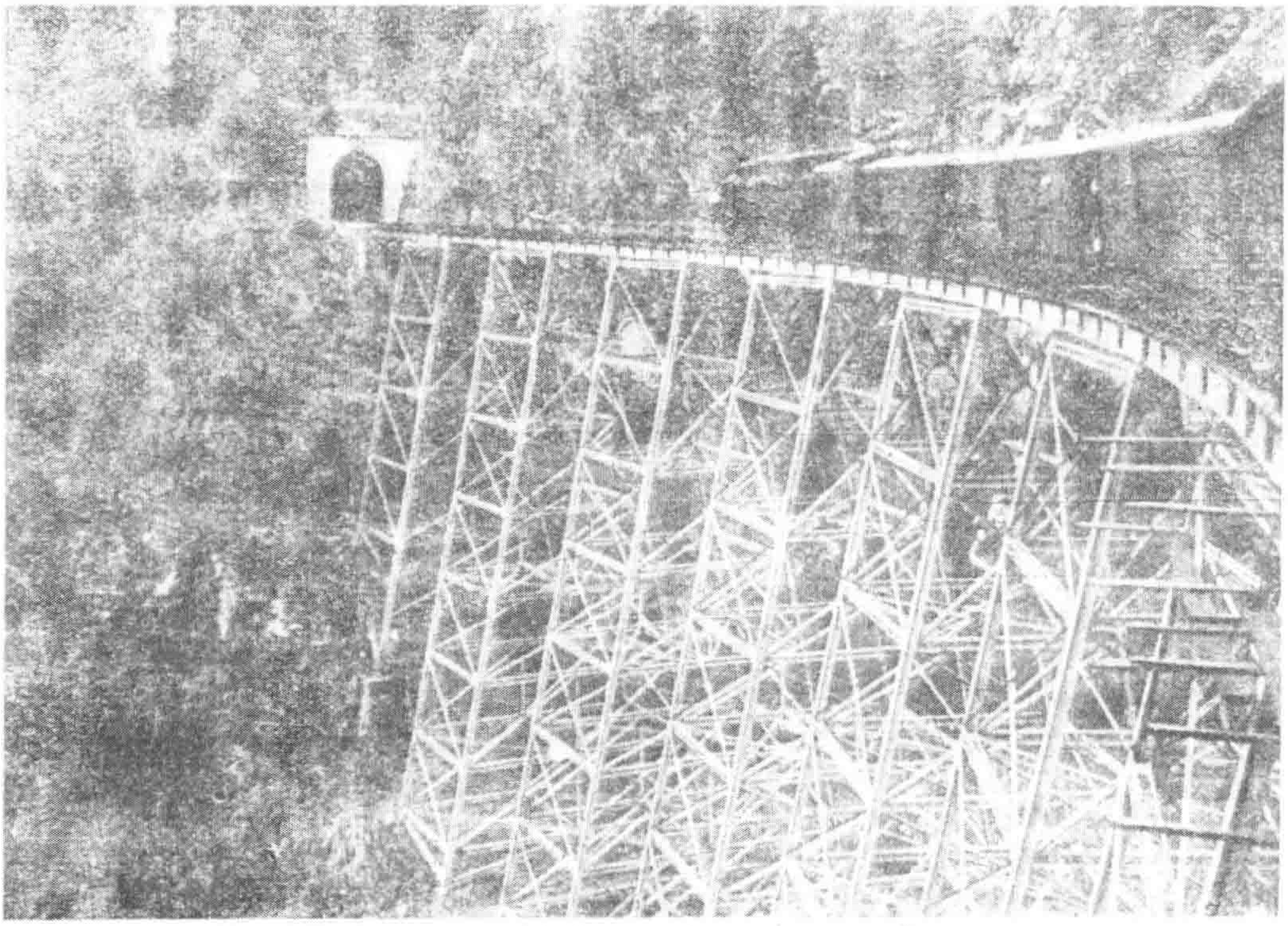
可是利用政治上的高壓手段也會使民族觀念無法伸長，明明越南文同中國文接近，但是他們現在反學法國話。老街因爲經過法國人的經營，市街頓然改色，不像我們河口那麼冷落衰敗的樣子，住在河口的旅客，連飲食都很担憂，恐怕一旦會中毒，但是住在老街又很放心，弄得現在的老街市況，大有蒸蒸日上的趨勢。



南湖瀛洲亭　風景天然酷似江南為蒙自十二景之一

車窗山水

自河口至開遠一段，車行萬山叢中，風景最好。例如南口天險之八達嶺，粵漢鐵路的郴縣至韶關段，都比不上這裏的雄偉。火車循南溪河左岸行，時而過橋梁，時而穿山洞，甚至在高山之上，盤旋往復，愈行愈上，直至芷村以北，才漸入平原區域，統計下段的灣塘，拔海約七百公尺，至波渡箐已達一千公尺，倮姑約一千三百公尺，落水閣約一千五百公尺，芷村約一千六百公尺，因爲這裏的地勢最高，所以氣候也最寒冷，上段自宜良以上，急遽升高，至前所，拔海約一千八百公尺，前所與水塘間之山路最高竟達二千一百公尺以上。全路上落斜度（Grade or Gradient）每百公尺中，有相差至十一公尺以上的，實爲從來鐵路所未見，故自灣塘上行或自宜良上行客車通常衹拖帶五六輛，有時則用機



此橋在滇越鐵路雲南境內之白塞附近土名「塔形橋」

車兩列，前後推挽而行。

從前人形容湘江環繞衡山之麓，曲折而行，因有『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之語；記者認爲借此來描繪滇越火車經時的情形，同樣確切；只須把文字改做『車隨路轉望山九面』就好了。坐臥在偈促的火車中，不過從車窗中所賞沿路的山水，本來很有『坐井觀天』的感覺，但僅這些，已夠兩眼應接不暇了。有時看那懸崖急湍，濕翠欲滴；有時又看那奇峯怪石，矗立左右，而雲煙之氣，迷漫峯巔，雖然如置身畫中，可要用文筆來描摹，却不容易。記者曾在滇越道中攝影數十，而事後觀之，尚不能當原景之十一，足見沿途形容之難。

滇越鐵路之唯一特色，爲山硐和鐵樓之多，鐵橋中最宏偉的要算白塞附近的（The Lace Bridge）俗稱塔形橋，架兩山間，橋下鐵柱，構成方形，下廣上狹，狀如尖塔，共列八座，以支鐵橋，火車方過此鐵橋，突又穿入山硐，在黑暗中追思適所經行之巨險工程，驚嘆直非人力所能建造。在倮姑附近又有一人字形鐵橋（A Cantilever Bridge）俗稱馬鞍子橋或較剪橋，橋架兩山石壁間，並無橋柱支柱，下臨絕澗，火車要從這一頭山硐穿出，越過鐵橋，立再鑽進另一頭山峒，據稱當年建造時，費時一年多，犧牲的性命無數，還沒有把它完成，還靠一位法國女子的設計，才有今日的成功。

因爲火車經行的路線，需要盤繞山頭，因此過了這橋等一回還可從那邊仔細觀賞，或者攝取照片，這倒可以說是滇越鐵路給與旅行者一種最好的便利。

滇越鐵路沿線風景，比較著名的，有宜良附近的湯池海，滴水附近的水壩，巡檢司附近的八達河，猓姑附近的馬鞍子橋(A Cantilever Bride)，灣塘瀑布和，白寨附近的塔形橋 (The Lace Bridge)。

沿線重要城鎮

滇越鐵路自河口至昆明，共長四六四公里，全綫計有車站及停車處四十五處：

下段——自河口至開遠十九處

1河口 2螞蝗堡 3南溪 4馬街 5老范寨 6大樹塘 7臘哈地 8白寨 9灣塘 10波渡菁 11猓姑 12戈姑 13落水洞 1芷村 15黑龍潭 16碧色寨 17大莊 18大塔 19開遠（阿迷州）

上段——自開遠至昆明二十六處

1小龍潭 2巡檢司 3大龍潭 4拉里黑 5西扯邑 6熱水塘 7蠖兮 8小河口 9西洱 10糯租 11祿豐村 12徐家渡 13滴水 14狗街 15羊街 16宜良 17可保村 18前所 19水塘 20七甸 21呈貢 22獺迷珠 23西薪 24九門里 2索珠營 26昆明

但是沿綫有一萬五千以上人口的城鎮，祇有蒙自開遠，蠖兮（屬黎縣，）宜良和昆明六處。

蒙自是迤南重鎮，有箇碧石鐵路通至箇舊錫礦，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昆明是雲南省會，兩處記者打算另寫專文敍述，開遠即昔日之阿迷州，全縣人口九萬六千四十八。沿車站一帶商業很繁盛，有法國旅館和跳舞等學校，以開遠初級農業學校規模最大，此外尚有一民衆教育館，儲藏圖書有一萬四千餘册，實業機關有雲南礦務公司；手工業以布疋著稱。附近名勝，有一，通安橋外楊廣城址，爲宋皇祐初儂智高奔竄，狄青遣派楊文廣屯兵追擊之處，二冰泉山楊升泉在縣城南五里，風景極好。此外三十里外有火山，外觀並無異樣，但如以木片插入土中，便會燃燒，據說身患皮膚病的，來此伏土烘灼，可以痊愈。

蠖兮一名盤溪，屬黎縣，黎縣舊名寧州，人口九七二〇六；出產甘蔗甚多，所以製糖業非常發達。

宜良鄰近昆明，交通便利，形勢險要，全縣人口一一〇七〇六；勤儉耐勞，風俗馴良。附近名勝，有一，岩泉寺在縣西五里岩泉山，山幽而峻，連峯疊嶂，翠積崖層。泉自岩隙灑池而不注，名曰漱玉。二，靈泉寺在東南二十五里雲泉山，山高而奥，下瞰平原，收之几席，泉出山頂，彷彿引自雲中，故稱雲泉。

入川紀行

張琴南

著者張君，是服務於軍事教育機關的，在上年武漢棄守的時候，適應訓練的新環境，就隨同很多的同志，在漢口啓程，經過黔桂，而入川南。張君這篇文字，原是從動身的時候寫起的，但是因為在現在登載出來，一則已失去了時間性，二則文字裏的情形，也與現在實際上情況不同，所以雖然文字寫的是這麽靈活，我們也不得不割愛而代為刪減了。現在所登的，是中間的一段，雖然不是全豹，可是原著者的精神，並沒有減少。還請讀者諸君注意，並盼張君原諒！

記者識

桂筑風霜

從桂林到柳州，本來是一天的路，但是因為我們開車很晚，下午二時方過陽朔，預計絕對趕不到了，四時抵荔浦宿營。

荔浦縣眞有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觀感，城雖不大，但房屋街道，都很整齊，尤以卵石鋪路，紅白相映，更覺雅潔可愛。北關外係汽車站，全是新建樓房，馬路平坦寬闊，商業也相當繁盛。天主堂的樓房極壯麗，我幾認是一個某大學，搬到這裏。晚間燈火輝煌，有粵劇場及桂劇場兩處，觀者如堵。當晚政治部演劇隊，在公共體育場放映影片，看的人很多。

廿九日早晨，天還未晴，六時開車，中午在柳州進餐，因為停留的時間太短促，我們忙於果腹，未暇觀光，回憶前塵，惟有渺茫中一片樓閣而已！下午四時許抵宜山，領隊者宣佈在此宿營，於是紛紛管城，各覓住所，城極小，站立街心，四門可以瞭望，商業尚好，並且有中西菜館可吃，價錢亦很便宜。中央軍校第四分校，及浙江大學均在此處。當晚本有浙大排演之話劇公演，我們因為一路疲憊，均未往觀，晚餐後，環城一週，即就寢。

卅日晨七時，車冒雨開行，中午在河池進餐，天氣陰霾，雨迄未歇。司機因為前程山路崎嶇，意甚徘徊，終究還是汽車排長想趕路，復冒雨前進，午後四時到南丹，此地雖名為縣城，遠不及江浙一帶的任何一個鎮市，這也難怪，因為這座城就在綿延無際荒山上，宛在雲霧之中。居民尚有以牧畜為生者，自然談不到商業，更談不到市面。是晚演劇隊也在那裏，放映影片。

卅一日晨六時開車，山既險峻，路也很滑，坐在車裏，實無一刻甯貼。路上遇見徒步行軍的軍隊，推車挑担，載運用具，艱苦異常。十時許抵六寨，仍為南丹縣屬，戶口既多，市面較好，汽車站樓房很壯觀，縣城視之，反遜多矣。在此午餐後，復開行，為桂黔兩省分界處。午後四時，快到獨山縣的時候，忽然降霧，十步之外，景物莫辨，車停時，烏鴉亂叫，似留客住，不得已，就在獨山住宿。我們找到了一個下榻之所，為「南華旅社，」房間尚雅

潔，晚餐在一個北方小飯館吃了一頓包子，又利用那有餘的時間未懈的精神踏着泥水，往城裏巡視一週，知道該縣爲行政督察專員駐在地專署在城外。縣署在城內，商店雖多，規模都不大。房屋多係舊式，街道亦齷齪不堪，無從紀述。

二月一日晨七時開車天還未晴，十時許過都勻午餐，二時半抵貴定，原定在此住宿，因爲時間尚早，過此公路亦較平坦，大家都想趕到貴陽。司機的禁不住羣情鼓勵與督促，又重開行車駛如飛，精神振奮。快到貴陽時，車上人要注意那路標的里數，有人高興的大聲報告「還有二十公里」「還有十九公里」等到貴陽城隱隱在望，才停止。我們五日風塵，終於鼓舞歡忻之餘，在五點半鐘到貴陽了。

在貴陽

貴陽是一座古城，城內舊式鋪面尚多，雖然有些新建築，但是在那種不調和的氣象中，還充分保持着古色古香的意味。這向不爲人注意的貴州省會，事變以來，漸漸成爲後方重鎮，活躍起來了。我們到了以後，就開始找旅館，比較整潔的都碰了壁，結果還是經人指導在會文路一個籌備方妥尚未懸掛招牌的「上海公寓」下榻。（中國旅行社貴陽招待所在棉花街）房間陳設，因爲都是新佈置的，自然乾淨。晚飯，我們找到了一個北方飯館，名爲「北方食堂」的，飽餐了一頓家鄉風味，飯後順便作了一個夜市巡禮。最熱鬧的是中山路，商業鼎盛，生意殷繁，尤其是現在的後方旅館飯館，自然全大發財源，陳設華麗的百貨商店，如貴州國貨公司等，也還有幾家，各銀行，鐘表店，綢緞公司，商務印書館等，也都應有盡有，此外是以茅台酒相標榜的酒店也不少。馬路上充滿了無數形形色色的市民，摩登女士當然也來點綴這新興市面，不過貴陽的電燈太不高明了，實在說不上燈光燦爛，不夜之城，商店的燈光，像舊式油燈差不多。這總是人口多電力小的原因。街頭徘徊興盡歸來，在那燈光黯淡之中，愈顯得貴陽城的古樸照人。

貴陽的生活程度，並不算過高，我們曾經攷察了一番物價，比桂林都便宜，旅館飯館，也不算很貴，在貴陽認爲比較高的「揚子飯店」我們去吃過，也還公道。說到當地的風味吧！第一：是茅台酒，此地雖非產區，但係萃賣之場，所以街上酒店也就多了，我對於杯中之物，向無興會，原是門外漢，不過一時高興，也曾買了點嘗嘗，實在覺得與北方白乾酒差不多，沒有異味，是我們未買到佳釀呢？還是名過其實呢？聽說這酒的優點，一是香冽可口，二是多喝不上頭，但是冒牌的頗多，眞的不易買到，那我就不願領教了。第二是元盅鷄，這是旅館老板見告的，並且說：最有名的一家在打銅街，招牌叫「童養正」我同一個同事盲目的到處探問，費了一點

一點多鐘的工夫才找到，原來他家既不是鋪面，又沒有招牌，僅僅在門上貼了一張白紙條，我們過門不入者三次，竟未注意到，進去一看，是一個老百姓住家，內室堂屋擺了不少的桌子，吃雞的人倒是滿堂，還有那時髦的少婦領着小孩也在抱了一盞大吃其雞。我們勉強找到半桌之地，要了那唯一的元盅雞一小盆，嘗了嘗，原來是道地的清湯煮雞，而且雞也不爛，實在沒吃出好來，見不如聞，世上事大都如此。第三是蘿蔔，我本好吃蘿蔔，並且因為暈車，沿途都找蘿蔔吃，據我的經驗，以貴陽蘿蔔為最好，一，水份多，二，嫩，三，甜，與我的家鄉天津蘿蔔各有其妙，這是我們幾個同事在馬路上無意中發現的，當時一嘗，同時衆口交贊，忍俊不禁的說了一句「貴陽蘿蔔甲天下。」

這次我們由桂林到貴陽，一直坐了五天汽車，實坐在那個人以貨運的大卡車上，顛撲不堪，難過之至，疲乏之至，路上心裏盤算；到貴陽未必見得就能交涉出車來，似乎可以多休息幾天，那曉得到了當天晚上，就聽說車不成問題，明日午後五時公物上車，後天早晨七時開車，煩惱極了。回想我們在桂林，陰雨無聊，天天盼車，結果候了九天，到貴陽，一則我們想休息幾天，二則數千里迢迢的黔桂一線，行之維艱，此生是否可以重來，不得而知，聽說東門外的名勝「東山」「仙人洞」等，都沒得去逛逛，遺憾何如！正所謂「有意種花，無心插柳。」豈能盡如人意麼。並且傳聞由筑至渝一段公路，山更高，路更險，不走既不合乎團體行動，而且私人票也難買，不得已，仍在三日朝曦欲吐的時候，從香甜睡夢中驚起，再上了這可怕的征程。

貴渝星月

三日早七時開車，十一時許，車停息烽縣午餐，菜味適口，已有川味，講話亦與蜀音相近。午後四時半抵遵義，宿營旅館覓妥，晚飯既畢，我們就信步閒遊，週覽市面。遵義為黔北大縣，街道寬闊，商業繁盛，加以陸大在此，客籍人士益多，所以愈形熱鬧。同事中有些人紛紛去買茅台酒。他們以為這裏總比貴陽便宜，還可以買到真品，那知道事實上價錢很貴，依然買不到好的，足徵「出處不如聚處」，這話是不錯的。我們走到中山公園；自然不肯放棄，進去一看。該園係利用山坡闢築，風亭水榭，雖無多修葺，也還自然幽美。內有成城小學，設於江公祠內。出園左臨劇場，正在鑼鼓喧天，順便一問，才知道是各界為慰勞傷兵，演劇籌款，並請有陸大的學生票戲，我們同事四人，居然還興緻勃勃的，恭與其盛。劇場很寬敞，坐定之後，從牆上貼「夜半歌聲」的舊字蹟，知道原來是電影院，看戲的人實在太少，那衣冠楚楚的顧客，風度翩翩的女郎，幾乎都市化了。終以明天還準備坐車，不敢留戀，只看了一齣「上天台，」半齣「捉放曹」，就回寓安息。

四日晨七時啓程。於濃霧瀰漫中急駛，但未久霧止天復放晴。十時許抵桐梓午餐，三角的客飯很可以果腹，此地也是黔北大縣，爲行政督察專員駐在地。因停車時間很短，匆匆離開，對於當地情形，毫無所得。過桐梓十里許，卽入險境，午後六時抵東溪鎮，入川境，爲綦江縣第一個大鎮，商業繁盛，且有電燈廠，旅館飯店，均有可觀，在此停車宿營。

五日早七時餘開車，十一時到綦江，停車午餐，在這裏好像沒看見城牆，商業不如東溪鎮，飯後車再開行，於午後二時，已經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杜市，安然下車了。

途中鳥瞰

從桂林到綦江，共有一千三四百公里，其中風景最幽美的，要算陽朔一段，山路最驚險的，要算花家坪一帶，陽朔風景，我們在桂林，就聽見有這樣兩句話：「桂林風景甲天下，陽朔風景甲桂林，」足徵陽朔的風景實爲天下之奇，天下之秀，但是那時只憧憬着陽朔風景之美，而不知其所以美，這次車到陽朔，我從車內朦朧中驚醒，一剎那間，那映入眼簾的，是翡翠山巖，玻璃世界；隱入耳鼓的，是潺潺流水，稷稷秋風，恍如人在翠微天地，胸襟開朗，立刻發生一種莫可言喻的愉快。尤其是山巒疊起，在那綠茸茸的山腰上，各襯着幾處古刹，幾幢小樓，而雜花生樹，紅白相映，處此境界，不知不覺的，就會聯想到，那是仙居飄渺的洞天，神遊煙霞的福地，人謂「溪山如畫」，我謂「畫如溪山。」我們初到桂林，以爲千峯凝秀，已是向所未見，但與陽朔一比，還遜一籌，譬如美人，桂林只能說到清秀，還說不到美麗，陽朔則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都是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也寫不出那種美麗來，可惜不能假我數日，蠟屐插簪，一尋林壑泉石之勝，就此二十分鐘的遠眺，也足使我永永不忘，總之，這一帶的山太好了，不但含煙凝翠，撲人眉宇，而且天然形像，也奇特不同，有的像人，有的像猴，有的像虎，你若在此找什麼筆架山，馬鞍山，那更不可勝數，這是風景最好的一段。最雄偉的，要算過桐梓到東溪鎮的一段，如花家坪，釣絲崖，黑石關一帶的山嶺，拔海都在兩千公尺以上。就中尤以花家坪，爬上去要轉七十多個彎，爲最驚險。我們這十部汽車，上下翻騰，有時一面是削壁，一面是深澗，斷續相逐，迴環相望，奔馳於萬山雲壑之中，舉眸仰視，轉輪如飛，迴首俯臨，行人如蟻。極壯觀，亦極偉大，但是亦極危險，一車人的性命，全操在一個司機手裏，他稍一不慎，就會來個「一失輪成千古恨」，別說是懸崖萬丈，就是百丈十丈，跌下去，車也如此，人何以堪！全車的人，在這個時候，無一不是將精神提到最高度，甚至有人眞念「阿彌陀佛」，有人說：「平安到了，非燒香不可，」有人說：「平安到了，非請客不可。」也是我們微天之倖，得天之助，在三日四日五日，這幾天天朗

氣清，惠風和暢，所以路乾輪穩，一路無恙。倘若趕上天陰落雨，山路濡滑，那危險性就多了，爬不上來固然糟糕，溜下去也不得了，尤其是怕在轉彎處錯車，動不動就來個兩虎接吻。我們坐的那輛車就與西北公路局的汽車對頭撞了一下，幸而已過東溪，是在比較平坦的地方，結果我們的汽車碰壞了一個燈，變成獨眼龍，對方的汽車撞斷了一根鋼條，變成了跛拐李，兩個司機勢將動武，發生流血，我們不但白白的受了一場驚，還得下來替他們勸架，才平息這一場風波。

從桂林到重慶，全是山路，在這山嶺綿亙之中硬開闢二條將近三千華里的公路，設計的工程師，不知絞了多少腦汁，費了多少心血，動員築路的民伕，也不知運動了多少勞力，消耗了多少時間，有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才創造出了這種驚人偉大的工程。在以前認為蠻夷荒陬，人跡罕至之區，現在居然坐三五天汽車就可以直達，也算很幸福了。這實在是事變促進了我們的建設。尤其是現在這條西南公路，是國防要道，人運貨運以及軍事上器械器材的運輸，天天往來如織。

汽車行駛，電掣風馳，只憑迴眸一瞥，想對沿路的民生疾苦，有所考察，當然不可能，不過據看到的來說，廣西鄉間的民房，比較整潔，老百姓雖苦，衣服也還樸素。貴州不同了，除去幾個較大的市鎮外，多半是數家煙火，散居於荒山僻巖之上，竹籬茅舍，破蔽不堪，許多屋上的茅艸，都是烏黑的，好像經過若干年未換，老百姓鶉衣百結，觸目增憐。一路上有時走好久不見村落，荒煙蔓艸，不禁得想起王陽明那篇瘞旅文來，在當時交通那樣梗阻，萬里披荒，千山聳翠，三兩個人漫漫長征，有時饑不得食，渴不得飲，跋山涉水，餐露宿風，焉得不死！時代不同，人事頓易，在那樣貶官謫居，認為有死無歸的地方，那曉得五六百年後，已竟變成國防要道了。

在貴州境內，常常看見苗人，除言語服裝，與漢人不同外，形體無異，這部份民族，為三苗之裔，或謂為黃帝曾孫卞明之後，又有人說，這部份民族攷之古籍，是先漢人而東來，以後遞漸被漢人由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趕到珠江流域，歷代為政，全置之化外。其實這部民族，為數有三百餘萬，身軀矯健，能耐苦，善爬山，具有特異之點，作戰以來，聽說政府有訓練苗民作為作戰武力的計劃，這當然再好沒有，但是要想實行，無疑的非先從教育入手不可。去年我在武漢時，教育部曾經登記了一批志願苗民教育的工作人員，現在究不知分配了沒有？結果如何？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加緊苗民教育，努力完成這個偉大的工作；一方面還須高瞻遠矚，樹百年之大計，儘量融化漢苗的畛域，不該應再把他們置之化外。

說到沿途各省田地，湘西一帶，是山田交錯。入桂境後，雖山山相連，亦間有田地，過柳

州，甘蔗地甚多，一到貴州，就不同了，觸目全是荒山，無論山田水田，沒看見一塊。但是一入川境，風光頓異，不僅滿山都是樹木，連那山坡山巖上，皆滿種着蔬菜一類的植物，最美麗的，是那大山坡的田畦，一方方的排列得很整齊，遠看好似無數塊美麗的碧氈，夕陽斜曬。總之，大千世界，綠野田疇，已是春意盈盈，草色蒨蒨了。從此，我們可以由田地的肥沃，想像出四川的富庶，由荒山的綿亙，推斷出貴州的疾苦，兩兩相較，形成一個天府之國，一個地瘠之邦。至於沿途物產，廣西的柚子，甘芳適口，自是名產，桂林較貴，普通兩角大洋一枚，柳州最多，賤而且好，比桂林便宜一半，過柳州就逐漸稀少，到貴陽已成不經見之物。柳州以北，因爲出產甘蔗，所以沿站小鋪，都擺着冰糖賣，沿路上也常看見鄉下人擔着糖挑。四川的橘子，自然也是名產，從貴陽起，一站比一站便宜，入川境後，一角可買到十枚，這是我有生以來，吃到最便宜的橘子，桂柚川橘，眞可以遙相抗衡了。

我們這個小單位人員，共坐一個車，還有公物及私人行李等等，自然擁擠不堪，有的人坐着不舒服，就喊「調整，」坐着舒服的人就不願調整，終究調整是調整了，但是禁不住車子劇烈的顛簸，停一會，箱子又倒了，行李又斜了，人又不舒服了，所以結果是屢調而屢不整，事實上，人連勤務兵有十八九個，東西大小有五六十件，原也無法調整。有時東西擺好了，人也坐好了，惟有這兩隻腳無插足之地，勉強安插下了，不是你壓着我，就是我蹂着他，那個喊腿酸，這個叫腳麻，始終沒有澈底解決的辦法，於是有人說：「我們最好都是一條腿的傷兵，減去一半腳，那就舒服多了。」有人說，那「還不好，我們這兩條腿，最好是活的，能夠卸下來，堆集一處，那不更舒服嗎！」又有人說：「堆集一處，恐怕亂了不易找，各背在肩膀上，不很整齊嗎！」這些想入非非的話，惹得滿車大笑，立刻恢復了疲憊的精神。

我們到達將近一月了，但是後面有大部份官兵尚在途中，我們先到重慶，這還是幸福的了。

廿八年三月二日于南温泉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

南川金佛山記游

邱培豪

金佛山在重慶東南南川縣境，距縣城二十五公里，爲南川第一高山，約高出海面一千九百公尺，縱橫九十餘里，全面積約二千五百餘方里，南與貴州省交界。其地氣候涼爽，風景秀麗，植物礦產，均甚豐富。余來重慶甫一週，應友人王子心之約，乃於九月五日清晨渡江至海棠溪，偕坐自備之小包車，七時半始循川黔路向前進發，初時覺得甚熱。未幾，清風撲面，不禁精神爲之一爽。沿路均崇山峻嶺，車行其間，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不慣者頭爲之眩。約十一時，抵綦江，休息進餐。下午一時，改由川湘路向南川行駛，山路漸高。經南川縣南鄉之萬盛場，有東林煤礦公司，在腰子口河畔，創始於清光緒年間。附近有礦廠四，每日可產煤百噸，工人約一百八十餘名。五時許，抵南平鎮，順便參觀南平公學。係一小學，校舍寬廣，甚爲幽靜，爲民國九年邑紳張茂春先生所創辦，現有學生三百餘人，共分六班。七時到達南川縣城，當晚下榻旅舍。城區甚小，有民衆教育館，民衆茶園，協和小學，貧兒院等公共機關，煙館頗多。

次晨起身，預備乾糧水壺，即坐汽車出東門，沿川湘路至大鋪子，早餐後，換乘滑竿，開始遊山。始經西陽關而至頭道水，溪邊有溫泉，含硫磺質甚富。尚有冷泉，其水寒冷若冰，另有滾泉，溫度極高，若於此修建澡塘，引溪水與泉水，使相滲和，即可溫度適中，冬夏咸宜。聞南川當局擬建三泉公園，以冷泉作飲料，以溫泉作游泳池，以滾泉作盆塘，供患皮膚病者洗濯之用。此計劃如一旦實現，遠近居民，自必趨之若鶩矣。沿途溪水衆多，滑竿夫均涉水而渡。須臾至千佛岩，摩天峭壁，下臨深潭，白雨跳珠，琤瑽不絕，涼沁心脾。諦視之，則如毛髮千萬，濈然汗出。至岩腹，溜乳垂脂，石佛在壁，行住坐臥，惟妙惟肖，過此後有老龍洞，洞高十餘丈，闊半之，急流湧出，深不可測。人在數十步外，即覺涼氣襲人，或謂源在於金佛山，穿岩裂石十餘里，乃伏流而出者。洞口右側，有大穴。緣梯而上，盡三十餘級，於二石柱間，有龍井，清泉橫溢，漱玉鳴絃，泠泠可聽，其石多皺，或瑩白爲玉，或暗黃似栗，倒垂側疊，不可名狀，洞口新建祠堂一所，值歲若旱，鄉民往往來此祈雨。

由半河場步行，山路崎嶇，高山矗立，怪石嶙峋，山坡上下，行履甚艱，始至觀音岩，約有住戶十餘家，築有祠樓，屯兵駐守。過岩繞道馬嘴峯，路旁皆山，層巒疊嶂，不移時，即至馬腦城，或稱龍岩城，爲南宋南平郡知南平軍舊治，據高臨下，山勢聳拔，形如馬首，故名，與婁山關同爲川黔門戶，路旁有南宋時紀功碑，碑長一百二十英寸，寬一百四十英寸，碑

文凡二百五十七字，記載南宋寶祐戰敗元兵事績，字體遒勁雄渾，爲宋碑之完好者。考元兵入寇四川，事在宋理宗寶祐八年（一二六〇年），爲元將兀良合台所率領，由蒙古攻入西藏，經略越南，以入桂黔，而至蜀境，郡守茆世雄率部將僚屬數十人，憑險抵抗，血戰數月，終被擊退，當南宋將亡之時，獲此一勝而國脈以延，故上恩迭頒，寵勞備至，譽之爲南方第一屏障。因沙石記功，特予旌揚。其碑文有云：

「宋寶祐乙卯，上有旨，城南平越，三年，守臣淮東都梁茆世雄戍羅瑺城，寵嵓畢事。嘉平奉捆命，領郡寄。始至，韃已及境。正月賊酋重兵攻城，二月再寇，斬虜使，焚僞書，諸將爭擊，賊敗而退，獻俘授馘，功不一書。先是城池草創，浚浚崇崇，遂爲南方第一屏障，捆公以全城却敵，聞之公朝，皇恩疊頒，宰揆樞宜，鈞翰踵至，咸紹興以來所創見也。」

暮色蒼茫，遠望羣山，已隱匿雲霧中，不能辨別。當晚卽宿於城內明心寺。斯時雖尚未至山頂，然氣候已寒，須穿夾衣。一日疲勞，擁被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

早晨七時，繼續出發，山風甚急，白雲縈繞，景色甚佳，由馬嘶至串鼻岩，沿路尙較平坦，聞係最近當局督飭民工修築。但一過串鼻岩，則羊腸鳥道，路漸難行。據說因聯保正在交替，路面尙未修好之故。次至水井山，崛起重霄間，四面石壁屹立，宛如削成。攀登絕頂，遠岫遙岑，瀾望皆是，極爲偉觀。在馬溺水，有瀑布高可百尺，流水飛泉，偶遇谷風倒捲，散若烟雲。山側叢草中野花盛開，擷而佩之，香氣盈袖。經數次爬山後，忽現坦途。續行約二里許，始至金佛山頂之金佛寺，離海面已有一千八百餘公尺，氣候驟寒，約當華氏表六十餘度。若高聲呼喚，空中雲霧立合，蓋氣壓過低，空氣易受震動而起變化也。國內高原，若西康等處，人僅對空高聲談話，雨雹立至，歷試不爽，殊無異舊小說中所謂之「呼風喚雨」，士人不知，誤信爲空中有神，對行旅過者，往往禁止談話，恐觸神怒，亦可哂也。

金佛寺爲山上寺之較大者，每年六月，附近善男信女，均來頂禮，香火甚盛。是時序屬初秋，已無來此朝山者矣。寺旁新建有茅菴，當晚卽宿於此，與寺僧閒談，據稱在六十年前，山上居民，約八九百家，大都以種馬鈴薯爲生，荒土絕少。迨後馬鈴薯忽發生腐爛病，居民難以生活，始紛紛遷移。其留在山者，除少數種蔬菜外，多種藥材，以大黃爲大宗，產量極盛時，每年可收穫五六十萬斤。在二十年前，大黃又爛，居民生計，更爲艱難，故相率他遷。留居者，目下僅數十戶，均爲僧道礦工及農戶。年來大黃僅產三四萬斤。方竹亦爲本地特產，但自去年忽不發筍，所有竹叢，均告枯黃，須再歷十數年後，方能恢復，言次，贈余方竹手杖一根，以供次日遊覽山洞之用，余謝而受之。

八日黎明，即起身觀日出，五彩雲霞，曙光微露中，旭日漸升，燦然滿目，惜不移時，雲霧四合，僅如曇花之一現耳。用過早飯去金佛寺，經讓水壩，遊仙女洞，或稱石牛洞，洞曲如眠弓，廣三十步，徑三百尺有奇，由北出南，凡兩門，高不可度，皆作方形，洞內地面沙平如砥，隱約有犂痕無數，類如新耕者。尺寸之間，有條不紊，人或故亂之，經宿復然。相傳有石牛耕於此，故名。其實洞之兩端洞口，相距甚近，風吹過處，地下之沙，遂成痕跡，並不足奇。又傳有邑人遊此洞，欲得仙女，不久，其人昏迷，逕以剃刀自去其勢，及同遊者尋得之，則已血跡糢糊矣。語尤荒誕不經。附近復有古佛洞，入洞須秉燭以行，旁有穴道，闊而深，俛視之，輒股栗不敢下。據謂此去數里，出裂縫，即上金佛之西路也，鄉人以竹篾一束，燃當火把，在前作嚮導，另一人則以香火，每隔十餘步，即插一根，以便後者依照香火摸索前進。初行甚覺狹小，黑暗異常。又值是日霧重，濕氣瀰漫，手中所持竹杖，均掛有水珠。行約數十武，不見他物，但聞泉水潺潺，與蝙蝠之往復刺刺作響而已，半晌，豁然開朗，一巨石中立，如人狀，香客每羅拜，呼之爲古佛，又有靈官像，立怪石上，亦石也。實無足稱者，而土人深崇拜之。有一處特別平曠，稱爲較場壩。再向左行，得曲徑於萬仞石之間，側身盤折而入。久之，忽壁上有光，漸走漸亮，迨至盡處，始悉已臨洞口，草暢木茂，一片綠色，宛若別有天地。

次至獅子口遊覽，兩山蹲向如巨獅，中有石鼓豎立，高入雲天，大圓里許。其腹下有穴，深而狹，名「黑風洞。」雨後夜間，往往雲氣蓊然，自穴中出，如曳五色繪帛，繞石鼓而上，氣勢甚盛，迨雲出將盡，則噴薄發大聲，宛若獅子怒吼。山口之以獅子得名，蓋本於是。山下以西，爲南川墾殖區。其東爲德人福德利之避暑山莊，方圓十里，並無人居。

出獅子口，即坐滑竿至鳳凰寺。廟宇宏大，兩旁有茅菴四，均住有尼姑。附近有山谷，矗立如門。周圍多筍山，盛產竹筍，計每年可收五十萬斤。當極盛時，每年產量達六七十萬斤。因過去土匪蠭起，地主不敢來山採筍，悉委之雇工，多敷衍了事。甚至應留作竹母之壯筍，亦被其拔剔淨盡。因之產量即逐年減少。更有地主無力經營時，則任其荒蕪而產量更減矣。惟山上隨處有煤可採，故筍廠煑筍炕筍甚便，均各就地取煤爲之。是晚即宿於寺內。

次晨盥洗畢，往觀新梯子，離寺約五里。梯凡三重，約數十丈，三百餘級，蓋土人就絕壁支以木梯，爲背藥材筍礦下山，復以易米之捷徑也。攀援而下，梯盡，仍行山間，蒼松怪石，清流淙淙，恍若身入黃山。下山到底，過三匯橋。橋之上流三里許，兩山相接，跨溪成巨梁，高闊數丈，有石鐘懸梁上，清泉自鐘腹注如急雨，聞人聲即止，久之，鐘鳴而泉出，如作樂然。其下流名「石鐘溪。」沿溪一帶，水清石

現，溪流宛轉，風景入畫。溪盡，至海孔洞，入口寬大，洞內有光，外有城垛，相傳爲洪楊亂時所築。入內有鐘乳石甚高，土人藉之塑一佛像。其旁清泉縈帶，滴入池內，可供飲料。入洞愈深，則愈涼，洵爲避暑妙境。自海空洞出後，余等即由叢林溝搭川湘路汽車回重慶，時已燈火萬家矣。

短短五日之遊程，雖告結束，然此行所得印象，覺得金佛山不特爲一避暑最佳之風景區，抑亦爲一亟待開發之農業區。蓋除本山所佔面積二千五百餘方里外，凡山之四周，東起馬嘴，西迄萬盛，縣延二百餘里，均屬荒地。余等旅行其間，恆數十里無人烟，然土壤極佳。其地面多屬落葉腐草，經多年之沉積，自五六寸至尺餘不等。故土質肥美。物產以藥材爲大宗，有大黃，黃蓮，人參，玄參，獨活，防風，升麻，天麻，黃柏，杜仲，梔子，苦參，白徽，泡參，天冬，勾藤，前胡，紫胡，茯苓，吉梗等。竹筍，小麥，蕎麥次之。蔬菜有青菜，蘿蔔，豌豆，冬莧菜，萵苣菜，四季豆，洋芹等。山田皆有泉水，可資灌漑，而廣大之草花，尤適宜於畜牧。山上樹木，以猴栗居多，雜生於方竹林中。往昔森林極盛，繼因開設鍊鐵廠數十家，薪炭消耗，爲數至巨，於是數百年以上之大樹，遂告絕跡，目下僅爲百數十年繁茂之雜樹與滋生不息之竹叢。鑛產物之煤炭黃鐵亦富。目下山上有十數家磺廠，每月大致可出硫磺四百斤，均歸公家定價收買，燒磺者不准改業，或兼營他業，世襲罔替，以便生產事業能永遠繼續不斷。至土法所開採之煤洞，幾乎遍山皆是，惜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故銷路不廣，山下住民甯燒稻草而不願上山運煤。蓋由山上至山下，每人至多祗能運七十斤，且須經過極險之懸岩，每日至多行五十里，所謂用力多而成功者少也。諸如此類，均爲該山生產發展之障礙。他爲余等所經過之名勝區域，如頭道水之溫泉，馬溺水之瀑布，馬腦城之宋碑，山顛之新梯子等，均宜予以修整。渠塘旅館，亭園道路，亦應分別興建，以供遊人憩息盤桓，則化無用爲有用，變荒地爲良田，裨益國家及地方人民，至非淺鮮，而旅居重慶者，炎夏苦熱，至是亦可如杭州附近之莫干山，平津鄰近之北戴河，得獲有一避暑勝地矣。最近畏友南川縣長陳文藻兄，發起金佛山墾殖運動，擬仿照過去蘇省辦法，設立墾殖委員會，積極進行土地清理，道路建築，農事試驗及招墾宣傳等工作，際茲非常時期，增加生產，開闢資源，實爲後方最迫切最重要之事，甚望其早日得以實現也。

西康調查日誌（中篇）

黃炎

七日　晴，上午八時至安息會醫院，訪德格竹慶寺土登呼圖克圖討論德格司法情形，以時間關係尙未談竣，約至明日再談。十一時晉謁劉委員長文輝致敬，並報告出關調查路線，劉委員長謂在渝已與謝部長說好，當電令各縣盡力協助。十二時應蒙藏委員會潘組長中五之邀午餐，滿桌羊肉、羊肝、羊腸，等十餘種，味頗鮮異。潘組長籍隸滇省，居住巴安有年，歷康南康北各縣巴安漢人風俗同內地漢人，出產亦多且豐富，誠關外之江南也。關外天氣寒冷，隆冬初春、牧料較爲困難，故牛羊以春天爲最瘦，三倒牛，四倒馬，因牛上盤無齒，靑草才長，而亦不喜吃乾草，所以餓死，馬到四月，出厩稍遲、亦不喜吃乾草所以到四月才死。午后赴中山街買糌粑麵，每斤（十六兩秤）一角四五分，此麵粉係以大麥或燕麥炒焦磨粉，用開水和糖冲食，味香甜，即江浙之炒燒麥細也。晚應段委員班級，唐師長英，楊祕書長永浚，等招宴、

（第一圖）　土人跳歌莊之一幕



三五—一六七

席設西康圖書館，來省出席喇嘛會之各大喇嘛均在座，盡歡而散，十時就寢。

十月八日　晴，晚飯時微雨，今日為舊歷中秋節午后三時蘇主任法成約赴餐，上午在寓整理各路行站名，下午三時赴蘇寓。康定習俗一日兩餐，上午九時早餐午后三時中餐（亦即晚餐）。餐後微雨，預約至二道橋新康合作社觀蠻女歌莊，臨時作罷。七時偕翁檢察官往頤康影戲院看春之花電影，蕩婦金娘既將孫瑞害死復將高明坐寃獄，實屬可惡。九時返寓，秋雲四佈，明月不見，因賦一律。

『今歲中秋月不明，旄牛河畔數行程，江南烽火遲歸去，塞外笛聲動客情。夜已深來睡未得，詩無奇句氣難平，每逢佳節多愁緒，來歲今宵誰記名』。

九日　晴，六時半起床，九時半赴基督教安息會，訪德格士登呼圖克圖，調查德格情形，適值外出開會未遇。下午整理調查報告，黨部吳垣同志以招待金鑛局人員所住宿舍之大象道院，因而來訪，略談關外情形。

十月十日　今日為雙十節，即國慶紀念日，時陰時雨，六時半起床，十時至康定縣府催詢烏拉出發日期，杜縣長假回四川，其餘均赴中山堂開會未遇。午后二時謝司法官嘉會來訪，談及烏拉（性質如徭役）人民苦之，惟公路未通前，別無他法，近來出關者多，烏拉待遇較前已略提高，但尚須在一週後方可支到，用烏拉者與烏拉本身均感不便。旋出街買棉絮，十六兩秤每斤大洋乙元六角，蓋西康無棉花出產故也。滿街多掛國旗，以示慶祝，西康省師學生及中政校康定中學生在通衢講演，諄諄不倦，可欽也。

十一日　晴，六時半起床，原定今日出關，因縣府支烏拉差來不及，據代行縣長謝司法官函稱，所有烏拉離縣治二三百里，非一星期不能辦到，再三督促差務主任，南路十四日可辦好云，通譯頗難找，大都漢文程度太差。下午參觀觀音閣，翁兄購彩色佛像三幀，頗古雅，閣建於跑馬山腰，全城景色一覽無遺，因成一絕：

市廛如林眼底收，四山環抱水中流，不堪往事從頭數，學得觀音自莫愁。

十月十二日　晴，昨日已決定十六日出關，今日發出家信，並函告長女蘊芳須繼續讀書。午后三時應劉委員長文輝，周委員學昌，駱委員美輪，徐委員季梁，姚委員仲良，李委員吉辰，戚彬如等邀宴。徐夢梁係南通金沙人，他鄉遇同鄉，眞難得也。晚閱新西康及建委會公報，十時就寢。

十月十三日　時晴時雨，六時半起身，盥洗畢，出街購買出關用具，隨赴建委會晤楊祕書長，請轉請出關通譯，以通譯關係甚大，不得其人易生流弊，請建委會代請一切可以放心。楊祕書長立囑田

主任炳生物色諒無問題。晚應李科長，程經理等宴。晤劉專員贊廷，談墾拓關外土地，據云甘孜道孚等縣均有高平原可供墾殖云。旋至縣政府催促烏拉，據差務處陳主任云，雅江十五日可起程，道孚須十九日可起程云。雖急亦無用，徒呼奈何耳！

十月十四日 陰，間有微雨，七時起身，早餐后與翁檢察官訪康定城內外各喇嘛寺，先至薩迦寺，大小喇嘛廿餘人，有誦經者，有玩耍者，該寺為紅教喇嘛，寺內欠整潔，喇嘛有穿蠻靴即皮靴，頭微尖向上，後捲，軟皮底，下黑，上黑紅相間。次至汪迴寺，大小喇嘛三十餘人，內附設康定小學分校，較為整潔。再次至安覺寺，在建委會之前，房屋寬敞，內有少數駐軍，並附設五明學院籌備處，頗有新氣象，但所見喇嘛不多。上述三寺，均在城內，出南門有南無寺，前訪理化大喇嘛伏竹香根已經去過。今日未往南無之前有杜渣寺（譯音）古名金鋼寺，康定之大喇嘛寺也，喇嘛八十餘人。寺去飛機場不遠，寺之左右有寶塔式之喇嘛墳八座，以磚石砌成圓形，頂最上飾紅色之金屬，如普通之塔頂，寺之東南有一涼亭，內有石刻佛像及石刻藏文佛經頗多。據該處居民云，此係病家許願，病愈即送此等佛具以為償願。余等去時適喇嘛午餐，米粥及鍋魁（糌粑做成）無菜，不用筷子，以手握取，跌坐而食。余等所到之喇嘛寺，少清潔。喇嘛多赤足。佛堂內陳設青油，銅燈，法器，有長喇叭，大鼓，海螺……等，經盡係藏文，喇嘛鮮懂漢語者。喇嘛之等級以座位之高低分座位最高者為大喇嘛，依次遞降，寺之大門均置有皮包藏文佛經，上下裝以鐵，能自由轉動，名曰法輪，外飾五彩花紋，頗為美觀。寺內均有蠻狗，（見第二圖）身軀高大，殊兇猛，遊者慎之。寺內均豎有藏文長旗，屋頂飾有黃金色之葫蘆形野獸狀，外觀頗富麗也。因賦：

『黃金屋頂喇嘛寺，旗幟翻飛識藏文，亦足紅袈共跌坐，手來握飯不須問。』


（第二圖）蠻狗

晚飯應重慶銀行康定辦事處劉經理贊廷之邀，席間劉談蒙藏事頗多，清末達賴與班禪轉世事，當達賴或班禪圓寂之年，凡康藏青海蒙古於是年所生之小孩，均須呈報由蒙藏大臣轉報，欲當選者預向大臣運動，皇帝所預選之名單，實為一個，不過多寫幾張，所

三五—一六九



（第三圖）苦多山之遠眺

以取出不會有第二人。又康藏土人習慣；如無家屬，則將其房屋，財產變買所得，沿途乞食至拉薩，向拉薩寺且拜且轉，須轉三十六轉，然後跪在寺門，待達賴或班禪之下手看見，知爲獻金，轉陳班禪始得獻金，歸可誇躍於里閭。最後劉經理倡行西康土人酒令，其法，以紙貼於筷上，留一尖端，低頭閉目，用兩手搓轉，停時尖端對正何人，此人吃酒，即由此人如法搓轉，如是更翻迭代，盡觀而散，已七時矣。

十五日　陰雨，七時起床，上午赴縣府催促，赴雅口之烏拉已到，劉祕書駱推事準明日出關。我等北路赴道孚須十九日烏拉才到云。午后買羊皮背心一件，此間皮貨不好，量亦不多。旋至商務印書館購西康疆域溯古錄一本，藏衞通志二本，六時至生活飯店晚餐，十時就寢。

十六日　上午陰，下午晴，今日劉祕書駱推事等出發赴南路，余與蘇主任翁檢察官等均往送行，烏拉馬無鞍，無脚鐙，無銜枚，騎極不易。犛牛駝物，行路不依規矩，所以木箱須找土人用生牛皮包裝。烏拉娃都係土人，女人亦有當烏拉娃者。午后於李育倫君處借得馬鞍一件。晚飯後赴二道橋溫泉泡水（康人謂洗澡爲泡水）頗舒適，卽宿新康合作社。

十七日　上午晴晚雨，八時半回城，卽赴縣府催烏拉，並購出關應用物品。下午建委會田主任炳生介紹通譯李君來寓晤談，三



（第四圖）關外羊羣

時許同赴法格佐菁寺上登呼圖克呼訪問，討論該處風俗習慣，及有關法律等事項六時始畢。晚接蔡君函一件，十時就寢。

十八日　上午陰，下午雨雹，晚間下雪，預定明日起程，六時即起身，整理行裝，並着人至縣府促詢烏拉是否到城，午後五時據謝代縣長復函稱連日雨雪交加，折多山雪尤大，烏拉不能如期到縣城，廿日當可起程。天時不好，烏拉一再遷延，實屬恨事。北路三人預計馱馬四匹，不夠通知縣府，並請建委會名義知照縣府所有馬牌須填好，否則換站時，照牌只能少支不能多添。此間天氣奇寒，忽晴忽雨，忽下冰雹，下雪時，而有電雷，實難得此種天時，十時就寢。

十九日　陰，下午晴，六時半起床，本定今日出關，以烏拉未到遲延再四，余等心殊焦灼，今晨九時，余等三人同至縣府催促謝代縣長設法。謝云，明日定可起程，旋至二道橋洗澡，十二時返城，整理與喇嘛談話記錄。午后五時又函謝代縣長詢問，據答乘馬五匹已到，馱馬祗到二匹，餘三匹明晨可到，所幸明日到折多塘四十里，稍遲諒可趕到，晚至西康新聞社查閱各縣司法調查錄，回寓整行裝，十時半就寢。

五　關外風光

十月二十日　晴，五時半起身，六時盥漱畢，整理行李。七時縣府

三五一一七一

謝司法官來送行，面云五騎已到齊，五馱祇到二馱，未幾徐委員來送行，十時午餐，十二時至南門，楊秘書長蘇主任均未相送。一時馱馬尚未到齊，余等先行；留同事李家猷君押送。烏拉馬行走遲緩，余雖初騎馬，並不覺困難，惟兩腿酸痛耳。沿途多斜坡，路尚好走，五時至折多塘，住民僅十餘戶，余等宿趙姓家，席地而臥，居室極不清潔。晚間吃大餅，佐以火腿充飢，即作晚餐，已回復原始生活。六時半同事李君亦到，遂自行煮飯，九時就寢。

十月二十一日　晴，今日越折多山，五時半即起身，將冷飯炒熱，以昨夜余主持燒飯，準備二餐。七時半起程，沿途亂石不能插足，四山白雪皚皚，半山草木青青，樹木下間有白雪相映成趣，十時以後，雪漸深，天也放晴，陽光大放，目不能正視，乃加上黑鏡。至山巔雪深二三尺。馬行頗困難，越山巔，風漸起，天氣頓寒。幸風鏡風帽隨身帶上，尚不覺十分痛苦，惟面部如刺刮，下山至長壩春，盡係高平源艸地，路不易找。路上堆石作標識，設遇大雪，不特馬糧難找，路也無有，關外行路之難，不可以言語形容。今天為我第二天騎馬，騎馬術雖不高明，但越大山，行九十里長途，祇覺兩腿酸痛，而上下疾徐能運用自由，不覺困難，亦一快事也。途中未見居民，人口稀少，可以想見。惟土地並不貧瘦，視人力之開發如何而定耳！最好組林墾畜牧毛織等公司，大可發展，六時抵長壩春，居民不滿十戶，無漢人。村長，村副魯松，巴登於九時來見，隨帶酥油為見面禮，並請求烏拉遲緩一天，以此間往來人多，烏拉辦不及，余等囑儘先趕辦，遲半日則可，遲一日則不可，遲半日尚可趕上，酥油璧還。余等係中央所派，不取民間秋毫，渠等歡喜而退。余等所住係佛堂，尚清潔，房屋構造與內地不同，牆用石與泥砌成，屋係平頂，大多三層，下層為牲畜所居，中層係人民所住，上層擱什物，屋中間，立一柱架，橫樑頗多，橫樑上再加小木，中間以木板隔之，窗戶以木柱為之，糊以紙，光線空氣尚可。至晚九時，一馱烏拉未到，途中情形不得而知，乃借羅檢察官及當差被各一條，就睡，哲多山口占：

『誰道文人是弱生，哲多攬轡數前程，蒼松白雪相成趣，綠女紅男給伴行，（康人不分男女都喜穿紅綠顏色衣服），崱屴奇峯看不盡，嶙峋亂石路難平，此山過後稱關外，艸地無邊牛馬爭。』

二十二日　晴，下午微雪，昨日烏拉一馱來到，余箱及行李並羅檢察官大箱子均藏有藏洋，此係公家交通費，兼之村長辦烏拉來不及，不得不在此守候。土人打青菓，余往觀看，青菓即係元麥用樹枝三根，繫以牛皮，加以山木幹，用作打麥之具。主人有二妻，頗和睦，及曉馱馬猶未見來，乃令通譯轉告村長派人往接，迄晚十時未歸。

二十三日　晴，今晨七時許，村長回報，昨晚走至水橋子等，均未見到，余等均甚焦灼，乃派通譯李家猷前往調查，行至約十餘里地

方，查見馱馬借同回來，檢查箱篋，尚無損失，以馱馬未過哲多山倒斃，乃回至康定另雇馱馬，所以遲至今日始到，急催村長烏拉據云：今日趕不上中古，遂暫住，午後烏拉娃男女六七八跳歌莊，聲調抑揚，惟稍簡單，步伐疾徐合度，頗類南洋土風舞，三人合賞藏洋三元，渠等皆大歡喜，卽時口占一律：

『十丈紅巾纏滿頭，寶刀彩盒自風流，（康人男女腰間均佩刀及彩盒以爲飾。）輕鞋起處裙微動，長袂（康人衣袖特長）舞時脚似游，宛轉珠喉別有趣，蹁躚妙手足亡憂，西陲景物也堪賞，記入詩篇爪印留。』

晚飯後囑通譯常差整理什物，預備明日早行。

二十四日　晴，六時起床，七時起程，所雇烏拉，馱人者係馬，馱物者有馬有毛牛，今日至中古約七十里，沿途多平原，遍地枯艸，牛廠娃（該地過游牧生活之人民）帳蓬到處都有，馬牛羊數十百成羣，黑白黃各色俱全，頗爲美觀。行至十二時以鷄蛋糕果腹，途中所見遠山白雪接天，近山則滿山枯草，別無他物，如大規模植林畜牧，每年收入定有可觀。六時至中古，宿喇嘛寺，寺中喇嘛十五人，四鄰無居民，西側山上有牛廠娃，牛羊頗多，寺內房屋不寬，又極骯髒，宿大佛堂中。

二十五日　晴，八時起程，途尚平坦，沿途多平原，居民亦有數戶，五十里至八美，有喇嘛寺頗大，四週圍以蒼松翠柏，景緻較八美爲佳，東北平原開曠，廿里至泰甯平原，方廣十餘里，有泰甯農業實驗區。主任爲張志遠，兼區所主任，行政司法屬道孚管理，在康定時，余曾擬有監犯移墾調查大綱，請張主任查報。泰甯有大喇嘛寺一所，計有喇嘛一百五六十人，房屋計百餘間，烏拉事務所卽設寺內。寺東首爲泰甯街，商店約四五十家，余等宿楊聯保主任家，房屋潔淨寬敞，再東首卽實驗區公所，張主任常住農場，距泰甯廿里，故未遇，乃留函請渠將調查大綱，早日擬好，廿孜回來時取回，明日一站爲長站，計百廿里，所以早睡，預備明晨早起。

二十六日　晴，今日由泰甯至歌卡，計程百廿里，晨四時半起床，五時起程，行十里後卽上高坡，直至宮寨子，途都險峻，在半坡而行，仄狹難走，跨馬前進，心殊惴惴，行至亂石絞地方，遇自稱瞻化金商者，有馬無馱，有槍六枝，槍上裝兩支籐叉，預備馬上打槍之用，渠等向余等索錢，給予大洋六元始去。該地距籠燈壩子十餘里，盡係高平原，一片艸地，大鷹數十只，羣集於斯，土人不敢打獵，因人死天葬時須此種鳥代天吃食淨盡，否則以爲不祥。過籠燈壩子卽進松林口，沿坡大約卅里卽至歌卡，此卅里中滿山古木參天，蒼松翠柏間以雜樹，江楓黃葉赤艸，叢林中水聲潺潺，鳥聲啼囀，清脆堪聽，大類江南風景。大木可兩圍，以交通不便，貨棄於地，未免可惜。五時一刻到歌卡，宿康人隊長家，歌卡居民約二三十戶，盡係土著，無漢家，附近土質尚好，歌卡接近松林西口，林木葱蘢，風景可人。

越南印象

——同登河內與勞開——

帥雨蒼

遠印度一部之越南，上古爲百粵之地。自秦漢以至唐，均入我國版圖，明嘗政爲行省後爲我國藩屬至清光緒十二年卽西歷一八八五年爲法所併，迄於今而名之曰法屬越南矣。

二十八年二月上旬予由桂出鎭南關而入滇在越境計留同登一日，河內二日，勞開一日，爰誌印象於次。

同登 (DANG TANG)

同登位龍諒公路間，爲那岑至河內鐵道所經，距諒山（Lang Son）僅十四公里由廣西龍州來此汽車兩小時可達予等此行，因自憑祥以上途中車輛擁塞至抵同登已燈火齊明。同登法人置有海關，旅客抵境，卽由關員檢查行李，其逾越關中工作時間而到者則海關値日者將行李暫爲保留旅客可各投宿店予等行李旣爲關員暫留，同行者心有耿耿，旋詢所寓天然飯店老闆後渠卽驅人力車前往代領，以時値天晏而未果。

同登街市，計長不及三里，由海關左折過橋越軌後，卽至電報街，蓋郵政電報局在也。再前進至生意街，旅舍食鋪均設此，旅舍計有西南飯店，富金隆老店，遠東酒家，安福飯店，天然飯店等，天然爲國人所設，予等寓此一宿兩餐，每人越幣九角。是夜傾盆大雨電雷交作，幾爲夏季氣象。同登無電炬，所燃者爲一種輕質油燈，光亮不亞汽燈，且無烟熄，洵爲佳品。



河內風景

次晨黎明卽起，盥櫛等竟，偕店主往海關領回行李，雇運貨人力車輸至車站，不數武已到，蓋車站相邇海關也。抵站後，購票也，行李過磅也，概由店主代辦，予等則回寓進餐。

十時復至站，比即登車，於十時廿分啓行，汽笛一聲，越四站過諒山，車窗外望，林箐環合間洋樓高聳，風景幽絕，儼然一歐化都市也。

河內 (HANOI)

河內今爲法領東京州之首都，位發源我國雲南之富良江右岸，距河口爲九三哩，其地本我國古時交州之首邑也。考交州係置於漢，其時交州刺史治廣信即今廣西蒼梧縣，三國時從交州治龍編，即今之河內。

越南今日雖在法國保護之下，古時固一強盛之安南王國也，其人民大致屬於同一血統，其主要者爲蒙古族，次則特來維亞。特來維亞或云爲印度居民之鼻祖，以蒙古族之南徙而逐渠等離亞洲也。越南之宗教爲佛教，其文化深染中國之文明，故在河內，隨地均可見到我國之習尚。

予等沿那嵜河內線前進時，雖屆歷年暮，而一路田畦蒼翠，秧苗油然，甫過諒山，雷雨交作，繼又日朗氣清，過嘉林站，有長逾里許之大鐵橋，直至同春市站，工程浩大，較強杭州之錢江大橋，抵同春站，天然飯店招待員已持片來接，蓋渠已接同登天然之電，及抵河內，行李物件，均由招待員代爲雇伕搬送，便利旅客良多。

河內旅舍大多在火車站前之安南官塘（Route Mandarine）中國旅行社新設之河內分社，亦在此街郵局對面，於等所寓天然飯店係桂人經營也，如賽山德成等客棧，華豐旅店，南香客棧，同樂客棧等，則泰半爲越人所設，房資天然按人計算，南香等可按房間



老街（卽勞開）華越分界之中法橋

計，予等所居係四鋪大房，一宿兩餐，每人越幣一元八角，浴室齊備，尚稱舒適。當晚因頗感疲勞，出外略作夜市巡禮，即回寓就寢。

三五一一七六

一宿酣睡，次晨醒來，已日上三竿，亟起盥櫛，偕同伴觀光街市，初行安南官塘沿電車軌折至瓦行庸，(Rou Du Corton)兩旁商肆林立，鋪中多女店員，以時在上午，伊等每多正朗習法蘭西語者，予往購物，語言不通，偶以英語替代，聊可會意，而渠等亦每以「君能粵語否？」詢予，蓋在越境除法語外，粵語亦通行也。

河內風景區域良多，開放供衆遊覽，其較著者有西湖（Grand Lac）劍湖、（Petit Lac）竹泊湖、（Lac De Jruc'Bach）大花園、(Jardin Batanique) 孔廟 (Ruo Cao Uinh) 等處，交通便利，電車四達，如以初來而感路途不識之苦，可委託中國旅行社代雇人力車，按時給資。

河內市容，一切雖已歐化，予過此適值歲尾，市民正忙於過年，新年糖菓也，米球也，交易鼎盛，糖食鋪前，磨肩擦背，擁擠異常，路傍且有席地設攤售春聯者，對客揮毫，筆力蒼勁，但係今日之安南文字，形似漢非漢體，其語意爲言禮義忠孝，或書詩傳家等句。天作丕，地作坦，人作卧，此其字例，苟成文時，眞令人不知所云矣。

河內夜市，霓紅照耀，車水馬龍，劍湖之濱，萬紫千紅叢中有宮殿式之建築物者，此舞場也，華燈初上，樂聲四揚，此酒香肉香之盛會啓幕也。

予於河內，逗留二日，在予腦海中最不可磨滅者，爲於一商店購物時，一女店員持當日之法文報指一圖片示予曰：「此貴國之趙老太太也。」言時敬仰萬狀，戰時女胞，速起仿效趙老太，誰不敬仰耶？

勞開（LAOKA）

夜闌露寒，才回寓舍，次晨七時起身，由旅居招待購票上車，回行大鐵橋過同春與嘉林，凡三十二站抵勞開。

勞開係與雲南河口毗連，以中法橋爲界，予等仍宿天然飯店，旅舍設備，較遜河內，良多市容與同登相仿，惟有電燈似稍勝耳。因天雨，進餐後，時已甚晏，未得出外觀光。

次晨鷄鳴卽起，略進茶點，過中法橋，在雲南河口督辦公署驗照後，比往站候車至開源，晨曦初升，復入中國國土，快何如之？

暹京之游

謝天瑞

世界上華僑集聚最多的地方要算南洋羣島一帶，而暹羅又是南洋一帶華僑最多的地方居住在暹羅的華僑人數，尚未獲得精確的統計；據前年某華僑教育機關之估計全暹僑胞人數已經超過二百萬，約佔暹羅人口百分之廿五。華僑中則絕大多數爲潮汕人，所以暹羅有「潮汕人第二故鄉」之稱！他們大都是經商或做工，住在內地的則多務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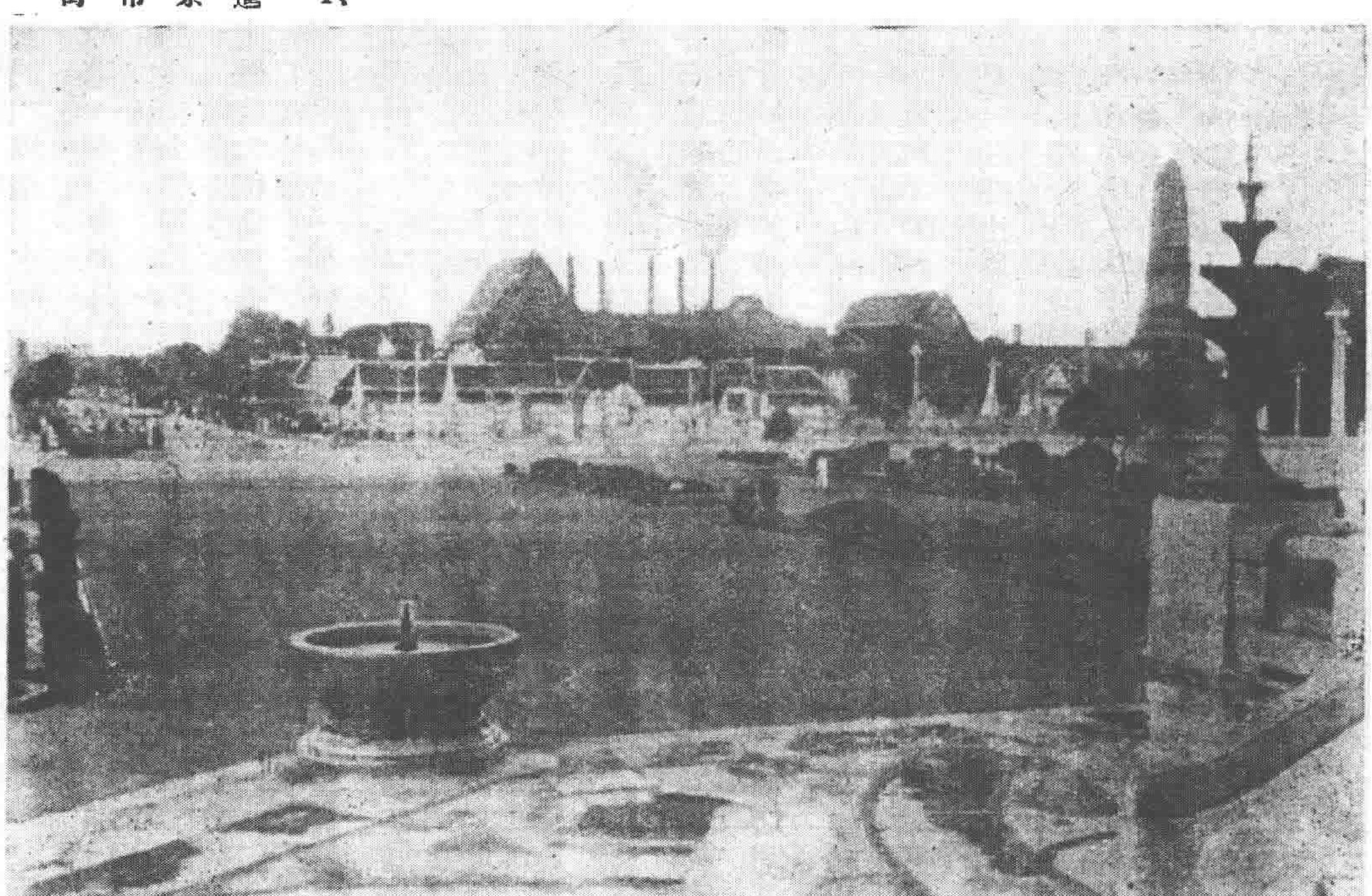
暹羅是南洋僅有的獨立國家，這個熱帶的國度，以前很引起我的興趣現在居然有機會去暢遊一番，實是一樁快事！

從香港到暹羅，幾個輪船公司都有直放的客船，但必須先經汕頭。從汕頭到暹羅，約需六日海程，途中要經過西沙羣島和越南海岸，第五天下午，船就駛進了平靜的暹羅灣，太陽眩目的照耀着島嶼上椰林裏吹來陣陣的熱風，暹羅在望了！

暹京一瞥

湄南河蜿蜒的從雲南流經越南邊境而入暹羅，直貫全境，注入暹羅灣。就在這河的入海處，矗立着暹羅的京都——曼谷。

1、暹京市街



三五—一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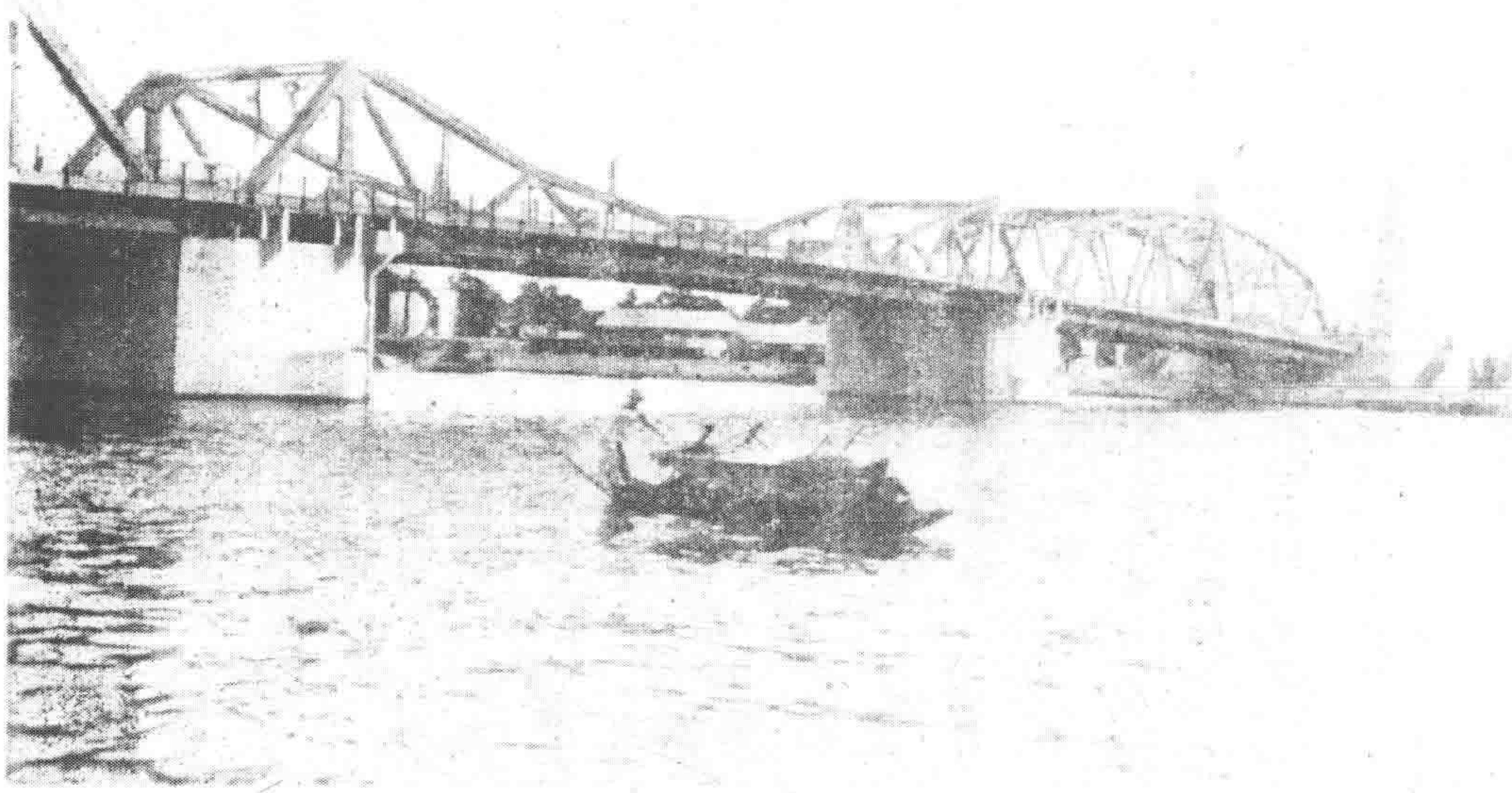
2、河濱暹人住屋

暹羅的「佛國」之稱，當船駛進曲折而窄狹的湄南河時，我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沿河一帶佛寺廟宇的衆多——別緻而玲瓏的建築，金碧輝煌的色彩，的確令人神往！沿河一望無際的青綠——椰林和稻田，熱帶富沃的景象一覽無餘。

登岸時，要經過一番很繁複的檢查手續；近年來暹羅政府受某國的縱容實行了很嚴苛的華僑移民律，因之每年華僑之往暹羅謀生者，如今已大見減少！即使已經居住在暹羅的僑胞，有時也常被藉口違犯法律而驅逐回國；暹羅是沒有我國領事館的，僑胞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暹人統制者手中！

走上暹京的繁華市街，最令人感覺着奇異的就是極其不像自己是置身於異國的城市！那天正是雙十節，街道兩旁家家店鋪都高懸起燦爛的青白紅國旗，就像走上了汕頭的懷安街：所碰到的是有着中庸和平的面貌的僑胞；所聽到的是混重聱嘴的潮音；所看到的是一間間掛着中國牌號，設着着中國人日常應用貨色的店鋪；你會驚異於潮汕僑胞為生活奮鬥的創造力！

曼谷已經披上了現代化的外衣，寬闊平整的馬路，（見圖1、）高大壯麗的建築，以及各種現代都市所應有的物質設備；但華麗的外衣掩飾不了一般人民生活的窘困！遊歷者只要稍加留意，就可知曉暹羅士民生活困苦的實況。華僑中自然也有不少窮苦的，



3、湄南河上之鐵橋

可是和土民比較起來是強得多了！

像別的都市一樣，暹京也具備各種很便利的交通工具，而値得提出一談者，爲一種改良的人力車——這種車當地稱爲「三輪車，」是脚踏車和人力車的合併，取脚踏車的前半和人力車的後半。若此，則不但速度增快，而且大省人力！暹京天氣酷熱，若無此種三輪車，則人力車夫受日射昏絕之死亡率將不知增加若干？爲「人道」着想，這種三輪車實有提倡之必要。但需具備以下兩條件：一、馬路必須平滑寬廣；二、都市範圍廣大。因爲「三輪車」不能走石子路或凸凹不平之泥土路，而小城市亦不需要三輪車也。

暹人習俗

暹羅人，他們面貌的特徵是口寬，鼻大，眼窠深，皮膚深褐色。他們有特殊的語言文字和生活習慣，似乎與中國民族沒有什麼血統關係，但據說和滇桂邊境的苗猺族人頗相類似。

在街上遇到的暹羅人，雖然許多「公務員」，警察，和所謂「高級暹人」都穿起制服和西裝，但大多數平民仍舊是赤身裸脚，下體圍以「沙籠」；（暹人不着袴，只圍「沙籠」，形似圍裙，取其風涼）婦女則僅多一兜胸短「馬甲」而已。

路上，很觸目的，時常可以看到赤足袒臂身披黃色袈裟的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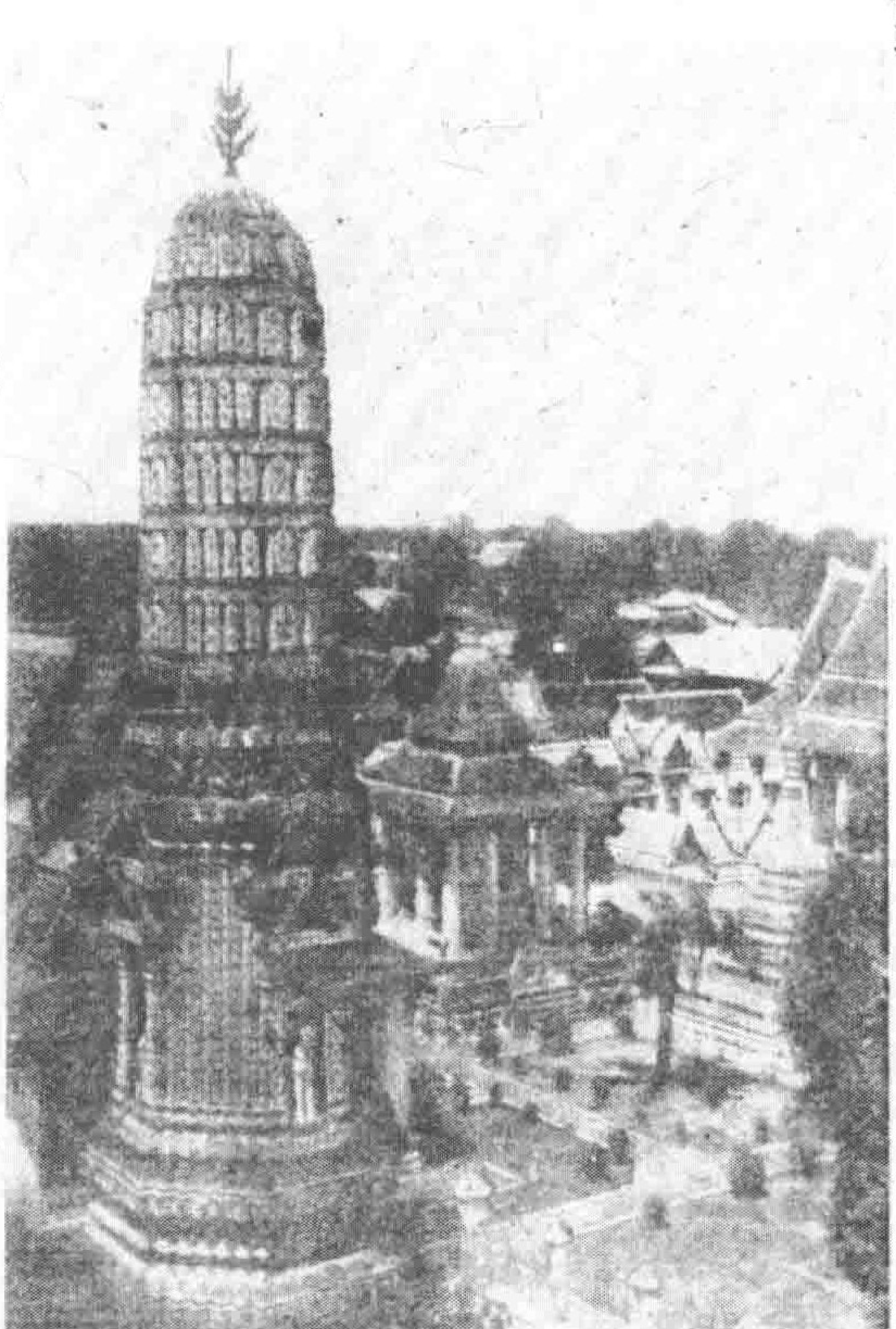
三五—一八一

有的背着「搭連」沿門募化；受募化的人家卽將這和尚所需要的食物或其他物件必恭必敬的（有的甚至跪在和尚面前）呈獻給他們！暹人極崇信佛教，多數人家的子弟在成人立業之前都要被送進寺院裏做兩三年和尚，研讀經文以表示其對於「佛」的崇敬；所以「做和尚」這件事成爲一般人生活必經的過程，自然也有終身做和尚的，但他們都可娶妻生子，也不戒葷，和常人一樣。暹人對於供給和尚的募化，認爲不但是應該，而且是很光榮莊重的事。

暹人喜食檳榔，尤其是下層社會的男女，幾乎每人必口嚼檳榔一塊！無論是做工，休息，談話時，口中總是咀嚼不休；弄得牙齒烏黑，滿嘴「血」汚，見了令人作嘔！但他們却嚼得津津有味。路道旁一灘灘的赤紅色的檳榔水，那是暹京特有的「街景」之一。其實檳榔的滋味並不太好，可是暹人嗜之若命，他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暹人餐食以米爲主，喜食「咖哩」等辣性刺激物；這是熱帶民族的共同嗜好，食時以手當筷，席地進餐。現在因受外物的影響，很多暹人已經知道從前的吃法不但極不雅觀，而且極不合衛生，於是開始試用刀叉和竹筷了。

沿河濱一帶，暹人架本爲屋，（見圖2、）狀似戲台，屋多矮小，木板爲壁，頂覆棕榈之葉。雖在陸上，亦架屋離地面四五尺，據說從前洪水爲災，謂南河汎濫，沿河兩岸數十里全部陸沉，人民牲畜死亡極多，所以後來造屋都要離地數尺，以避洪水；現在雖然湄南不再汎濫了，人民相沿成習，仍舊將住屋高高架起。



4、鄭王墓塔遙望『小西天』（圖中之亭卽小西天）

氣候和特產

談到暹京的氣候，則不免令人皺眉頭！所謂酷熱，這個「酷」字實當之而無愧！四五月間最熱，溫度達華氏百度以上；十一二月雖稱寒季，也有八十度左右的氣溫；作者曾到過位近赤道的新加坡，但那裏反而涼爽多多；暹京位北緯十四度，爲什麼却這般熱？我想主要的原因，在於暹羅灣東邊的越南半島和西邊的馬來半島阻

擱了強勁的東北風和西北風，雖則暹羅灣長久是平靜的，却免不了暹京的酷熱了！而接近我國雲南邊境的北暹各地，冬季又常風雪爲災；可見暹京的酷熱並非常態的現象。

和天氣熱一樣令人頭痛的是暹羅的蚊子！這種蚊子形體很小，飛時聲音極輕微，常在人不經意時咬人一口！據說它傳染疾病的能力很大，雨季天潮，到處都是蚊子的天下；有些考究的人家甚至特製了大型的蚊帳，就在帳子裏吃飯做事睡眠。暹京地近河濱，天汽鬱熱，又多溝渠密林，這大概是多蚊的原因。

米是暹羅出產的大宗，暹羅米是世界聞名的。暹羅的土地得天獨厚，每年可以收穫三四次，雨水充足，祇需稍加耕耘就夠了，熱帶人民食物的獲取既這般容易，衣服又那樣單簡，生活既不生多大問題，於是就消失了進取心！所以熱帶民族多不振作，這是很重要的原因！除了米之外，暹羅的柚木也是很着名的出產；這些木材從暹羅北部的山林裏砍伐下來，編成巨筏，順着湄南河流到曼谷，再由輪船裝運出口。



5、鄭王臺塔側影

米和木材是暹羅的大宗出產，也正是暹羅華僑們所經營的最大生意！曼谷四週及沿河一帶，可以看到許多規模宏大的「米礱」（礱米廠）和「火礱」（木廠），這些廠家的主人十九都是華僑。據說暹京住着不少「百萬家產」的僑商，但追詢他們的根源，初來暹羅時都是只有一挑「家當」的人物！現在看到他們那些宏偉的業績，實不能不令人衷心欽敬於僑胞們自力更生艱苦卓絕的創造精神！

暹京勝跡

曼谷是在湄南河的左岸，右岸地名吞布里；河上新建築了一座大鐵橋（見圖3。）從曼谷走過鐵橋，沿着河向上走，可以尋訪着最有名的勝跡：

鄭昭王陵和三保公廟。

稍微知道一點暹羅歷史的人，沒有不曉得鄭昭王的！他是世居暹羅的華僑，廣東人家本窮苦，出世時有異象，他父母以爲不祥，棄

三五—一八三

而不養；遂被某暹羅貴族收爲義子，教以佛經詩書後得入皇朝爲近侍官。那時緬甸人入寇暹羅，攻無不克，已據有暹羅西部大半國土，且進而圍困暹京欲爲城下之盟而吞滅暹羅京城中的皇族和大臣們早都慌了手足，有的竟主張開城納降了！唯有鄭昭，深感亡國之悲慘與苦痛，遂奮然而起，激勉暹人爲保祖宗廬墓，爲保國族生命而抗禦緬寇！他親自統率三軍去和緬人抗戰；經過長久的極艱苦的過程，他終以最大的毅力和勇氣將緬人擊退，驅逐出暹羅國境，恢復了暹羅的自由和獨立！暹人感激鄭昭的大德大恩，就擁他做王！這雖是百餘年前的事，但這可泣可歌的悲壯史績，今日看來，景慕之外，不是更值得我們警覺的麼？


6、三保公廟前之巨銅鐘

這座陵墓是建築在河濱上，很遠的就可以望到，接連着幾座巍然高聳的墓塔，壯麗而尊嚴！那天墓未開放，我們向守陵的人商請特許參觀，他答應了，開了邊門放我們進去。

這陵墓的主要部分，就是幾座巍峨的墓塔，正中一座最大，（見圖4、5、）高約數十丈，塔墓很寬廣，四面各有石級，通引塔上，石級盡處，有一迴廊，登臨其上，可以俯瞰暹京全城——前面橫着曲折有緻的靜靜的湄河，隔河遙望曼谷，一派繁華興盛的氣象，各種特出的建築：皇宮，寺廟，鐵橋，都以最佳妙的姿態顯現在眼底；轉過迴廊，則見一片無涯無際的青綠——那是肥沃的稻田和茂盛的椰林，吞布里城就靜臥在這青綠的懷抱裏。塔的表面雕塑着各種精緻的花紋和佛像，在陽光輝耀之下，顯得華麗而莊嚴！一代英雄的鄭王，就靜睡在這座塔下。四週還有幾座相似而稍小的墓塔，不能登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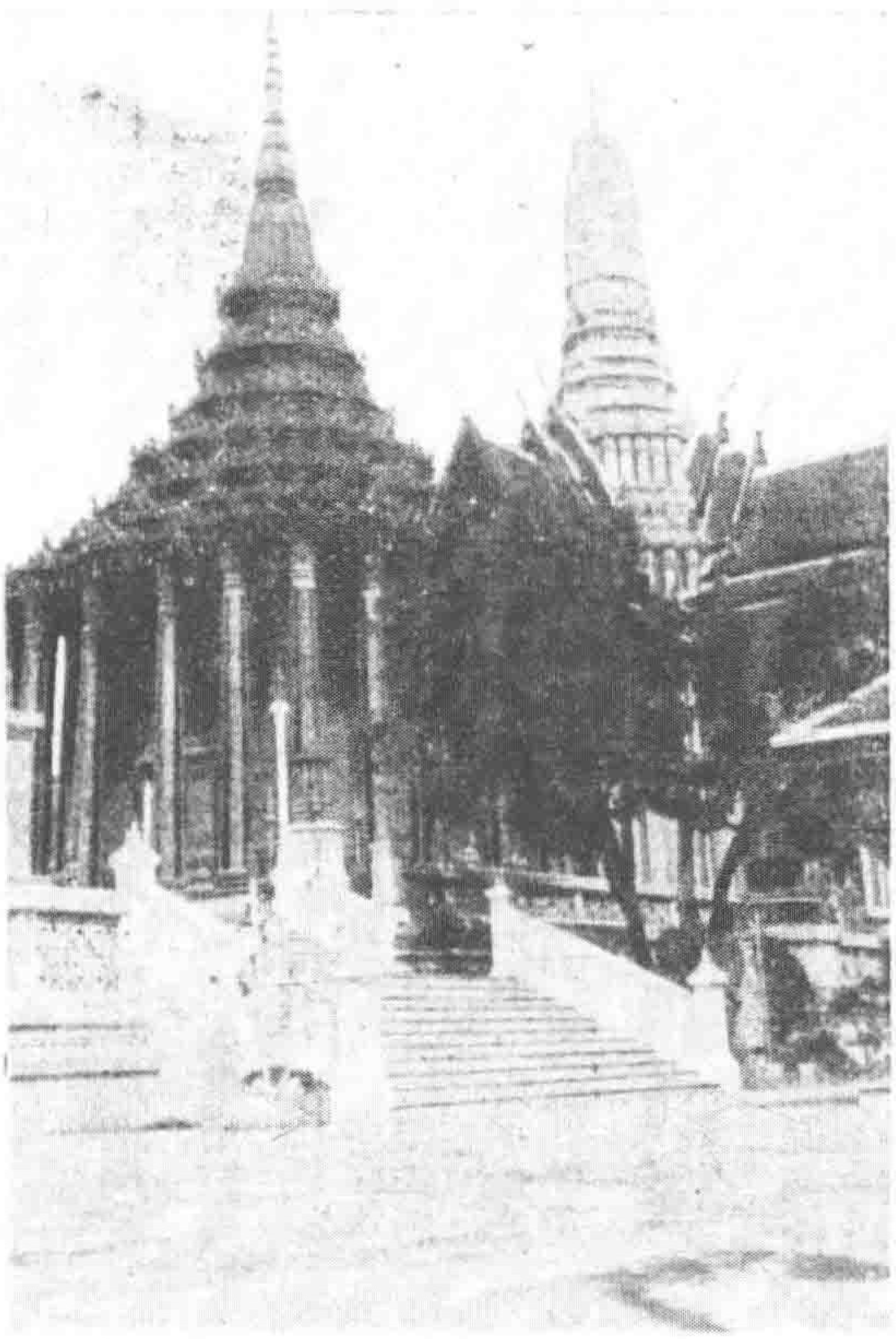
塔的正面通大殿的甬道旁，立着幾個石俑，朝冠執笏，作明朝文臣裝束。正殿的建築，卻不宏大，裏面供奉着鄭王的神位，還擺設着一張碩大的紫檀木床，雕刻很精細；守陵人告訴我們：這是鄭王的遺物，平常人福薄，坐不得的！

出了鄭王墓園，順着河往下走，不久就到了三保公廟。就

是明朝率七十二艘艨艟巨艦遠征南洋，宣揚中華德威的三寶太監鄭和。暹羅華僑盛感三保公的德威，就建立這座大殿奉祀他！遠離鄉土故國的僑胞們，因爲得不到祖國政府的護慰，就將這位幾百年前曾經揚威海外的「民族英雄」作爲唯一的精神安慰的寄託者而虔誠的禮拜着！據說每月初一十五，暹羅各地僑胞來朝拜祈禱的很多；新年裏更是人山人海，香火極盛。

這廟是中國式的，殿堂的建築很雄偉莊嚴宏大，有的像杭州的靈隱寺。大殿正中供祀着一尊兩丈多高全身金裝的三保公塑像。三保公安詳而嚴肅的端坐着！我們仰望着三保公的儀容，除了滿懷着景仰敬慕的意念之外，還感興着有無限的感慨！

大殿外面空地上，建起一座小亭，亭裏懸着一口價值一萬七千銖(約合國幣五萬元)的巨銅鐘；(見圖6、)這是敬仰三保公的僑胞們所鐫獻的。宏亮的鐘聲，就像徵着三保公的恩德是勿遠弗屆的！



7、故宮大佛殿外景

故宮和博物館

故宮是暹京最著名的勝地，它的外圍是一圈白色的短牆；進了大門，就是迴廊向兩邊伸引去，廊下的牆上接連描畫着許多幅壁畫，那都是些神鬼的故事畫；雖然畫筆不很細緻，却也畫得洋洋大觀！迴廊圍抱着的敞地上，許多座璀巍華麗宮殿佛殿和佛塔綜錯的排列着，青石磚鋪的道路夾雜着幾株棕幹樹，顯得整潔而嚴肅。

這些宮殿的建築，都在外表的雕鏤和粉飾上極力講求，所以看去確是一派金碧輝煌的燦爛景象！但可惜地勢偪促，華麗有餘，氣派不足！

這裏有一座暹京最宏大的佛殿（見圖7、）殿前幾根圓而直的支柱象徵着佛的和平與莊嚴！支柱上邊則是雕鏤極精緻的層疊如塔的黃金色的頂，這殿建築得很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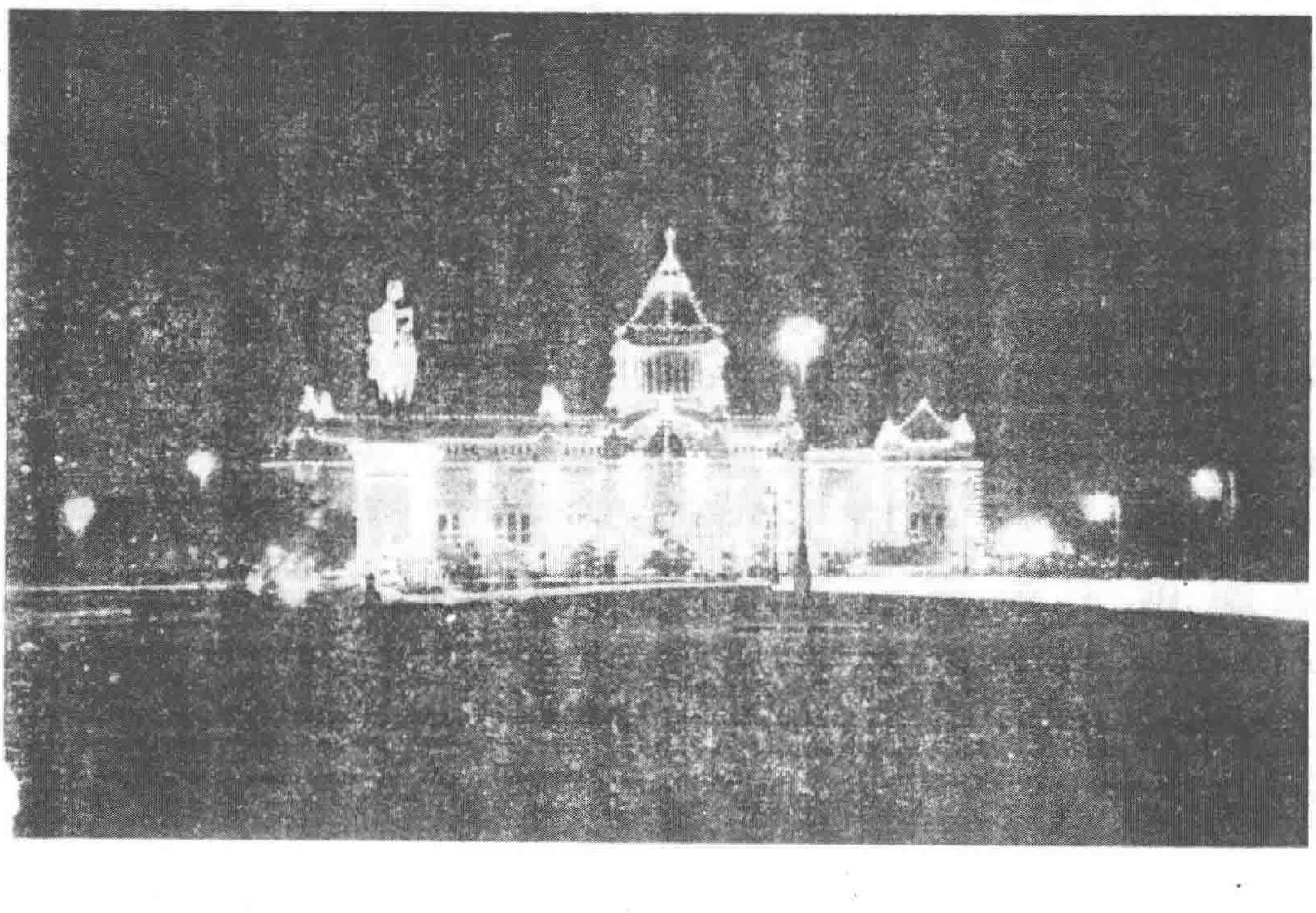
殿裏的佈置亦很雅潔。

宮殿和寢殿的門都鎖着，這是美中不足的事，我們只能圍繞着看看它的外貌，最有趣的建築是一個小鐘樓和一座大佛塔：鐘樓是雕飾得精巧而燦麗；佛塔却是綫條簡單而雄偉的建築——金色的尖塔頂在蔚藍的天空裏發出眩目的光輝！還有各種型式的佛塔散佈在各處，在暹羅「佛」是高於一切的，「佛」表示最高的尊嚴！

博物館在離故宮不遠名教「王那」的地方，建築顯得很老舊了，是有兩座大廈組成，裏面所搜集的物件相當豐富，雖然範圍不大，陳列得却井井有條；左邊的一座所陳列者近似博物學，皆係得諸南洋羣島一帶之博物展覽品；右邊的一座則爲關於暹羅人種之蒐集物。

最引起我的興趣的要算那些熱帶的動物和魚類，它們是那樣奇特而有趣！「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這句俗話在這裏得到確切的證明，還有熱帶民族衣食住行的生活模型和古代遺物也多是有價值的陳列，可供學者研究！但先民遺物中不少是華僑遺留的，可見僑胞在暹羅歷史的久遠。在右邊那座陳列室裏順序陳設着許多張漆金雕花的木質「太師椅，」這就是歷代暹皇的「龍座」了；管理員似乎太疏忽了，許多遊客都踏上「龍座」去試坐，我

8、暹京皇宮夜景



三五—一八六

也試試。覺得很不舒適！衣櫥裏掛着歷代皇帝和皇后的袍掛，都是絲綉品，相當精美，式樣有些像前清皇帝的服裝，不知是否模彷得來？

樓下一間陳列室裏，擺着一個奇異的東西——像一隻船，又像一個車，上面是雕刻精細的樓塔，這是暹羅皇帝的葬車。暹羅古時的風俗，皇帝死了就用這葬車運到皇宮附近的廣場上去行火葬，據說那是很重大的禮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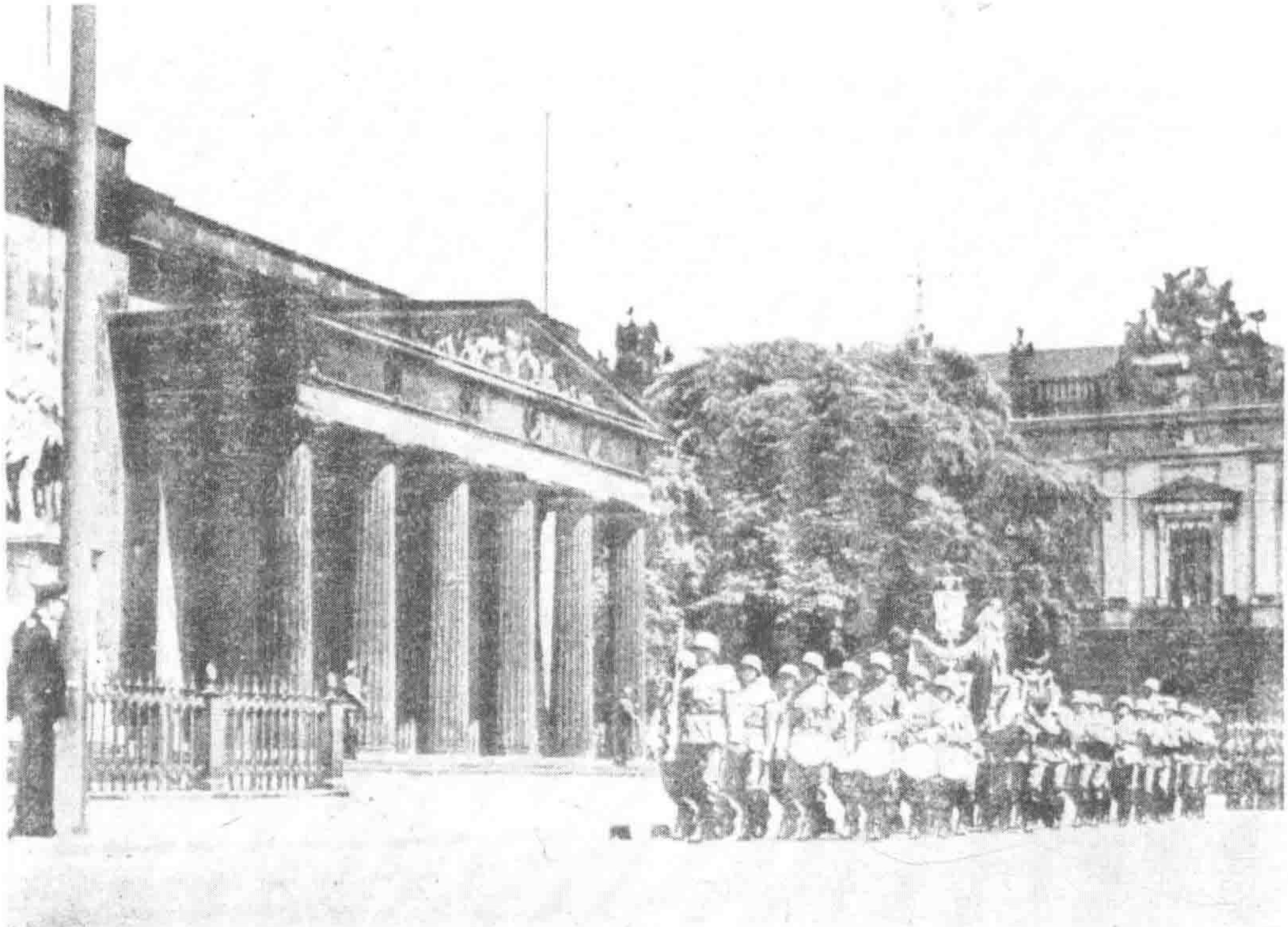
暹羅錢幣的來源是很有趣的，傳說數百年前暹羅本無錢幣，後來看到華僑們賭錢時所用的「籌碼」，以爲是很值錢的東西，就出重價向僑商們購買使用；而且居然有一時期在社會上流通，當作正式的貨幣！其實「籌碼」是不值錢的，僑商們見有利可圖，就大批運進，很有幾個藉此發財的，但不久之後，暹人就省覺是受愚了，才禁止這種「貨幣」流行使用，由政府另鑄一種銀質的圓幣去代替。博物館裏，在「古代錢幣」中，果然有這種「籌碼」陳列着，但它的來源，却未加以說明。不知「傳說」的眞實性若何？倘若是確實的，則當時暹人的知識程度，可以概見一般！

小西天

從鄭王墓的墓塔上向東望，可以看到一個玲瓏的小亭子，那就是「小西天」！

亭子裏什麼也沒有，祗高高供着一個木質挖空的脚掌印！亭前設有香案。

傳說唐時齊天大聖孫悟空保唐僧到西天取經，路過暹京，但見一片華光彩雲，以爲是到了西天，就降落雲頭，隻脚着地，誰知定睛一看，原來不是西天，只是小西天而已！所以留下一個脚掌印，至今還受暹人崇祟！這當然是毫無根據的神話，那脚印雖有五六尺長短，我對它並不發生興趣！祗漫想着當初唐僧到「西天」取經時，經歷了無限的艱難和危險，才得到達目的地，如今科學昌明，交通利便，我們只消化費幾天時光，就可以安全而舒適的到「小西天」暢遊一番，豈非幸事？



柏林無名英雄墓前之軍隊

柏林印象

程志政

德國是一個戰後復興的國家，也是世界上一個最能埋頭苦幹的民族，現在歐洲動盪不定的局勢，使得英法最感到畏懼和不容易對付的，人人都知道不是意大利，却是中歐的德意志。

記者爲了要獲得一些關於德國的概念，八月中旬離別了柔媚的萊芒湖，乘了十七小時的火車，便踏進了德國的首都——柏林。在柏林整整的勾留了十天，這十天之中，分配在參觀遊歷各方面，時間十分緊促，所以可以提出談談的，也祇是一些在短時期內所得的片段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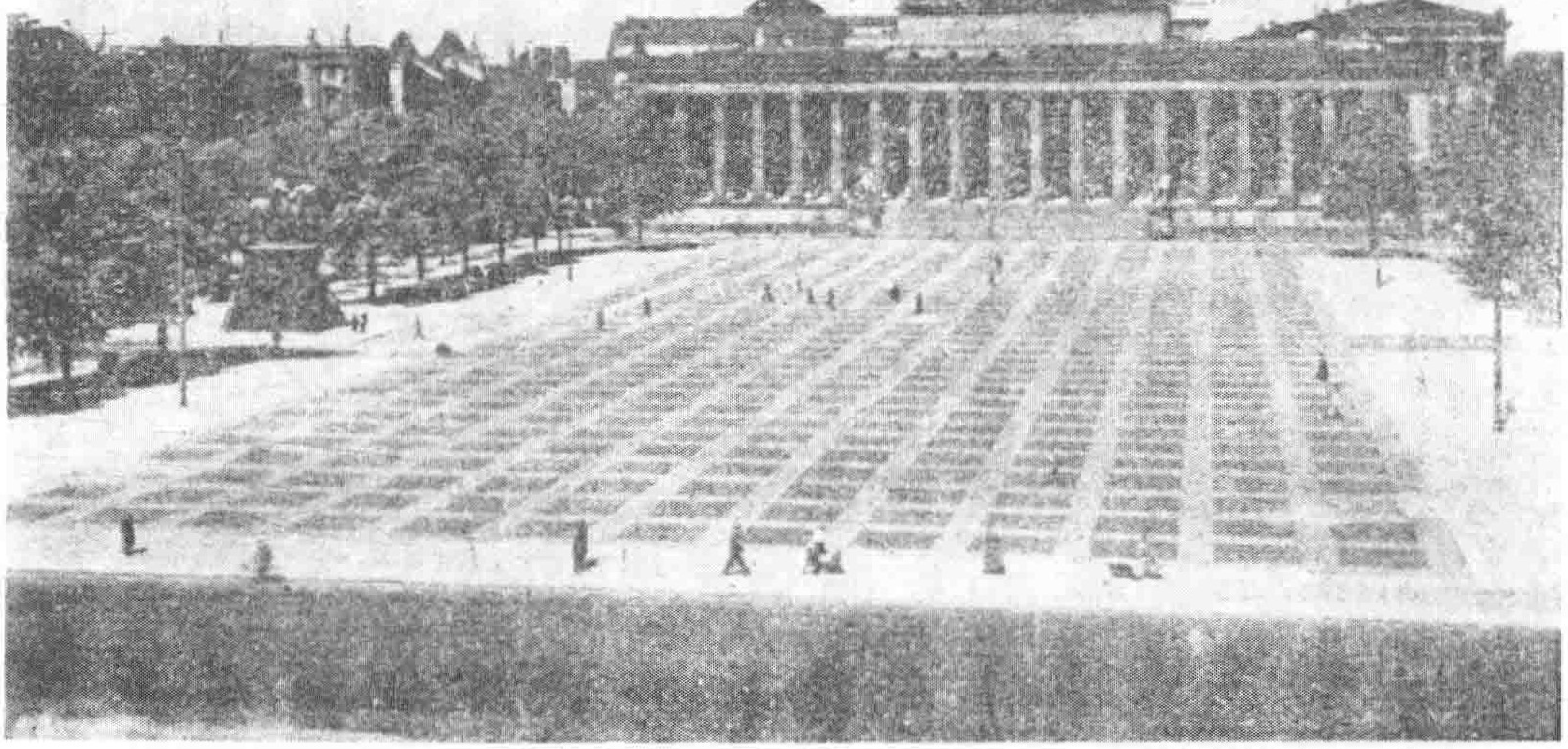
一下火車，朋友們已在站上候着我了。

「在那裏坐地道車呢？」我這樣的問，因爲在倫敦在巴黎的市內交通，我們都是靠着地道車來解決的。

「不，我們要坐高架車。」

「爲什麼，柏林不是有地道車嗎？」我懷疑似的問。

「柏林雖然有地道車，可是地道車所能到達的地方，却是有限之至，普通我們在市內往來，都是坐的高架車，高架車密



柏林博物院前之廣場

如蛛網，很和巴黎的地道車相像的。」

依着朋友的指示走上高架車的車站，一會兒列車便來了，車廂裏人是擠得滿滿的，可是大家很沉默的坐着站着，空氣很是嚴肅。所最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些穿着淡綠色漂亮制服的武裝同志，和許多佩着卍字臂章的黨軍。

的確，德國的軍人，是一種特殊的階級。後來每天在大街上散步，穿着形形色色的軍裝的，幾於隨地可以看到。這裏又可分爲幾種，一種是正式的軍人，他們的軍裝，眞漂亮極了。空軍人員在領章上還有一個飛鳥的標記，軍官們身上常佩着一柄短劍。聽說，德國人認爲能穿上一件軍服是無上的榮譽，許多美麗的女子，都願意嫁給軍人。另外一種是黨軍，也就是國社黨員，他們的制服，多半是黃色，卍字章是很令人注目的。

許多的黨人，年紀很小，他們在古夫斯道登街的街口，拿着像一個蒼蠅拍似的東西在手裏，東張西望，似乎在擔任糾察的職務，警察還是有的，他們所要糾察的是什麼，眞有些令人莫名其妙。看看他們的神情，是多麼傲慢呀！許多人批評德國說，自從希特拉登台以後，已由埋頭苦幹而趨於形式方面了，學生們爲了擔任黨的工作，可以三天放一次假，兩天休息一次，教師們是不敢多講一句話，因爲年輕的學生，都是黨員，稍



柏林「菩提樹下」大街

做不如他們的意思，加上教授一個罪名是很容易的。好的教授因爲種族問題走去了的很多，研究學問的精神已經今非昔比了。這些話是否可靠，我也無從證明，祇是看到許多正該讀書的青年，整天的在街口做糾察的工作，似乎未免太把光陰浪費了吧！

我最愛柏林的街道，走遍了中歐，沒有看到其他城市的街道，有柏林這樣的整齊清潔的，尤其好的，是每一條街道都有林蔭，而人行道的寬度和中間的汽車路幾於沒有分別，這樣寬廣的人行道，不但重要的大街如此，就是偏僻的街道也是如此！晚餐以後，和朋友們在街頭閒步是一天最愉快的時間。

柏林的街道，不但清潔寬廣，並且也很平直，像康德街，就是一個好例子，從西到東兩英里的途程沒有一些灣曲，古夫斯道登街也是如此。柏林最著名的一條路，如果照意思去翻譯，可名爲「菩提樹下」（德文是 Unter den Linden）那條街彷彿是巴黎的「香柔麗色」，倫敦的攝政王街，是各大商店大銀行集中的地方，那條街的佈置又和康德街不同；除了兩旁的寬大人行道外，馬路中間空出一條寬大的空地，在這空地的兩邊種了兩排矮樹（大概也許就是

三五—一九二

菩提樹，）這條街雖然很寬很熱鬧，但是並不很長，一邊是勃命道堡門（Branderbery Gate）一邊是威廉大帝橋，僅有半英里光景罷了。當我在柏林的時候，因爲匈牙利的攝政王要到柏林來，所以「菩提樹下」街上又平添了盈千的牌坊，牌坊的上面，不消說是國社黨的卍字黨徽。

如果走出勃命道堡門，那麼一直前去，便是一條橫貫「老虎園」的大道，這又和巴黎香柔麗色街有一段在花園中間的相似，這條大道名叫「却洛登堡獵場」是紀念從前德皇在此行獵的。「菩提樹下」街不但在商業上佔着極重要的位置，並且在政治上也有聯帶的關係，所謂德國政治中心的威爾漢（Wilhelm）街，就是和它成直角，換句話說，也就是緊隣着這條大街，那裏是各部的所在地，首相官邸從前俾士麥曾經住過，現在元首希特拉也駐節於此。說起這條衙門街，似乎一定是很壯麗了，豈知事實和理想，竟大大的相反，祇是極平凡的幾座屋宇罷了，如果拿南京的交通鐵道等部和德國比，德國未免差得太遠了。元首演講，也就是借了一座舊屋子的洋台，這些都是德國人不重外表的一個特徵。他們也有許多富麗的房屋，那些是過去帝王的宮禁，現在多數已變成博物院了。不過，正在建築中的航空部新廈比較起來要富麗多了，無疑地，可以看出現在的德國也漸漸的走向崇尚外表的一途去了。

德國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在自由國家住慣了的人們，走到德國去，似乎平添了一層束縛，和人談話，絕對不能大放厥詞的發揮高見，四週的空氣，也有些不自然。一個新到德國的人，朋友們總要關照他千萬少作無謂的議論。當然，我們用外國言語，比較又好些，但是談到元首的名字，大家也一律的以「老希」兩字代之，免却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據說德國的便衣偵探，幾於遍地皆是，你也許認爲是個說話很投機的朋友，便和他暢談一切，那麼立刻就有禍從天上來的危險，我在德國的時候，聽到許多關於密探的故事，有時他或她故意拿批評當局的話來逗引你，試探你是否隨聲附和。我很少和德國人談天，有一次在火車上無意中遇到一個德國人，他會講英語，大家便接談起來，豈知不到三句話，他就問我對於德國的感想，我說：「德國是我認爲最有希望的一個國家，我的印象是很好的。」他又說：「你們可以到各國去遊歷，我們却是不可能呀，政府祇准每人帶十馬克出境，試問十馬克能出國旅行嗎？這裏一切是不自由。」我却不能再同聲附和了，祇得安慰他說「一個國家要富強，人民總得吃些苦纔是。」他同意似的點點頭。後來他又向我：「中國人對於德國人的感情怎樣？願意和德國做朋友嗎？」我說：「中國和德國一向是很好的朋友，中國許多軍事顧問，不是從德國聘去的麼？不過，中國好比是個窮人，德國好比是個富人，窮

人當然想和富人做朋友，但是富人是不是願意和窮人交朋友，那是另一問題了，要問德國纔是。」我不能肯定他便是密探，但看他對於我提出的許多問題，却不能不疑心他是這一流的人物！

談到德國的排猶，也是一件很可痛心的事，每個猶太人的商店前面，國社黨人都畫上一個很大的紅箭頭，這些顏色，無論如何的去用水冲洗，也不會消滅；窗口玻璃上也是寫着猶太人的姓名，有時國社黨人高起興來，便闖進去搗亂一番，可憐這般失去了國籍的猶太人，除了望着苦笑以外，沒有一些辦法。想想一個國家是何等可以寶貴啦！失去了國家的人民，到處被人排擠，又是何等的悲慘。我們現在的正在爭國家的生存，實在是每個國民至高無上的責任，爲什麽還有許多人在那裏日日游泳夜夜跳舞的過醉生夢死的日子呢？

有人說，猶太人既然被壓迫，那麽何不一走了之，實際上猶太人是巴不得早走，但是一來沒有護照，到了其他國家的邊境，依然要被趕回來，他們早已入了德國籍了，照理應當由德國發給護照，德國既然不發，怎樣能出境呢？二來德國政府規定每一個猶太人出境，僅准帶幾十馬克，試問幾十馬克能夠旅行嗎？能夠在國外住一輩子麽？我有一個朋友，他便住在一個猶太人家裏，這人家裏很有些資產，現在因爲德國排猶，弄得闔家啼笑皆非，丈夫是設法弄到一張護照到國外去了，妻和子依然留在德國，這偌大的產業，完全不能帶出了，她們要想走，可是如何走法呢？

也有人說：既然如此，那麽猶太人仍然住在德國好了，反正德國還沒有沒收財產的規定。可是事實也絕對不是這樣簡單，固然猶太人時時有被侮辱的可能，同時，德國政府可以隨意加一個罪名，把盈千盈萬的猶太人，關到牢裏去，這樣他們的生命已經完全沒有保障，如何能住下去？所以許多猶太人胆小得一步也不敢走出門，看看他們的境遇，未免太淒慘了。

我和德國的朋友們談起這個問題，他們却認爲猶太人是世界上的公敵，德國人過去所受他們的壓迫很利害，這不過是一種正當的報復罷了。例如過去猶太的商店裏，常常暗中打折扣，使得其他的德國店大吃其虧，諸如此類，不是一天了。但是也有人說「老希」沒有得意的時候，曾經受過猶太人的侮辱，所以這次的排猶，也可說是一種私憤。但是無論是什麽理由，「老希」的排猶，在國際間的輿論雖不很好，在國內却轉得人民一致的擁護，因爲猶太人被逐以後，許多事業都輪到德國人手裏來了。

柏林的幾條鬧市上，有許多大店是猶太人開的，在古夫斯道登街一排不絕的咖啡館中間，也有幾家屬於猶太主人，傍晚的時候，咖啡館的人擠得十足，但是猶太人所開設的，却是無人光顧，就是

偶然有些人，也是外國遊客，德國人如果進去，那麼，被黃衫，褐衫，黑衫的同志看見了，立刻可以根據黨的鐵律去治罪。我們外國人却不在限制之列，因此可以常到猶太商店買些便宜東西。

猶太人現在的唯一出路，便是到中國來，因爲其他各國對於猶太人多抱敬而遠之的態度，要入他們的國籍，領一張護照，是極端困難的事。惟有中國還比較通融些，所以聽說許多猶太人現在已變成中國人了。最近德國的猶太報上，登了一篇「上海通訊」，竭力鼓吹猶太人到上海去，因爲那裏謀生極易，而且一切的享受也不在任何都市之下，許多柏林的猶太人都想「到上海去」，上面所說的那位女房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呀！所可惜的，便是人一離開，整個的產業是沒有的，有什麼辦法呢，逃命倒底是第一着呀！

德國近年建設事業很突飛猛晉的進步，我在柏林近郊曾經參觀過一座世界最大的吊船機，地點是尼德菲納（Niederfinow）那裏的「荷亨查侖」運河，和「安多」河的水位相差三十六米突之巨，過去兩河的船隻往來，是利用一個斜坡形的節制閘，分爲四個巨段，每段九米突，要費兩小時的時間，才能渡過，現在的新式吊船機，祗消二十分鐘罷了。它的原理也很簡單，是把兩個水位不同的地方，築成一個大鋼架，高六十米突，寬二十七米突，長九十四米突，上面在運河的一端，築成一條引河（也在架上）深八米突，長一百十二米突，闊三十三米突半。如此把運河和安多河聯到一個直線上，另外有一個吊船機，長八十八米突，寬十六米突，可以上下升降，這座吊船機共重四千三百噸，可容貨船一千噸，用二百五十六根巨大的鋼絲吊着。當運河的貨船要到安多河來，那麼先把貨船開到引河來，那時如果吊船機湊巧在上面，那就可以直接開到吊船機的水槽裏面，因爲吊船機裏的水位，是和外面運河的水位高低一致，貨船進來了，閘門也隨着閉起，這時吊船機的水已和外面的水隔絕了，機器一撥動，吊船機連船帶水的便慢慢的降下去，約摸過了五分鐘，到了安多河的水槽，等到裏外的水位平衡了，便把一面的閘門開啓，貨船也就由此開到安多河去。反之，從安多河要過到運河去，也是同一手續，當我們參觀的時候，許多船隻在兩岸守候，小些的船，一次可以把四五艘全部吊起，比起從前的方法，的確進步多多了。

這座巨大的吊船機，從一九二六年動工，到一九三四年纔完成，一共經過了八年，所耗的代價，是二千七百五十萬馬克（一馬克約合國幣一元半）。其餘的大建築也有很多值得提出的，最顯著的，是新式汽車路，（Autobahn）這路現在已可聯結各重要城市，是用極堅固的資料築成的，路線是平直如矢，汽車可以在上面盡量的提高速度走，來去分途，沒有撞車的危險，尤其有趣的，是這個

名符其實的汽車路，絕對不准行人通過，因此也沒有傷人的可能。柏林市內的各項新建築也有很多正在動工，在馬路上散步常常聽到機器的響聲，許多人說德國很窮，我看也未見得。

世界運動會的大運動場也是近年來的大建築，我也前去參觀一次，幾座高塔，把整個運動場點綴得很有威嚴。我看到優勝紀念碑上的題名，中國人却是一個也沒有，多麼慚愧呀！柏林的交通博物院給予了我很大興趣，它把各項新式交通工具搜羅得無微不至，不但有說明，並且還有實驗，許多車站的模型，做得惟妙惟肖，列車往來也和眞的一般無二。我接連看了兩天，方纔看完，德國人做事的眞實精神，可以在這些地方充分的看到。

柏林的房屋大概總在四五樓之間，很少有二三十層的樓房，因爲房屋的高度過於整齊，看上去不免有些太單調，他們的窗口大都有鮮花排列着，望上去很有些像瑞士。房屋的結構也和別處不同，大致臨着馬路的下面是店鋪，上面是公寓，進去便是一個庭院，庭院的四週是私人住宅或是公寓，稱爲「花園房子」（Garden House）我在柏林所住的，也就是花園房子，花園房子中間的庭院裏，佈置得鮮豔欲滴，在這裏住家，是幽靜極了？但是這裏的房租，反比臨着馬路的便宜，不是一件不合邏輯的事麼？我所住的一家，也不是公寓，也不是旅館，等於上海的二房東，每天連早餐是一馬克半。房東，是母女二人，連我一共是兩個房客，她們都祇能說德語，我和她們談話，祇可做做手勢，但是做手勢是很容易發生誤會的，從前一個美國人到了西班牙，他要看鬥牛，把兩手伸動着做成角鬥的樣子告訴汽車夫，豈知汽車夫認爲他是要遊泳，結果竟把他送到一個海濱浴場。我在柏林也鬧過幾次笑話。有一天老太太拿了一個帳單來付房錢，我一看是十馬克半，如果我那時有十馬克半付給她也就完了，不巧得很，那時錢還沒有兌到，身邊僅有五馬克，於是我便付了她五馬克，並且用手勢告訴她其餘的五馬克明天繳付，豈知老太太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我在要求減價，於是嘰哩咕嚕了半天，我好容易在一本會話書上找了「明天付錢」幾個生字，寫給她看，她又不明瞭，言語不通的苦楚，也可見一般了。

老太太母女二人度她們寂寞的歲月，比起猶太人來是算是很幸福了。玻璃櫥上掛了一張元首的照片，這是家家必需的護身符，老太太和我每天告別，還得要行一個國社黨敬禮，在德國何處不是如此呢？他們能用「希特拉萬歲」來代替「早安」「再會」等名詞，是眞的崇拜領袖麼？還是不得不如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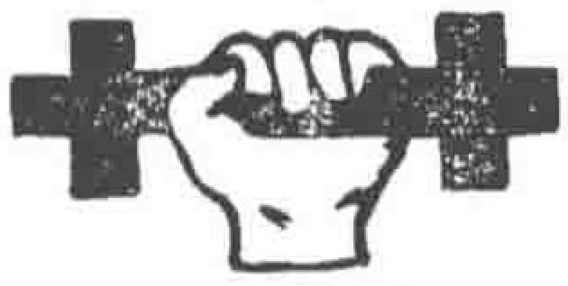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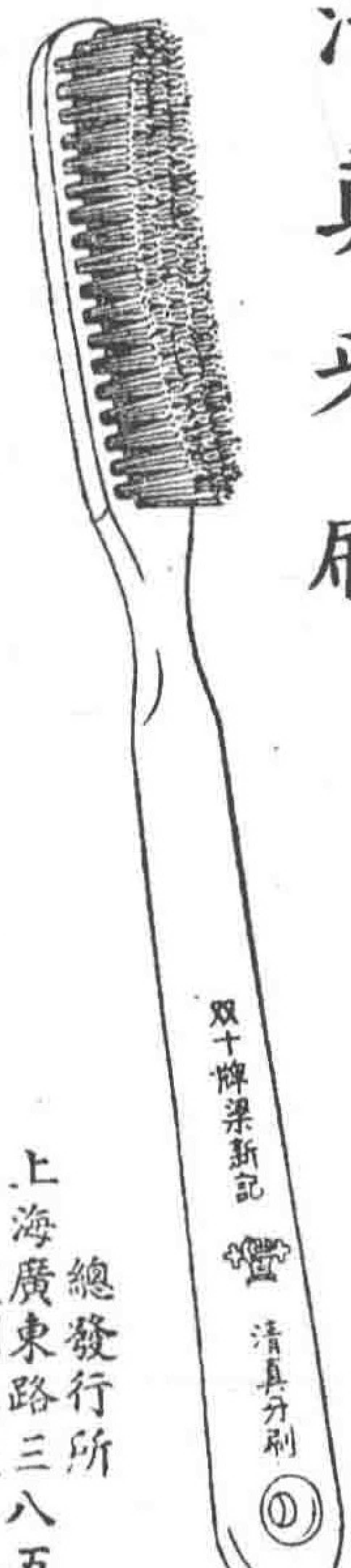
柏林有好幾家中國飯館，多半在康德街一帶，因爲康德街附近住的中國學生最多。天津飯店規模最大，有三開間的門面，裝着光亮的霓虹燈，很能吸引行人的視綫。南京樓也在旁邊，這兩家的菜

比較貴些。中國學生常川光顧的地方，是中亞飯店，那裏有八十分尼的客飯，其餘的菜肴也比他家便宜，而且不收小帳，他還發行一種代價劵，每八馬克十張，每張可作九十分尼使用，也算會做生意了。各家飯店的男女招待，一律是德國人，這自然是政府安插失業的一個小去路。

在沒有到德國之先，朋友們常說德國很苦，在街上要買好些的白麵包都沒有的。到了柏林之後，覺得這些話似乎有些過甚其詞，馬路上玻璃橱窗裏麵包西點擺得滿滿的。咖啡館和酒店裏那一處不是客滿，在古夫斯道登街的 Zigevner-Keller 匈牙利酒館裏，德國人縱情享樂的精神，並不在巴黎之下。有人說：德國人利用木材製糖，製布，不是一個窮的證明麼？我以爲這些是科學進步的表徵，並不是窮，不過德國因爲實行四年計劃，所以對於許多東西，政府加以統制，這也許使人民多少感覺些不方便罷了。

關於德國的女子，也有些可以提出談談的。在巴黎住久了的人們，一到柏林，看到德國的女子，必定要十分訝異的，她們本是白種人，可是因爲講求康健的緣故，常常實行日光浴海水浴，面部已變成櫻色了。任何國家的女子，總講究修飾，惟有德國的女子，卻能保持本色，面龐沒有一些脂粉，可以看到，雄糾糾氣昂昂的好似偉丈夫。我在柏林十天，很少看到美麗的女子，反之，德國的男子，卻有許多生得非常漂亮，穿着軍服的兵士，大半有蘋果似的紅潤皮膚。德國女子，最喜歡嫁給穿軍服的男子，這自然是受了政府宣傳的影響，街頭上我看到許多畫片，都是些軍人和少女的戀愛故事，電影裏舞台上，關於英雄美人的劇情也特別多。大街上女子挽着軍人的手同走的，面部顯示着無限的驕傲，這也是德國的特點啦！

末了，我覺得就我個人的觀察，德國是瑕瑜互見，政治方面我們丢開不去談，但看到近年來全國建設的猛晉，對外國勢的伸張，也不能不說是很有進步。祇是青年把寶貴的時間放在集會遊行站街的許多無聊工作上面，未免和鐵血宰相俾士麥所倡導的埋頭苦幹精神，有些背道而馳了。

雙十牌

清真牙刷


聖潔起見製造此刷純用馬鬃不摻別毛柄上刻有雙十牌梁新記清真牙刷以資識別庶免誤購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製刷工廠 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南極歷險的一幕（上）

孫沛甘

Richard E. Byrd原著

美國著名探險家海軍少將堡德（Rear Admiral RichardE. Byrd），於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四年間，兩次往南極探險。每次勾留於冰天雪地之中，各在一年以上。堡德以事前有充份準備，雖然在離開『文明世界』數千里路以外，和團員們在冰點以下二三十度的酷冷中，過着孤獨的生活，自首至尾，從沒有喪失生命的事情發生，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關於堡德首次往南極探險經過情形，曾由程志政君譯成一文，載於本誌五卷一至四期中。紀述甚爲詳盡，可以參閱。

這里所講的，係堡德在第二次往南極時，所遭遇的一件危險的事。他曾離開了『小美洲』——探險隊的根據地，獨自一人向南飛往稱爲『前進根據地』的氣象觀察站工作。那時候剛是南極的冬季將開始，不久便終日昏暗，不見天日，一連有幾個月，不幸其中出了絕大的岔子，堡德一人在冰雪連天，孤寂欲死的冰『寨』——海口與陸地間的冰原——上面，過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天天和死神掙扎着，他那一種堅苦卓絕，與惡劣環境奮鬥的精神，眞殺叫人佩服。堡德返美國後，曾考慮了四年之久，纔敢把這一件驚心動魄的危險事情，公諸世人，本書的原名即係『孤寂』"Alone"，與其首次的名著『發現』"Discovery"兩書同爲全國銷路最大的書籍。本文係從原書的節本所譯，我們在這個大時代中，如能以堡德的咬緊了牙齒苦幹的精神來應付一切，那末任何痛苦威脅都不足介意的了！

——譯者——

一九三四年南冰洋冬宵中，我獨個子值守的「波林前進氣象根據地，」是設置在「小美洲」與「南極間，」「羅斯冰寨」黑暗的廣野之中。這是世界上極南大陸上從未有過的內地站。

我原來的計劃，應該有三個人——兩個氣象觀測員與一個無線電管理員——值守這根據地。但是我們抵達「小美洲」的時候，已是冬季來臨的三月中浣。增進中的寒冷與黑暗，和浮冰羣上面隱蔽着的罅隙，使內地旅行很危險。帶有拖車的一個小隊，往更南一百二十三英里，去佈置「前進根據地」的，遇着了機械上的障礙。三個人所需的給養不能依時運達，於是只好一個人值守，那個人便是我自己；我不能叫一個屬員擔任這工作。

此外，在開始的時候，我早就把「前進根據地」視作赤子。在我一九二八—三〇年間南極探險時，我曾經想及，拿常設的內地站氣象觀測，和同時在「小美洲」所搜集的材料互想印證起來，定能把南半球的氣象透露了一縷曙光。

還有一層，我爲了經驗着想，那末更願前往。經過許多年歷次探險的錯總複雜，我感覺到一種意識上的缺乏定向。我渴欲嘗試完全的沈靜與孤獨，並對幾種補充哲學作一番窮溯的工夫。至於講到實際生活，我覺得以探險家的經驗而論，自信很是可靠。這一層由事實證明，我可弄錯了，幾乎把我的性命也送掉。

我於三月二十二日飛達「前進根據地，」駕駛員深恐引擎中

的汽油受冷凝凍，不能開動，因之很急促地駕原機返回。我看見拖車隊很忙碌的正在開挖地窟十五尺長十一尺闊八尺深—足夠容納我的特造的小屋。這小屋子深埋在雪中可避免風雪的侵犯，在離開「南極」不到十度的「羅斯冰寨」上，地面上任何突出的東西一遇括風，雪便要堆積在上面。這個「寨」平坦猶若「甘薩斯」平原。滾滾的雪不斷地堆積起來，在一個圓狀綿連的水平線之下，皚皚的冰雪直接着天邊。

地窟特別的放長，以便安置我的「廊廡，」這是由於屋頂超出西端的牆二尺而造成的。從那里我可以走到兩個隧道裏，一個放着燃料油，一個藏着給養。在食物庫隧地最遠的一頭，我們掘了一個供洗盥的洞—同伴中的一人，別之爲「出路。」屋頂突出部份的一個角上，有一處活板門，用梯子上昇可以達到地面。

小屋中燃着一架普通的兩盞油爐取暖，烟囪靠壁伸出牆外，我們想這樣就可以獲得散熱器的同等效用；但是這不過粗拙的一時之計罷了。兩三節的煙囪接筍已在途中遺失，我們不得已而拿幾隻空的五加侖聽子作爲替代品。這一隻粗陋而看起來尙不討厭的熱氣爐子，實在握着我生死之權。

三月二十八日，當拖車隊啓程返回「小美洲」的時候，我切實的對他們說，萬一無線電發生障礙，決不要爲了我的緣故前來營救。我道：「不問發生怎樣事情，切記着處於這小屋中的我，比了從救我而到「寨」上的你們要平穩得多。」

拖車隊去遠之後，我便走下窟裏看看一切都很好。平安生活上所必需的設備咸很稱手。在這裏面，縱裏我能跨行四步，橫裏三步，不過不是個光明的世界而已。我吊床上面掛着的桅燈發着黯淡的光；天花板上懸着的汽油燈，那亮光好像祇照着一處，陰暗裏老是昏黑的。但是這些朦朧的光線卻弄得房間中帶有柔和的幽情。閱讀時所需的光線很充足，外加着一架手提留聲機，足供消遣。

第一夜我解衣入睡，當我赤着的脚觸到冰冷的地板上時，不禁口中切齒。及至將門打開以便通氣之後，在侵入的寒風還沒有追着我的時候，便很快的鑽進了睡夢。想起了洗盥處遠在三丈半之外的隧道中，幸虧我覺得自己的腎臟還健好。

此後幾天中，我覺得各種氣象儀器使我很忙碌。一起是八架儀器繼續的工作着，差不多沒有一天一刻不要我去當心或紀錄觀測的。

每逢星期日，星期二和星期四的十點鐘，我用無線電與「小美洲」通訊。我的設備能使「小美洲」講話給我聽，但是我只能以點與劃的「莫氏」電碼作答。雖然我沒有經驗，而第一次發電碼事實上居然成功，使我非常高興。「小美洲」的約翰達佑和卻理

墨飛，輪着譯釋我的消息。

交進四月風雪連綿。我好像已是冰河時代的一個遺民，憑着幾件由柔順而溫和的世界上所傳下來的弱小工具，從事鬥奮寒冷。能造成奇怪的現象。在寒暑表零度之下五十度，手電筒的光便即消逝。在一五十五度時煤油凝凍，燈心燃燒不着。在一六十度之下，器皿中些微的油一遇到冷氣就沒有生命。只要有微微的一些風，你呼吸的時候就能聽到你所呼的氣結冰，發生一種像小鞭砲的聲音。

冷——即以四月份比較中和的冷度論——引起了我許多心事，藥箱中的新科卡因（一種麻醉劑）因受凍而玻璃管爆裂。兩箱番茄醬盛醬的瓶也都炸碎。我只好把許多罐頭食物終日放在火爐邊，待其融化。屋頂上的風力計杯和電流交接針，常被積雪掩住；清掃的工程却是一件苦事，尤其在括風的夜間，我從一丈二尺高的風力計桅桿下降時，手指，足趾，鼻或頰，鮮有不被凍傷的。

早間這小屋中酷冷異常。因我呼吸而凝凍的睡囊外面罩上一層霜。手指上雖然帶上絲的手套，當燃燈和點火爐而接觸時，就受刺痛凍傷。老肉的表面因為接觸金屬品而蛻脫，新肉則極柔嫩。

在沒有開始「前進根據地」生活之前，我偶爾有所工作，時間至不一定，須待興到方始做事。但是現在惟有把有紀律的工作，來衝破這令人瘋狂的孤寂我老實說，我真覺得冷靜。我縱已有過經驗我也不能隨意對付這過份深刻的孤寂。為了要和它隔絕起見，我每天便想了許多連續着的工作去做。

四月漸漸的過去，日子亦漸漸的短了。已經有幾個星期太陽落散得早，昇起得遲。現在，祗餘着兩星期的白晝，太陽像一棵怪狀的巨球，離了水平線赤裸裸的昇起來。在霧氣朦朧之中冉動了幾小時，一過中午它便銷沉了。我眼把把的矚望着它，好像目送一個離別的情人。

幾乎每天都要發生在隔絕生活中的各種危險。火爐管，通風管，甚至於無線電發動機的洩氣管，接續着的被白霜所雍塞。還有，散步雖然已成為我主要的運動，我決不敢遠離風力計桅桿的目標——這是幾百英里內陸地上僅有的記號。

為擴展我散步的範圍起見，我在一百碼的路線上，每隔三步用兩尺長的竹竿，插在地面上作為標誌。但是有一天在黑暗中，我心不在意的走過了最後一根標誌。當我轉身回來的時候，只見「寨」上茫無所有，既不知已經走了多少遠，也不知向着前面那一個目標進行，我不免大感喪氣。我按着手電筒在「寨」上細察；但是這硬地面上並沒有留着我的足跡，這真使我不寒而慄，我第一個動機要想奔跑但是終於鎮定下來，並不亂撞。

因爲我應該要做的祇是一件事情，我就在雪上挖成一個箭形，向着我來的地方指着。再把碎屑的冰雪堆成一個小的標誌。我再依照着箭頭所指向的直線上挖了兩棵星，眼睛看着它們，我就朝前走上一百步，停了下來。我把手電筒四面照射着，所看到的祇是茫無所有的「冰寨」而已。

爲了深恐遺失了標誌，不敢走遠，我就覆按着來蹤囘去。第二次突圍而出，我變更方向，朝左面轉了三十度的位置。和以前一樣，走了一百步，仍舊毫無所見。

我對自己說：「你現在迷失了。」我頹喪欲絕，我深曉得我應該伸長那從標誌出發的半徑；然而照這樣做呢，也許我將永遠不能囘返到那一個據點。但是除了在這里被凍死之外，又別無兩全之方。因之，在一百步之處堆了些雪作爲記號外，我又決定朝着同一的方向再走上三十步。在第二十九步上，我拾得一根竹竿，却沒有超過三十步。沒有再比遭難的舟子望見遠帆那樣快樂的了。

我從沒有經歷過像五月初那樣的奇景。括風的時候不多，「南極」的寒冷漸漸地轉下，銷沉中的太陽餘暉反映着黑夜的月色，好像燒着火把，寂靜籠罩了「寨」地。我從沒有領略過這樣的幽靜。

別人所認爲必需的儀表和習慣，在孤獨生活的過程中，就試驗出了它的限度。不久我就廢除了任何吃飯的禮貌。我用手撈食，或逕從罐中取食，或立着吃東西。

孤獨的生活對外可以毋需表情。起初，我一遇到不耐煩的事情就要發火，而不多時候却連咀罵也沒有了。我雖然還有幽默之情，不過笑的時候只笑在心裏；因爲我似乎已經忘懷怎樣能使發聲而笑。我還自己覺察，如果我講話響了，字眼的聲音就洞空而感覺生疏。

我聽憑頭髮長出來，因爲長到頸項裏，倒能暖和些。每星期我仍舊修面一次——這不過因爲鬚受着呼吸而結冰，使面孔也凝凍而不舒服罷了。一天我照着鏡子，心中想着，一個男子沒有女人在旁邊，那男子便也沒有虛榮心了；我兩頰起泡，鼻子受了無數凍傷，發着小泡而作紅色。但是外觀如何，倒並不重要；所關心的乃是我感覺如何，關於這層，除了偶爾稍有頭痛之外，我覺得很好。

五月初的某一天，我碰到僅以身免的危險。在下午照例往屋外散步的時候，突然間我的身子忽而陷入雪中，一隻脚懸垂在冰罅的旁邊。我匍匐着把身子一寸一寸地移開，然後囘身把手電筒照視一下。

我已陷入於頂上堆着雪的罅隙中了——在硬地面上看不出的冰罅。在頂上開裂不過三尺闊；但是稍下便膨大開來，成一個大窟

簷。峭壁的顏色由淡藍變成海冰的濃綠色，下面深不見底，至少總有幾百尺深。我很幸運地朝着長度的直角裏渡過了罅隙，要是我向別的方向走，我一定早已墜入深淵中了。我把竹竿樹在危險的地方作爲記號。

五月十七日，太陽銷沉在水平線下後一個月，正午的晦闇之光已減退到黑暗中僅有的一隙，反映出了一道微紅的寒光。這冰「寨」已成爲一個廣大靜止的陰影，上面戴着許多膨脹的雲堆，在一層黑暗之上又蒙着一重昏眛。這就是南極的夜，冰河時代的病容。沒有東西移動，沒有東西看得見，這是靜止的靈魂。

由於深沉中的昏暗，跟來了寒冷。二十日，星期，室內寒暑表降至零度下七十四度。午夜中當我爬攀上屋頂去觀測極光時，我的肩胛剛剛伸出活板門，突然間一層猛烈的窒息撲上我身子。我的肺喘哮了，但是寒氣沒有侵着它。冷空氣直向氣管逼迫而來。我沉倒了頭，在手套中呼吸。

極光很少像這樣光亮的，它從北朝南，橫過天際，作大橢圓形。在南端之外，萬道豪光織成一幅錯雜的大帷幃，懸掛在南極之上。

我正在注視之際，那極光的形狀開始變換，它成爲一條巨大而發光的蛇，慢慢地游過天頂。同時，掛在南極上面巨帷的摺紋開始波動，好像一個天上的妖怪在那里攪動似的。一棵一棵的星，當這蜿蜒着的圈索遮蔽着她們時，便都消失了。猶之在看宇宙間的一幕慘劇，代表惡勢力的巨蛇，把美好摧殘了。

霎時間巨蛇失其所在，星又回來了，南極上面的巨幕已經揭起，似乎被那時「寨」上括起的風所吹走的。我受到寒噤刺激之感，但是我已經飽覽了凡人所不能看到的一幕奇景哩。

這個月中餘下的幾天，我所過的大半是精神上的生活。我一個人在孤「寨」上，窮思極想，已能把世界上菽麥之事，想得十分透切。我研究哲學家所堅持的——一個人即使沒有許多身外之物，也能很安寧的生活着的說數。我所認爲成功的解說，把這理論更變了。我相信一個人簡單的目標，祇在獲得他內心與他家人間一個適合的協調，如是他便能獲得平安。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期，我僅知道心靈上非常的平安，但是我又覺得，較我有生以來的任何時期爲更有生氣。一個人很少平心靜氣的時候，有這麼一些，他就可以終生受用不盡了。

那時候我已獲得我合度的內心平安；嚴肅的反響維持了許多時候。

五月卅一日，星期二，出了岔子了。這天早晨我和「小美洲」通話，突然間隧道中無線電發動機的汽油引擎開始跳躍了。我對達猶說：「停一停，」我走下隧道，發覺裏面重濁的空氣中混進了許

三五一二〇一

多廢瓦斯。我想這煤氣在作怪，便把化氣機關掉這是我所記得的最後動作。第二件事情我想得起的，我匍匐在地上很吃力的爬進屋中。在模糊中我望見了無線電機，摸索着了機紐，便把它關了。

我在吊床上靠了一會，但是引擎的亂動聲音提醒了我，爲避免窒息起見，我非要把它關閉不可。當我支撐下床的時候，一陣昏眩心中空空作惡。我又慢又痛苦的挨近了開關的機紐，然後很費氣力的回返吊床。

這五月最後一天的餘晷，看起來好像都是空幻的；我眼睛裏頭裏和身上，如流星火花般的痛着，胃中作嘔，心中震盪，忽冷忽熱的昏眩—不知何故又像是虛假的。祇有冷是眞的；手脚發麻，像慢性癱瘓的波及全身。

那天晚上，我心中淸醒，足以溫復已經過去的事情。引擎的排氣管一定是給霜所壅塞，而把碳一養化氣驅回至隧道中。

我雖則神知不甚淸楚，然而我却知道造成這個境地的，並不單獨由於引擎的緣故。漏氣的油爐纔是正兇，由於間歇的臭氣揮發，一養化毒的釀成，往往由於漸積而起。

我避免了這個危險，但是又有別一個危險來臨。我所有的氣力，僅僅能燃起我頭上面架子上的蠟燭而已。我還有什麼希望從隧道中去搬取食物和燃料呢？幾天沒有東西吃還可以支持，但是沒有熱氣我就不能生活；而火爐的油箱每隔兩三天就需要灌油一次。當我正想到此地時，火爐便熄滅了。

最近的油桶離開房門祇不過十四尺，但時在痛苦和輭弱交織之下，費了我許多時候纔到達那里。後來我把油箱注滿了，我可舉不起那二十磅的重量。我用力的拖曳，一步一步挨着向屋子裏移過去。當我最後完成了這層工作，不免暫時感覺慰藉。現在我至少能抵禦寒冷至兩日之久。

渴欲想睡，而沒有法子合上眼睛，我的頭、背、和腿部痛得非常苦楚。我橫着身子在吊床上，心中暗示着我不能再復元了。碳一養化氣破壞了血液中的血色素，肝和脾須要經過長時期纔能恢復機能。有這樣病的人，即使在醫院中療養，也要經過幾星期之久。而在我呢，最酷冷和最黑暗之冬夜尙須來臨，太陽已經離別了三個多月，我怎樣能信相自己會有力量去周旋呢。

翌日，六月一日，是星期五。在我是一個黑暗的星期五。我從惡夢中驚醒，身子已不能動彈了。我自己了解所能合理冀希的，祇有積蓄着剩餘的體力，來苟延殘喘的過幾天；十分遲緩和經心的去料理了必須的事務。

我所急需的爲暖溫和食物。火已經熄掉了十二小時，過去的三十六小時中沒有吃過一些東西。一切事情都由慢動作去做，我挨

着下了吊床，穿起衣服，剛剛踏到地上，便覺昏眩。我坐在椅上許多時候，呆呆的注視着燭火。然後獲得充份的力量去燃起那火爐。因爲燃燒得不好，火焰是紅的，並且發煙。這火是我的仇敵，但又不能離它而生活。

在我許多痛苦中最難忍受者爲口渴。我往常去敲冰融水的隧道，似乎遠在百英里之外，但是我仍舊要去的。不多一刻，我滑躓倒下。我舐吮着隧道的牆壁，直至舌枯方歇。然後從地上括起了一握污垢的雪，我試着要吸飲的時候，那雪還是半濕的固體。我的手發着顫，那雪水潑濺了我一身。不多時，我所飲的雪水又作嘔吐了出來。正要發厥的時候，我爬到了吊床上去歇息。

死神在空中與我對抗了許多時候。但是許多事情倏忽的發生着：忽然來了一個念頭，同時又引起了許多思慮，那看不見的不速之客突然駕臨的他不過是無數紛惱中之一端罷了。現在死神是一個生客坐在暗室之中，泰然地等到我走之後，他便來了。

恐懼之巨浪掃蕩着我全身，終至深埋在我的心底。這並不是爲了所受的痛苦或死亡的來臨而恐懼，我之所引以爲重大憂慮的，乃是萬一我不能回鄉，我家屬所得的結果定然難以設想。我對自己說，我到「前進根據地」來，這是一件無可饒恕的事情。在這幾小時的痛苦之中，同時我把一生的經過湧上心頭來。我明白我對於價値之意識的如何錯誤，及如何我忽視了最重要的簡單，樸素，和率直的生活。歸根祇有兩件事使一個人牽掛着，那便是對於他家庭的親愛及了解。

我心中所僅僅決定要做的，就是給我妻子一個信息。鉛筆和紙張，就在近旁的架子上，但是當我去拿的時候，我的臂膀却不能運用如意，我的衣袖被潑翻的水冰凍住了，我用力的把它扭脫。寫信的熱狂自然的產生了許多力量，但是撐起了身子寫究屬太吃力。當我試着的時候我的頭委實不勝其沉重。這封信寫完之後我休息了好一會，然後寫信給我母親，我的小孩，和在「小美洲」的探險隊。我把這些信穿了繩懸在掛燈的釘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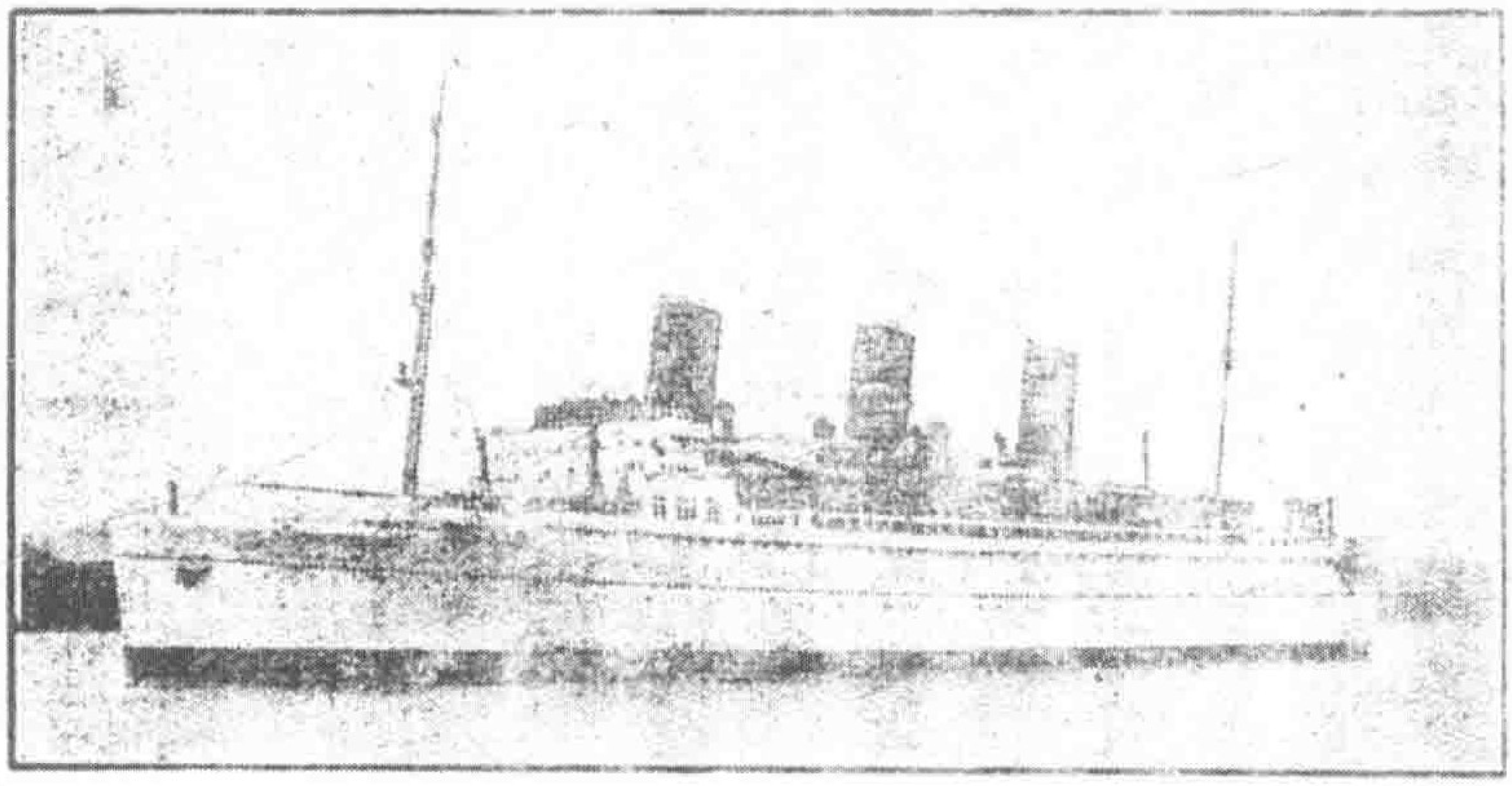
六月二日繼續做那前一天所沒有完竟的憂悶事項。我只能零零碎碎的做着，勉強的拿出一些氣力來，與其說是走路還是稱之爲爬，每做了一件事，中間要經過長時期的休息。白天中我曾三次用盡力量到隧道中去拿油，因爲火爐的油箱太重，我搬不動，我把油分裝在洋鐵罐中。

翌日星期，照例須與「小美洲」互通無線電話——並且沒有說穿我的處境。我身上飽嘗痛苦的各部份却力勸我要老直說。常有人問我，爲什麼我不把所經歷的事告知探險隊？我的回答是，因爲他們如果來，那末實在是太危險了。橫亙着的黑暗，寒冷，「寨」上

的雪穴，和冰面上看不出的罅隙等都是不變的事實。叫這些欣欣而來的人們的生命來冒這種險，這是從那里說起呢。

只有上帝知道我從那里來的力氣去出清壅塞着的通氣管裏的霜雪，並把引擎發動了。嗣後只要把手指一撳機鈕便好，我知道那電碼決不會辜負我的。「小美洲」的營地職員對於所提議的春季活動，曾經有所徵詢。我唯唯否否的回答了一陣子，然後閉去引擎，我十分的疲乏了。

那天晚上，我眞有些神知不清；我苦楚異常，離死不遠的觀念老是在心中橫着。但是我終於設法吃了些牛乳和蘇打餅干，到第二天早上我覺得稍有氣力了。下午，我力能把留聲機器撐起來，玩了三張唱片。小屋子的每一角落裏的許多聲音，聽起來眞覺得偉大。內心的一個聲音道：你在復元了，你眞正僥倖，也許一百之中祇有一個，但仍舊是一個機運呀。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 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六月十三日	俄國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七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八日	俄國皇后號
八月廿三日	日本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
雲哥華—西雅圖

六月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五日	俄國皇后號 ×
七月十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廿三日	亞洲皇后號 ×
八月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日	俄國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歐美采風記（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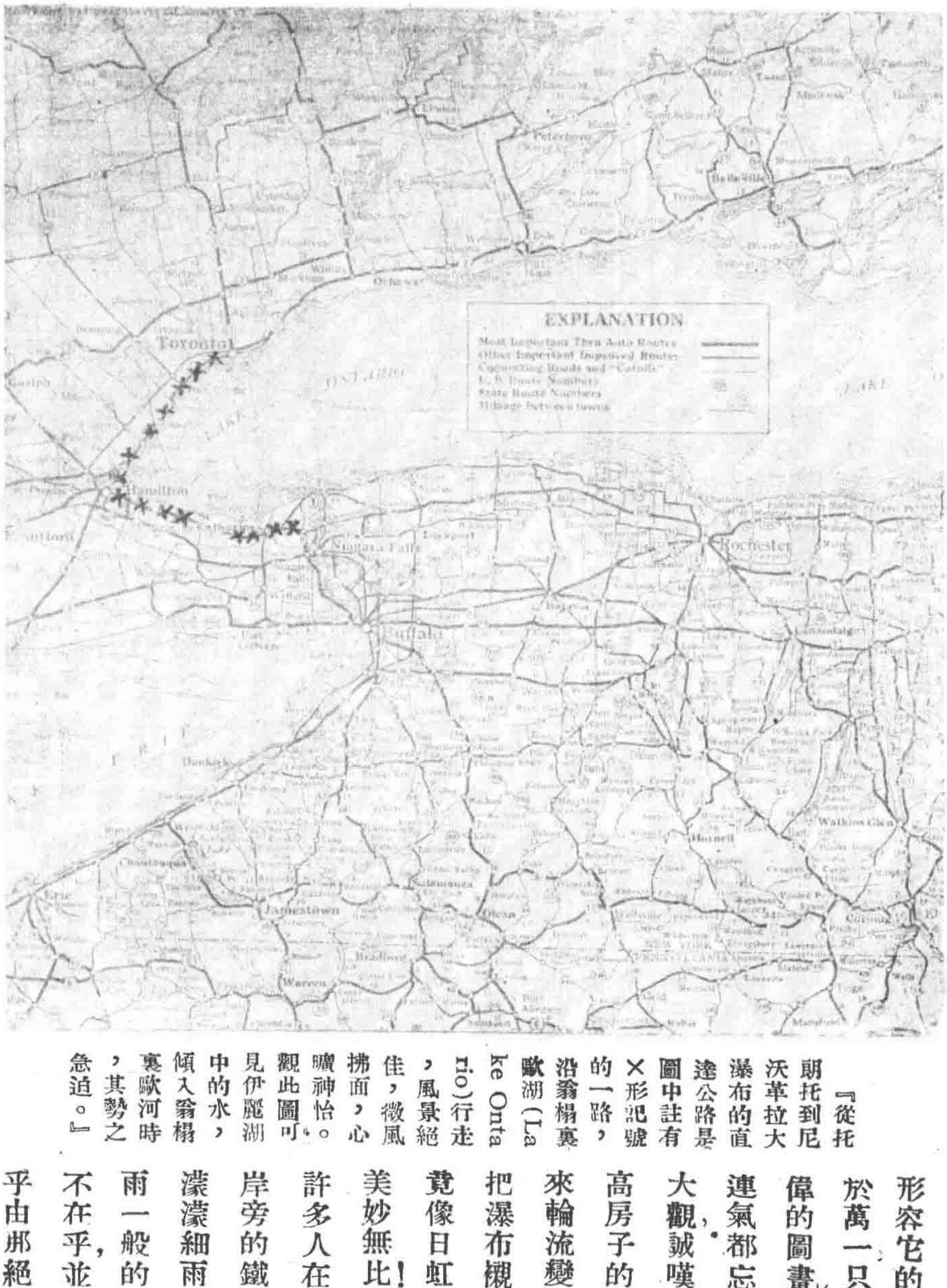
沁明女士

七月十二日　昨夜睡得太遲今早起來已是十二點多鐘在旅館內吃過中飯後出外去游皇家博物館路上經過小街大衢情形，都非常熱鬧；而城市規模很大市景亦甚繁榮著名的開朗尼大學就在博物館的隣近，它的校園佈置得很齊整房舍的建築也很宏偉，整個的氣象則比較美國的大學爲古雅又走過一家音樂學院，很想進去參觀，可惜正値放暑假裏面沒有人前門也鎖起來了。博物館的收藏極其豐富特別是我國的陶瓷器，其中有一全套瓷製的婚喪喜慶各種儀仗大小件頭，不下數千起非但在他地的博物館沒有見過，就是在國內也沒有聽說，其做工之精和彩色之豔，誠然美觀。外國人對於我國的古玩書畫因爲我國的書畫藝術和外國的判然不同，章法各異，所以絕對難以了解與欣賞可是外國人對於瓷陶器則視同珍寶，一般人的心理以爲祇要是中國去的東西，總沒錯；以致往往會看見外國人把中國人用的痰盂罐當作花盆擺飾供在案頭或把粗料製的荷花燒窰魚缸當作上品陳設在客房裏；照我看來這種現象也就和我國許多婦女界的朋友們醉心歐化，一味的講求洋派，白天穿了金銀色的高跟皮鞋，滿街亂跑，是同樣的可笑，雖然彼此都是愛美，可是用的都不適當，徒然叫人笑話，足見得採風問俗，必須澈底否則單學點皮毛，不免要貽笑大方的。

這所博物館藏有世界著名的油畫也不算少，西洋畫藝的造詣，貴在微妙微肖，不論畫的題目是一樣靜物，或是一個人，畫師的責任，是將他的題材，畫得畢似，當然也得傳神；不像我國畫藝的首重神韻，其次才講形似；我以爲看山水畫以看畫爲過癮，看人像或動物畫，則以油畫爲比較的具體。參觀完畢後，就在城廂各處觀光一番，走過一所陳舊的房屋，據說曼麗畢克馥（Marypickfod 前美國影后）卽在此屋內誕生的，我們也不暇去追究虛實到處看過後，便出城往南走，走向坎拿大和美國交界地方的尼沃革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去九點鐘便抵達尼沃革拉佛爾斯，找定住處吃過晚飯，便立刻出去看瀑布，瀑布的北面是坎境，故歸坎那大所屬；瀑布的南面則屬美國；這舉世最大的瀑布實在是天地間的奇觀，是許多美國人新婚夫婦度蜜月時，共同一致的目的地！

我們走出住所不遠，但聽得轟轟的水聲，像一部巳經開動，極有

節奏的大機器的馬達響聲，越近越清楚，頭腦頓時清鮮起來，心懷立刻涼爽汗多還沒走近瀑布，遠遠的便看見十幾條五彩的燈光，



『從托朗托到尼沃革拉大瀑布的直達公路是圖中註有×形記號的一路，沿翁榻裏歐湖(Lake Ontario)行走，風景絕佳，微風拂面，心曠神怡。觀此圖可見伊麗湖中的水，傾入翁榻裏歐河時，其勢之急遽。』

在空中閃耀着，却還沒有看見到瀑布的本身，直到轉出一條馬路，方始看見一大片的白水，滾滾而下，浩浩蕩蕩，其勢有如千軍萬馬的疾馳，正好像地皮都跟着它在轉動似的，我這枝禿筆眞沒法能形容它的雄壯，也不能描摹它的聲色於萬一，只能說這是大自然一幅極瑰偉的圖畫，我當時對着它呆呆的望着，連氣都忘記透，唯一心中明白這樣的大觀，誠嘆觀止矣。彩色的燈光，從一所高房子的屋頂上十餘盞探海燈射出來輪流變換，一忽兒粉紫，一忽兒澄綠，把瀑布襯托得格外的五光十色，有時覺像日虹一般的什麼顏色都有，眞是美妙無比！

許多人在河岸走道上來往，我們倚着岸旁的鐵欄杆，對着瀑布出神，水花像濛濛細雨似的一陣風送過來像毛毛雨一般的拂在我們面孔上，我們不但不在乎，並且還飄飄若仙，頗有奇趣，似乎由那絕大的一股水流化無數千萬的小水花，一點一些的達到我們身上，就像天女散花，我們大家站

在五斗雲霧之中，這不是仙境是什麼？

我們沿着河岸走去，從每一個角度去領略這瀑布的美妙，直到盡頭的一端，方始看出大瀑布的整個兒形狀成馬蹄形，正中一部的流水特別顯得深厚。瀑布的全部寬約數百尺，是幾支大河流會合到一個窄頸項的結果，一片廣湖的缺口處，地勢忽然低落一百七八十尺，造成這洋洋大觀，舉世不過此一處；我們戀戀不捨的在瀑布前留連，直到十一點半，燈光熄滅之後，還繼續着徘徊了良久，方始離開去，因爲沒有燈光照着，反而顯得這白色的激流，充滿了無限的魄力，好像是代表一股正氣，其威嚴足以洗刷世間的一切濁物，也是夜深人靜時，黑暗世界的警鐘，名利苦海的燈塔。



的所的求而冒設，宜券道美比費小乘的泉去遊車火一佈蹄
。選旅經又險富是得賞』景遊用輪此，正看布客爲輪艘下形『
』擇客濟講性於一多便的地『，的種搭而瀑前至載，小的瀑馬

七月　十三日清晨出外，乘輿到公園飯店去吃早茶，走進公園內，祇見草木繽紛，百花爭妍，飯館的地位，正向着瀑布，風景佳極，祇可惜時間太早，該館還未開始營業，只得掃興出公園，另外找到一家鐵路飯店去進早餐。這家飯館外表和內容也都很講究的，我們坐在沿街的陽台上吃早點，窗外面來來往往的遊客，非常熱鬧。早餐後，去遊『美景地道』(Scenic Tunnel)每人票價一元，入門後，他們都到男子更衣室去穿雨衣雨帽，獨剩我一個子到女子更衣室，到那裏由侍者幫我穿上很厚的黑色橡皮雨衣，和雨帽，帶雨帽之前，先帶一頂白紙墊底襯隔着頭髮，使得雙重的保護，又把自己原着的鞋襪脫去，換上橡皮雨靴，『全副武裝』穿着齊全之後，我便出去和他們會合，一時大家都已變成全黑的怪人物，彼此幾乎不能相認，互相顧而失笑；

嗣跟隨許多其他的遊客，走進很寬大的電梯，一同降落到地道中去，大約地下面約五十餘尺，出電梯處卽很潮濕，再走進很黑暗的地道，由嚮導員帶領我們步行約幾十丈遠，漸漸的看見一線曙光，及到大瀑布的後面，豁然軒朗；再沿着瀑布走去，凡是將瀑布背面的巖石鑿開的地方，都異常光亮，儼然幾個大窗口，瀑布從上面很急的直冲下來，其聲震耳，但見一重一重的白水，不斷的往下傾瀉，就像一張極大且厚的白絲絨幕幃，重掛窗前，果然景緻特別；水聲很大，我們說話都聽不見，只好裝做手勢表示欣賞。我歡擞走近瀑泉落地之處，讓水花將全身淋得通濕，像落湯鷄似的，格外有趣，我們沿地道到各處去走走，看見好幾處『大窗口』，身上都打得很潮；最有趣的是我們的裝飾，既不像僧，又不像道，倒有些像西方神話裏所想像的魔鬼，照了幾張相，留作紀念，便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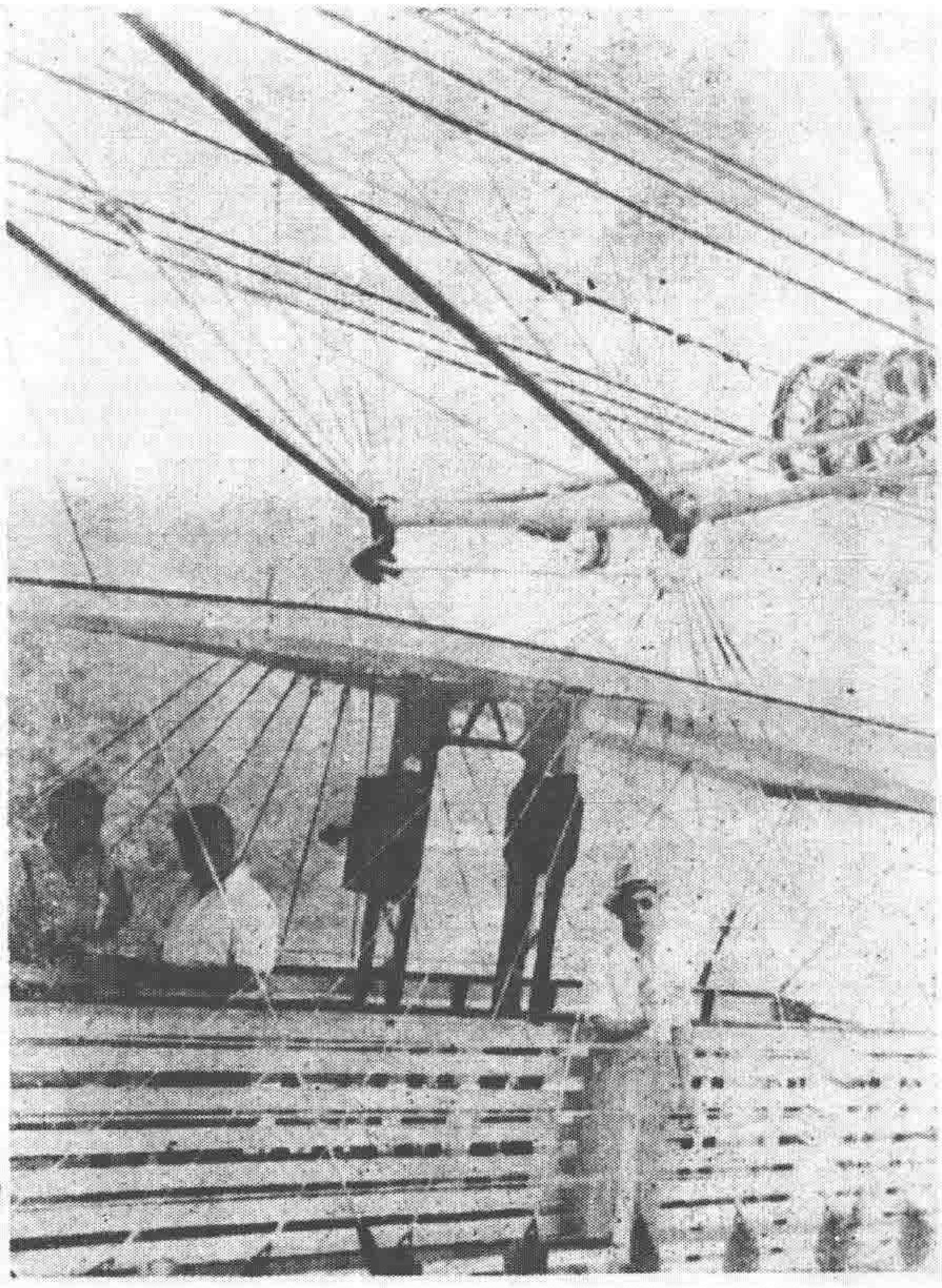


『我們穿上很厚的黑色雨衣，既不像僧，又不像道，好像西方神話中的魔鬼』。

徐君所學的是電氣工程，此地有極大的水力發電廠，坎拿大政府利用這偉大瀑布的水力所發的電，足以供給本國南部及美國北部之用；我們便到電廠去，聲請他們准許我們參觀，承該廠的總工程師接見，他很和藹，立刻派一員陪我們到各部份去觀看，可惜我對於機械工程完全是門外漢，只看見大小各種機器和電碼表機關開等等，覺得複雜得很，其一切動作，又神祕得很，我可說完全莫明其妙；據那人告訴徐君：該廠每日經幾百萬加侖的水冲過，推動馬達，可以發出若干瓦特的電力云云，徐君當然聽得津津有味。就是我這未全聽懂的也認爲那人講解得極滿意，覺得其人一絲不苟的認眞爲我們演述，那種忠於職務的精神，實在令人暗地裏欽佩，參觀完畢，我們向他再三道謝辭出。

瀑布的下游，水流至激，因爲因寬入緊，特別急烈，再加上突然轉灣，故水勢旋轉，造成無數的漩窩，也算是當地的名勝之一，我們也專誠去看看，搭乘空中吊車(Spanish aerocar)在河中心的上空下望急流(The Whirlpool)，果然上游冲下來的水將近拐灣之

處，東濶西碰因爲許多石塊的障礙，變作螺絲轉式的波濤，由吊車中鳥瞰，只見碧綠的水，隨波逐流，兜圓圈時，攪出許多白珠在水上面，據說：水力非常洶湧，不論是人，是船，一樣的不能在其中倖存，祗有一次有一位冒險家，坐在一隻啤酒桶內用小槳划動曾經由下游達到上游，這種破天荒的壯舉，以後也沒有人敢於再度嘗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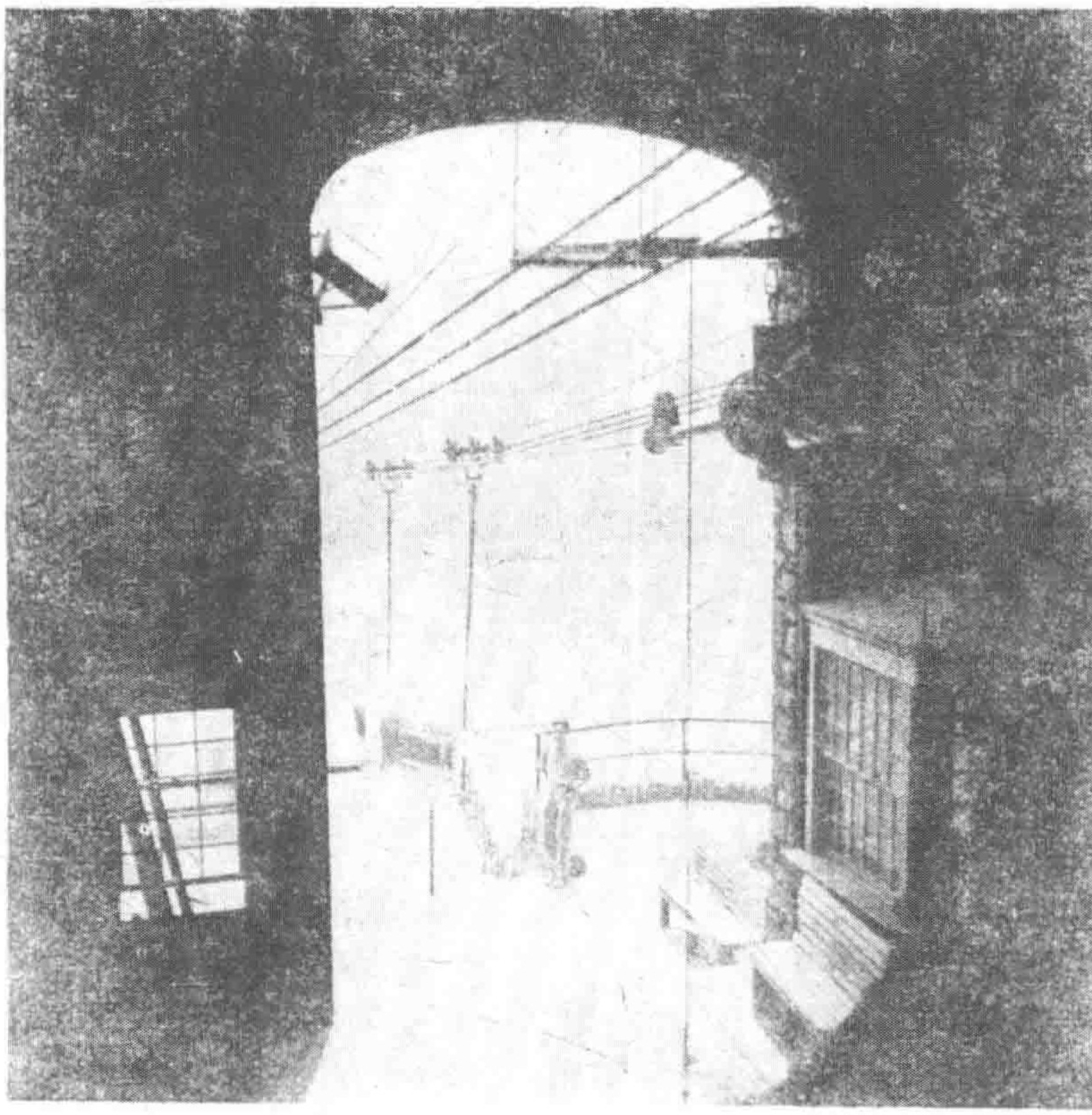


『西班牙吊車的構造，可以由此影中看得很清楚：中部與電車的內部相似，有兩排相對的長板櫈；外廂是爲一般膽量較大的人站立的，吊車離水面約有一百餘尺高，望下俯視，不免有些叫人提心吊膽。』

吊車的構造很有趣味從這邊岸上到對岸一所孤伶零的小屋子，僅用一條很粗的鋼絲索吊着車子，另外再用兩根比較細些的鋼索將吊車拉動發電和收放鋼索的機器便在對岸那所小房子內我們到了對岸下吊車進機器房去看看，除了吊車機械之外，祗有一個司機人在內。據他說，他每天要工作八小時，在這八小時之中，除了用電話和對岸及半空中的吊車通話而外，他所過的生活是絕對的孤獨，因爲平常的遊客，大半都坐原車回去，決不致於下車來同他講幾句話。祗有我們好奇心重，所以到了彼岸會下車看看，再搭下一班車回去因爲統共祗有這一輛車來回的開駛，所以我們等下一班車回頭，少說點，也須候十五分鐘之久，原車回頭，我們這才離開了這孤獨的司機者，回到原岸，一齊走向再下游地段的山谷(Glen)去遊覽。

這山谷也是坎拿大這方面尼沃加拉瀑布的美景之一，我們走近山谷的入口處，見一涼亭，裏面出售冷飲品，這時大家口渴，進去每人飲了一瓶汽水，然後沿亭子後身的一條羊腸小道，望下走去，兩旁有許多古怪的巖石和極茂盛的樹木。從叢林之中，隱約間可以遙望到瀑布，並微聞激流的水聲，風景雖無甚特殊也還幽雅。我們走得很吃力，間或在路旁那用樹枝築成的凳上坐下，略事休息，因爲山道陡削而且灣曲得厲害，所以許多地方都用樹桿搭成欄杆及扶梯以便行人攀援。我們在此地盤桓了約一小時之久，卽回到停車之處，坐車到各處去兜個圈子，在商店內買了些紀念品，發了許多明信片，然後回到住處準備動身回美，

回到住所，裝上行李，便出發向對河的美國駛去；坎美之間，僅一河之隔，按常情而論，經過一條橋還不簡單？豈知竟幾乎出了毛病：因爲邊界的坎拿大移民局職員，向我們索取在阿姆司特朗地方入境時允准證明書的副本，可是我們事先不知，就沒有預備雙份證明書，統共祇一份，已留下在入境的地方，當時那地方的職員也沒有告訴我們還需一份，也不發還給我們，如果他們早告訴我們應該另備一份抄本，我們自然早就預備了；現在到那裏去設法？說起來還是他們章程不清楚，辦事手續不劃一的過處，直等他們打了好幾個電話，往返的磋商，約有一個多鐘頭的交涉，才算接洽妥當，由一個職員向我們道歉，說是他們的同事不該沒有關照我們，陪過不是，然後放我們過關。到橋的這一端，雖然沒有要辦的手續，可是海關關員也得要詳細盤問一番，如問我們帶了些什麽在坎拿大境內買的來西過來？有印就的大張表格，上面載滿了各種的問句，仔細的填寫清楚之後，他們看了沒錯，又向我們索閱購買汽車的交易證（Bill of sale）這是爲防偸竊汽車出境的；看着檢查明白，這才放行；出入外國的國界，如此麻煩，聞歐洲更甚，找想容許別國人隨使自由出進國境的，恐怕除了我們本國之外，沒有第二個主權完整的他國！



『從機器房外望隱約可以看見水的流漩，與對岸往來的車輛，可是在這孤島上，朝夕與機器爲伍，除了時刻盼望散工的時間早臨而外，簡直沒有絲毫足以使神經與奮的事物。』

開入美境，已是下午七時，第一件事總免不了是找房子住，走過一家外表很闊綽氣象不凡的房屋，四週的陽台上，懸掛着許多塊四方的大木牌，上面寫着曾經在該旅館住過的名人：如前總統羅斯福，如煤油大王羅甚氏，如我國前清的欽差李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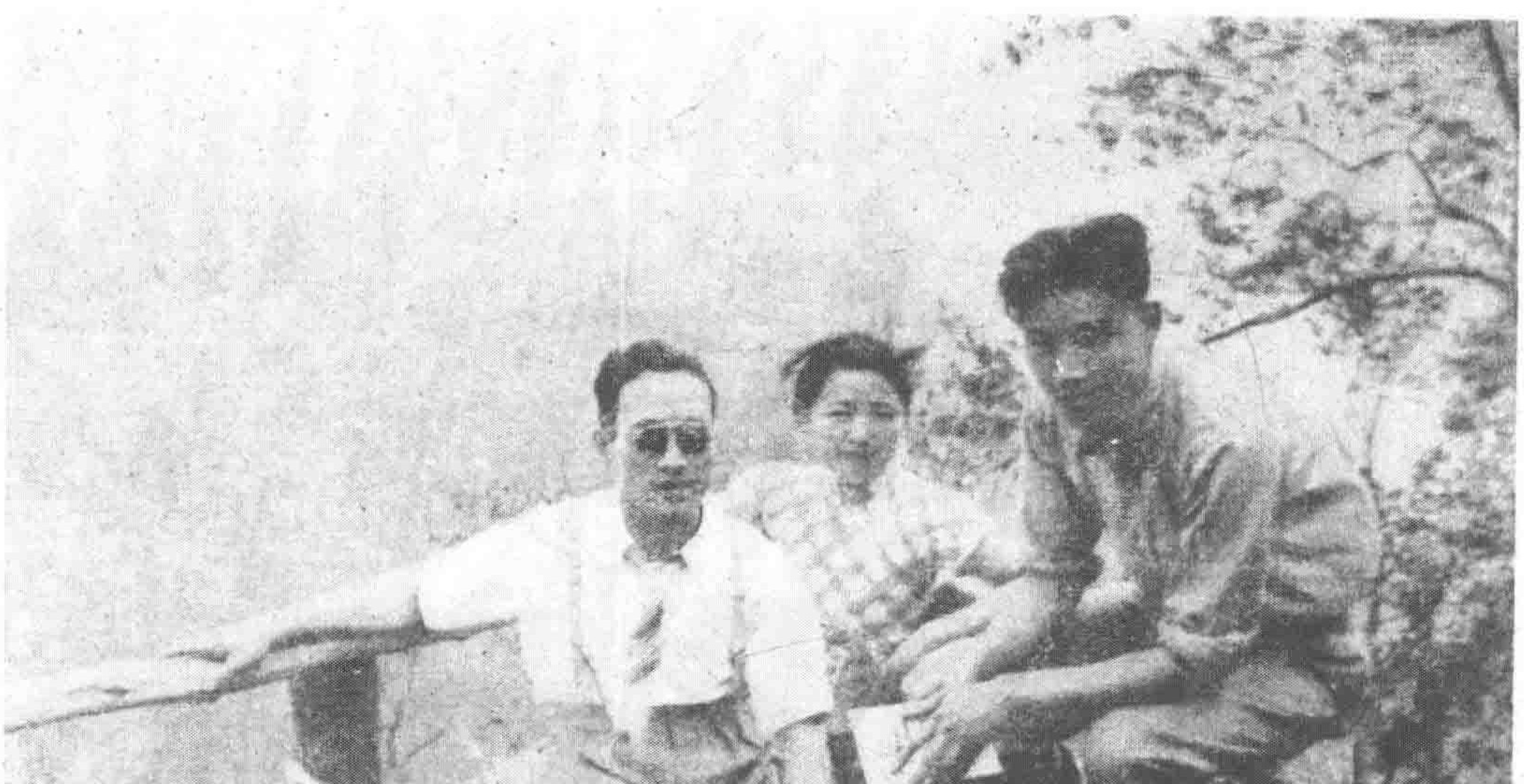
三五—二一〇

等等這家旅館名叫瀑布旅館(Falls Hotel)我們覺得不夠資格，叫他們多添幾塊木牌便過門而不入到另一家『旅客的家庭』住下；斯時室內熱得受不住，放下行李趕快出來，我同修和費君三人再去看瀑布，這是從美國方面望去觀點稍爲不同，從馬蹄泉（Horse shoe falls）走到眺望點（Prospect Point）然後沿着瀑布鄰近及前面的木板行人道走到美國岸方面瀑布的正面，從水的前邊對着瀑布看，覺得其勁道格外壯烈，其形勢特別雄偉，和前此在坎拿大方面從水的後身看出來，觀感迥然不同，景緻完全各異，我以爲看尼沃加拉瀑布必須從兩岸用兩種方法都看過，然後能領略到它的全部姿態。

遇到一個管事的人，其人身體矮胖，面色紅潤，據他告訴我們：他從前時常充當世界旅行團體的指導員，率領着許多旅客環遊世界各國，曾經到過中國有二十次之多，我們聽他說話的神氣，將信將疑，又聽他說道『喏你不信看我身上穿的這身衣服，還是山東繭綢製的呢？呀！上海地方眞方便，裁縫做工特別迅速，你早晨抵埠，叫個裁縫量一量尺寸，當晚就可以做好一套衣服，並且準時送到，一點也不差』。

到過中國二十次，祗記得上海的裁縫好！

克利務蘭城百週紀念實業博覽大會的盛況



『山谷中小憩的修　記者及費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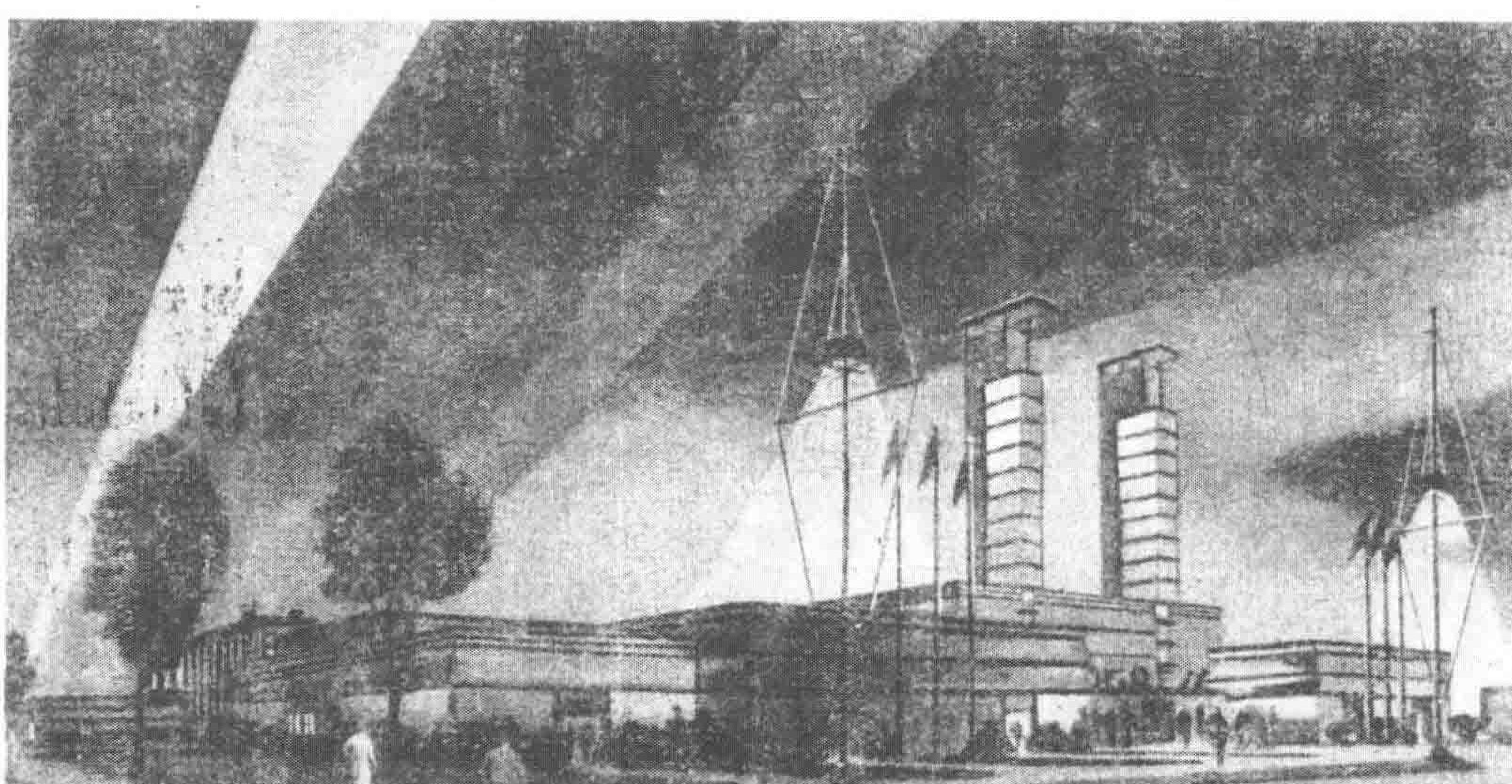
七月　十四日　今天徐費二君同我三人買票去看『風穴』，（Cave of the winds）修同李君因爲昨日已看過，不想再下去，就在外面佔據一方小桌坐下喝汽水，等候我們。我們所穿戴的雨衣雨帽，和昨天的差做不多，所不同的就是：從最裏面一直到最外面所穿的衣服，都歸售票處供給，却把自己的衣裳及一切東西，全部鎖在更衣室內的一個小鋼箱裏，鑰匙由自己帶着，坐電梯下去，由領導的人引至瀑布的後面去看過，然後在瀑布前面的木板行人道及扶梯上走來走去，一陣風將瀑布的水吹過來，打得混身通濕，就像下大雨一樣，我們都和野孩子一般的高興，沿路看見許多極其滑稽的告白如：『此處不准停車』，或『當心攜手』之類，非常發噱。我們三人在裏面『受洗禮』約有半個鐘頭的光景，出來換上自己的衣服，走至飲冰室內，修不在，少頃他回來告訴我們：他看見一隻野雞，追上去想給牠拍照，牠忽然飛走了，究竟修是不是給野雞照像去了，因爲無從證實，我們大家也都未追究了。

離開尼沃加拉大瀑布，行經勃弗落（Baffalo）。勃城是工業的重鎮之一，烏烟瘴氣，連天空都發煤灰色，此地的工廠很多，烟囱密佈，我個人所得的印象，覺得它是來美後所看見最髒的城市；我們急於要到湖區去，所以並未進城，只在城廂的外郊經過而已，下午在路旁稍爲休息一會，略進冷飲，然後趕路，到晚上八時左右抵達克利務蘭城（Celve land），立刻到各家旅館去租房間，各家都告客滿，有些詫異，打聽旅館的職員，方知本地正在舉行一百年紀念博覽會，各地來遊的客人頗衆，此外，湯生（Townsend）的黨徒正齊集於此，開全國黨員大會，湯生其人者，原不見經傳，是一個窮極無聊的投機份子，因爲高唱凡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不論男女，政府應當給予養老撫恤金，不令再做工作，這個運動，居然很有政治的勢力，他們黨羽也在這裏開會，外客既多，住所自感缺乏，我們最後找到一家大旅館名叫卡德（Carters Hotel）的住下，這家的地點在熱鬧區域，鬧得很，但沒法，只得將就，好在一兩晚，要了兩間，房金甚昂的裏向房間，倒還淸靜。

當晚便到百週年紀念博覽會（Great Lakes Expositon）的會場外面去看燈彩，會場的各門口，都豎着彩色的旗竿，旂旗招展，旛幟飄揚，電光照耀，五光十色，熱鬧非常，處處是繁華和摩登的表現，遊客們像喝醉了酒似的，一個個都興緻百倍，十分忙碌，晚上在湖邊乘涼，極爲爽快，及回到旅館，熱得幾乎不能成睡。

七月　十五日　昨夜聽得有人想開啓我們的房門未遂，我給轉門捏手柄的聲音驚醒了，立刻喚覺了修，靜聽其人轉不開，也就走了，以後便無聲息，心想必是誰昨晚興奮過度，竟闖錯了房間！全夜悶熱得很，房間雖好，怎奈沒有冷氣設備，並沒有好睡。

今日整天參觀博覽會，會場極廣展覽，的都是全國知名各大工廠的出品，如汽車製造商車胎公司等，每家有指定的場地和自建的房屋，一切設計，無非為出品宣傳做廣告為吸引遊客起見，在一定的時間內，還供給遊藝的節目，或不取分文或收少許門劵費，以示限制。譬如成衣店的時裝表演，自行車行的僱用妙齡女郎穿着時裝，騎各式單車的展覽，又如糖菓商的奉送糖食樣品，冰箱製造廠商的奉送食譜，無非是藉贈送利益來號召。這樣以廣招徠，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商業競爭劇烈的一種例證。在這會場裏，可看出美國商業對於廣告仰仗的程度，誰家的廣告做得好，誰家賺的錢就多，賺錢既是經營商業的天經地義，則廣告似乎是不可不利用的一個步趨，博覽會的功用，也就是給商家宣傳他們出品的一種機會；雖命名作湖區博覽會，實則全國的工商業都參加，因此會場裏面吃的用的從頭到脚，一應必需品以及奢侈品無不俱備，其中我所最心愛的，是不銹鋼 (Stainless Steel) 製成的成套刀叉碗碟，罐缸花瓶等等家庭用具，這種鋼的煉冶法，與尋常的不同，其製成品的式樣也簡單大方，外表的漂亮，不亞於銀質的，可是成本比銀的却輕得多了；在電氣工程出品的展覽部份，有一只極大的白色磨砂電燈泡，直徑總在一尺半至兩尺左右，每隔一小時開亮一次，點明時，有一百萬支燭光強的光線，我們候準時間，特地去看它



『進步館內陳列的是重工業的機械，大幅的照片和圖表說明一百年以來，各種科學進步的程序，以及美國發明者與專家的各種成就；該館內部的設計，甚為週至，不論老幼，看了各種陳列品，都能感覺興趣。』

三五—二一三

燃這一下，那時房間裏祇留一盞明亮的燈，四週全是漆黑，等到這大燈一開，我們猶如站在太陽底下一般，其光熱可以想見但爲時僅兩分鐘之久，卽刻滅去因爲費電很多，不能久開，否則太不經濟了。在同一部份內，還有比較室內裝燈技術優劣的表演，用巧妙的陳列，使觀衆了解何以電燈裝置不適宜，光線就不充足，或是有背光及黑影的種種損害目光的壞處，凡是在這種燈光設計弊病之下看書或做事的，免不了要頭昏目眩；同樣的環境，觀衆祇須撥動一個機關則該室內立刻變成光線適宜，利用反射及間接柔和而不太暗的光線，其情景便大不相同，觀衆的精神也愉快得多，諸如此類的表演，以及室內佈置和應用的傢具各種展覽，固然是爲宣傳做廣告，可是一方面也附帶着通俗教育的功用，於社會知識的提高，不無裨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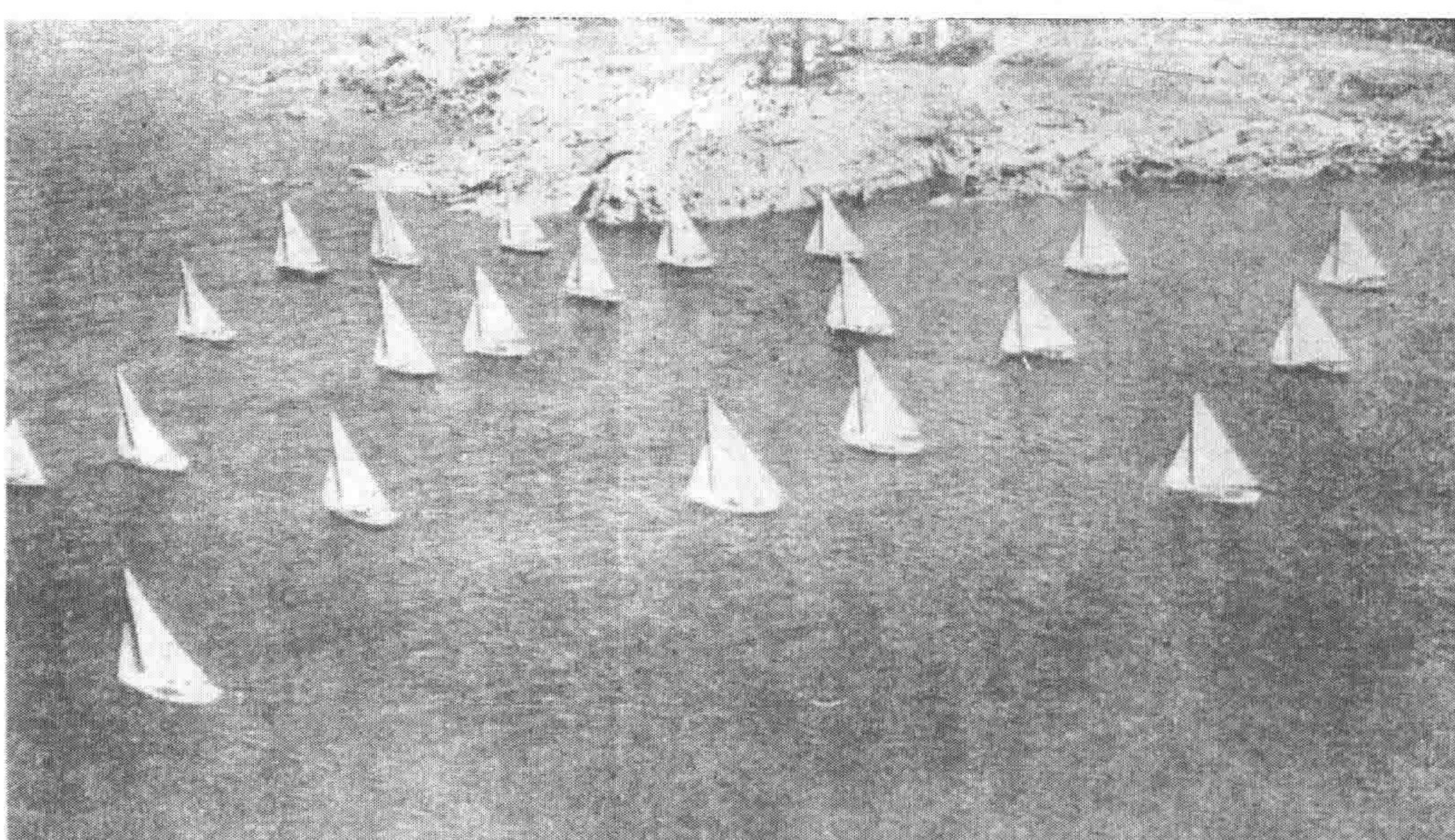
會場中自然少不得的是飲食店和娛樂處所，其中特闢一部份，號稱『世界之街』(Streets of the world)是集合各國的商店在一起的遊藝大觀園，入門須先購入場劵；我們大家都抱定了『有看必看』的主意，樣色都不肯放過，所以買票入內，裏面的景象有些像一個正在設『市』或『集』的小城市，每條大街小巷的兩旁，都建造着成排摹仿外國營造藝術的建築，譬如英國街全是英國式的房子，又如蘇革蘭街，俄國街，荷蘭街等等，都以此類推，其中最引起我們注目的，是日本式的亭子和一所似廟非廟，像茶館不像茶館的我國建築，後者大約算是一所寺宇，門口紅紅綠綠牆上畫着一些惡劣不堪的裝飾，廟內還坐着兩位奇裝異服的我國少女，一位滿臉大粒的麻子，一位塌鼻樑——是洋人心目中的道地中國婦女，用她們担任招待之職，別人看了，不知怎樣的反感，我們看了，却有些『胃口翻倒』，興緻索然；不知道這是誰人的大作，莫不是從好萊塢影戲場借來的佈景？如果眞的，我奇怪居然有人肯出這筆搬運的費用，若是這所廟宇，誠足以代表中國的建築話，那末下餘的代表其他國家的一所一所房屋，是不是眞正的富於各該國的地方色彩呢？美國人『商業化』竟到如此地步，只求虛有其表，也不問名實相符不特此一事而已，平時美國電影片中，凡是涉及我國的事物，往往也都『牛頭不對馬嘴』，完全失掉了眞相，我替藝術喊寃，我也代一班化錢看這種影片的人們抱委屈，像這種絕對商業化的勾當，實在是摧殘文化，泯滅天性的行爲。

世界園中的各種遊藝，和海濱遊戲場大同小異，無非是些要江湖的流氓做的是滑頭生意，經靠騙人的本領賺幾文，我看了很不痛快，祇催他們快走，可是他們幾個都像蒼蠅脚給糖膏粘住了似的，不願就走，走到羅馬尼亞街中，看見一個用紙牌變戲法的人，擺着一個攤子，週圍站了不少的人，擠上前去看，見他在用紙牌變許

多套的戲法，手法神速，變化巧妙，李君心領神會，已經學會訣竅，頗想自己一試身手，怎奈沒有工具，少不得向其人購買一付，這撲克牌的代價眞高，每付竟要美金一元四角。

繼轉到墨西哥街，這裏有如同可膩島(Coney Island)上各種附帶『性』的吸引力的表演，我們挑了其中之一種，美其名曰『到自然去』(Nudist Colony)，其實不過是三個全裸的妙齡女郎，排成三種固定的姿態，由一種無線電鏡映放出來，每換一姿態，鏡中人影便告消散，等到隔室的戲幕排好，才陳露在我們的眼簾前，鏡中人說話，我們不但聽得見，並且可以和她們說話呢；這兩毛五分錢一人的門票，與其說是化了看裸體女子，毋甯說是看了『無線電鏡』，在美國雖然普通，我却是第一次看見。

午後四時三十分，在世界園中心的空場上，有游藝的節目，屆時大家都麕集於斯，以致空場四週的公共坐椅都被別人佔滿，我們遂到一家匈牙利的茶館內坐下喝些啤酒，等候節目的開始，遊藝的節目也是含有國際性質的，前奏曲是由一隊蘇格蘭高原的吹笛者(Highland pipers)吹奏的，接着是荷蘭靑年男女的木屐士風舞，挪威人的柔術表演，涪麗島民的祭祀舞與南美洲國人的合唱等等，秩序直到夕陽西下纔告終了。各國的藝員都穿着本國的服裝，男男女女都是濃裝豔抹，色澤麗都，再加上悅耳的手風琴和



『白相船』有許多種類，製造的方法，各有不同；圖中的許多帆船，都屬於一類的，構造的尺寸大小，也完全一律，所以能擱在一起競賽。』

抑揚的提琴獨奏無形之中使空氣充滿了羅曼的成份，我們低斟淺酌，却也別有滋味，出園之後再至會場的各部份去觀光。

至一處，見一所極精緻的小洋房，門首停着一輛式樣異常美觀的汽車，我們走近去時，見路旁懸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理想中最優美合宜的家室，每幢連全部傢私佈置，代價美金七千元，不連傢俱售價五千五百元，接洽處——某某房地產公司。在某某路，若干號門牌』，門口的汽車是可德（Cord）牌子最講究的跑車，無怪乎老遠就引起了我們的注目。再走進屋內去樓上樓下參觀一遍，其格調和設計果然極盡心思巧妙之能事，內部的佈置和陳設，也都合乎最高標準的審美觀念，足徵研究有素，進步『到家』，我們看了無人不嘖嘖稱羡，我想一個小家庭如果居住這樣一所精舍，那眞是幸福無量了。

隨後去看游艇競賽，白帆的風蓬船，滬諺稱之曰『白相船』，是比較造船技術與駕駛手藝的一種高尙運動，洋人居臨湖濱地帶的，格外嗜好這種消遣方法！我們因不十分懂競賽的規則，沒等賽畢，就走去吃晚飯；飯後再沿各小商店散步至玻璃工業館，各人買了幾隻搪瓷盃，當場燒上自己寫的字句，帶回以留紀念。

直到十一時許，脚底起泡，兩腿痠疼，才出會場回到飯店休息，今天一天內所增長的見聞實在不少。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三五—二一六

蜀道難

張恨水

（三）說不出的情緒

這時候的船艙裏，雖談不到秩序兩個字，可是誰買了的鋪位，那鋪位就歸誰，旁人到底不能胡亂來搶奪。玉貞經茶房一番疏散人口，終於是把那床鋪騰理清楚出來了，茶房笑道：小姐你就在床上坐着罷。她一共是四件行李，鋪蓋捲已是打開來着，鋪好了床位。小提箱子放在床頭被底下，大箱子放在床鋪面前，和人家的箱子，互相支撑着，一隻大網籃，却沒有了地方可放了。在裏面靠艙壁的所在，有一方木板斜支的獨脚茶几，那下面堆了一個小鋪蓋捲，還有兩隻網籃，那茶几板不必支起，就放在網籃面上了。現在玉貞這個籃子攤在床面前，將上下的路都攔住了。同艙的人便說：我們也用不着什麽茶几，那網籃索興堆在上面罷。玉貞看了一看，這艙裏除了那所在，也沒有別處可以放下。說了一聲對不起，也就隨他去了。這艙裏到的客人，玉貞算是最後一個。忙過了一陣，也就不再騷擾了，大大小小有七八個人，繼續着話別。玉貞特別的一個孤身旅客，未免感着無聊，脫了皮鞋，就在床上睡着。爲了謹愼一點，本要把皮鞋到床底下去的。不想伸手在床底下一掏。那裏面却塞滿了東西，休想放進去一個指頭。對面床上一位老太太笑道：鞋子塞在被頭下，最靠得住，我們都是這樣辦的。玉貞皺了眉道：這樣出門，連個上下內外全不能分，眞是造孽，一位送客的男子便插嘴笑道：有一個房艙住，這是最上上等的旅行了。過了宜昌，要換小船入川，那更難說了。玉貞道：還比這擠嗎？再要擠，只好把人掛在烟囪上了。那人笑道：不信你向後看着，離着烟囪上掛人也就不遠了。玉貞聽到這話，心裏又添了一個疙瘩。但已上了船，也就不作另外之想了。艙裏人說是擠的，艙外雖看不見，却聽到是亂烘烘的，只得按捺下心思，一個翻身向裏睡着。悶極了的人，自也容易睡着的。一覺醒來，淡黃色的燈光下，見各鋪上人全蜷睡着。因爲人都睡了，艙面上放的行李縫裏，只有尺來寬的一條空當，這也就展開了一套被褥，有人側了身子，在那裏睡着。本待下床來，打開房艙門，向外面走一趟，這簡直就沒有了下脚的所在。睜開眼睛出了一會子神，只得還是側身躺着。朦朧中覺得船身有點搖動，同時也聽到嗡嗡然船客說話的聲音。坐起來看時，見房艙門開着，艙裏的人都已起來了。艙門口顫巍巍的站着一位老太太，手扶了門，向兩面望着道：

這是怎樣走法嗱？玉貞心裏明白過來，立刻在被底下取出皮鞋來，跳下了床鋪，笑着叫道：老太太，我們一塊兒出去罷。說着，就趕了上前來。伸頭向房門外看時，欄干裏的船舷，全用箱子板子搭了小窄床鋪，只好讓人側了身子在行李縫中走。玉貞皺了眉道：船已經開了，船上還是擠得這樣滿。來來去去眞費事。那老太太道：雖然費事，要走總還是要走的呀。玉貞隨了老太太在外面走了一趟，足費了一小時的工夫，回到艙裏以後，那位老太太只是念佛。笑着搖搖頭道：廁所門外面的人排了隊伍站着，一個挨着一個進去，這太不像話。對面床鋪上一位老太太說：聽說到了宜昌換小船，那更擠呢，不知道在船上怎樣過日子。這句話提起了玉貞的觀感，越加不快活。原來昨晚上關了艙門，艙裏熱烘烘的，讓人頭腦子發悶。隨了這股子熱氣是汗臭味，醬菜味，爛水果味。隔床睡了兩個五六歲的大孩子，一個哺乳的母親，帶了一個歲把的小孩子。床面前網籃縫裏，放了一隻瓷鐵面盆，大孩子溺了大半盆尿，乳孩子的尿布竟成叠的放在艙板上，藍布上塗着黃的屎漿，白布上塗着綠的屎漿，又腥又臭。這一晚上的臭覺器官受氣了委屈。早上開了艙門，自己又出去了一趟，覺得舒服些。這時回到艙裏，江風吹的正大。一位蒼白頭髮的老太太咳嗽個不斷，乳孩子的母親，怕小孩子受感冒，同時提議，把門關了。這艙裏倒是男女有別，除了四個小孩，是兩位老太太，兩位中年婦人，一個在玉貞對面上鋪睡着的，是一位小姐。看她戴着眼鏡，衣襟上插了自來水筆，顯然是一位學生。在她對於這些同艙的人說話當中，每每皺了眉聽着。那一種不屑於聽的狀態，充分的在臉上發現出來，又可以證明她是一位大學生。玉貞想着，你只管有你的學問，犯不上巴結你，但對於其餘幾位女客，實在也太不守秩序，又懶和她們辦交涉。其中還有一位女僕，是睡在行李縫中的艙板上的。白天，艙裏沒有她的地位。然而她是伺候那位哺乳太太的，時時刻刻要進出着。那艙門開一下子，合一下子，江風更是呼嚕呼嚕的向艙裏頭灌着。那咳嗽的老太太，對於這個行動，非常的反對，老媽子進一次，出一次，都得喊一聲關上門嗱。同時，上面鋪位上這個半大孩子，開始唱起歌來。哺乳太太床上兩個孩子，爲了要餅乾吃，又相對的哭着。這回想到晚上雖然有點臭氣，究竟還落個淸靜，現在大大小小全噪聒起來，格外感着頭痛。接着茶房陸續的向艙裏送着茶水。茶水不曾送完，茶房肩上抗了一隻大托盒，裏面擺着許多菜碗。兩個小孩一同的在床上跳起來，招着手喊了吃飯。那位不咳嗽的老太太，是寧波人，他的令郎，睡在別個艙裏。這時送了他們家鄉醃菜來，不知是魚是蝦，一個簍子盛着，汁水淋漓的，又有一種濃厚的氣味，看看別的旅客，似乎也不感到興趣。可是人家吃東西有人家的自由，

雖也沒有敢說一個字。這樣一來，玉貞是漸感到這次旅行是沒有什麼趣味了。飯後，不便又上床鋪去睡着。然而艙裏除了那張寬不過二尺的床鋪，並沒有別的所在，可以歇脚，這只好在人縫中擠了出去，爬到三層樓甲板上來。這甲板上雖也是零零落落的坐着或站着人，可是並沒有行李鋪蓋，那就寬敞得和樓下房艙裏，別成一個世界了。玉貞走到欄干邊，向岸上看着青色的蘆葦叢，在梢子上撐出白色的花芒了。向遠處看着，在黑綠色的岸上，彷彿蓋了一片白雪。在高的江岸上，有時也立着三五所面水的人家，黃泥塗的牆蓋着草屋頂，屋前屋後，几棵高大的柳樹，搖撼着稀疏的柳條子，自然就讓人感到秋江的蕭疏氣氛。回望江南岸很遠的地方，有一條靑靑的山影，在白色的雲靄中間。由那雲靄一直迤平到江邊，全是蘆葦洲，白茫茫的開着蘆花。在蘆岸上，樹着打魚的網竿子，並不見打魚的人。再向東看去，長江還不失其偉大，一片渾茫的白影，直接到天盡頭。這是個半陰晴的天色，並沒有太陽。天盡頭的所在，也不過是白雲向下罩着，連合了左右的天脚，一個圓圓的陰藍色蓋子，蓋着了大地。這時，已不知離開了武漢有多少路，可是武漢也不過在那天盡頭，是可斷言的。想到了武漢，不知是何緣故，就增加着心裏頭更爲留戀的感想。於是走到甲板的船尾上，靠了欄干，呆呆向東方望着那船尾的輪子，鼓着長江的水，翻出一條極長的浪紋，也是拖到天脚下去。這就想着，這水一直東流，流過了武漢，要到九江，要到南京，要到鎭江。自己的家鄉，水可以看到，自己看不到，倒不如向江裏一跳，屍首順水流着，還可以飄流到故鄉呢。自己這樣的想着，這倒有些明白。自上船以來，心裏頭總有一番說不出來的情緒，爲什麼這樣呢？自己也有點糊塗。現在可知道了，就是靠了欄干的這些感想。這些感想，在漢口作客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有了的。但那時另一個念頭，比較要強烈些的，便是應當快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現時雖還沒有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可是已踏上了這條路，不必怎樣掛念，於是乎那種戀戀於故鄉的情意，又發生出來了。正在這裏出着神呢，耳邊上却聽到有人說：漢口漢口，我們分別了。但願我們回來的時候，你一切都照常不改。抬頭看時，看到一位長了鬍子的長袍先生，斜靠欄干向東望着，站在他並排有兩個靑年人，隨了他的話向東望着。其間一位十三四的孩子，揑了拳頭拍着欄干道：我們一定可以回來的。老人笑道：當然可以回來。我所說的，是我們回來之後，漢口的形狀，會不會有點變化呢？那兩個青年，却沒有答後。玉貞自想是個女人，不便和青年人答話。要不然，自己一定要發表自己一點意見。站了一會，天上越發的陰暗，身上的衣服太單，似乎身上有點涼颼颼的，這就回轉身向艙裏走去。可是一踏進那房艙門，就碰到那

三五—二一九

乳孩子在換屎片，艙板上又堆了一堆腥臭破爛的各種舊布塊。那位咳嗽的老太太加緊着吐痰，痰盂子裏外連痰沫帶紙片，還有水果皮魚刺，肉骨頭，實在是不堪寓目。那位女學生，已經夾了一本西裝書下床要向外走。自己想着不必在艙裏擠了，找了一件短外衣加上，也就二次走了出去。自這時起，除了吃飯睡覺，總是在甲板上瞭望。可是第一日這樣做溜覽溜覽風景，倒無所謂。第二日再度着甲板的生活，就有點煩膩，倒是船到了城陵磯，要裝煤卸貨，停泊在江心，却沒有一個開船的時候。旅客們三三兩兩的聯合着，坐了小划子登岸去遊覽。玉貞也待上岸去玩玩，可是行李又沒有人照管，也只在欄干邊靠了，向四週看着。長江到了這裏，狹小得成了一條河。向南頭看去，只有一抹平延的小山影，浮在雲水蒼茫之間。據人說，那就是岳陽城所在。雲水蒼茫的現象，就是洞庭湖了。這個湖在中國人眼裏，向來是充滿着神祕的意味的。玉貞在甲板上來往的踱着，又遇到了那位老先生了。他帶領着一班兒女，指點着南頭的洞庭湖。向他們道：不要看城陵磯這個小鎮市，那是洞庭湖的鎖。過了城陵磯，進了那一片汪洋的洞庭湖，西向常德，南向長沙，都很方便。進不了城陵磯，就不行了。你們看看江西岸那裏許多蘆葦洲，很是平常吧？說了出來，你們會嚇一大跳。那是鼎鼎大名的洪湖。其中有個十來歲的女孩子，把舌頭伸了一伸。這洪湖兩個字，在民國十八九年間，報上是常常的登着的，玉貞也有一點印象。靠了欄干向西看去，那是一片平坦的江岸。在江岸外面，有一道小河，小河之外，還是平坦的洲岸。這倒看不出洪湖險要何在。不過在這個時候，沒有登岸的旅客，紛紛的都登甲板，來談論這個城陵磯。只看各人臉上，全透着那緊張的樣子，大概大家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緒了。

中國旅行社

上海各支社

地址	電話
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一三四五〇轉
敏體尼蔭路一二一號	八四四一一
南京路永安公司內	九五五二五
霞飛路五八九號	八〇九九五
愚園路二三二號	三四三四三

分支社所

遍設全國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二）

秦瘦鷗譯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五　桀夫之死

所謂克命區田莊是辯拉斯哥和金羅治之間的一所極古舊的屋子，從前這裏是築過堡壘的，距離田莊約模半英里路，有一座很大的松林，裏面至今還遺留着古代的堡壘的殘跡。

田莊的建築雖然很高大，可是外觀却並不莊嚴，正面的牆壁是完全用大塊的石料砌就的，顯得很敝舊，很陰沉。它的旁邊是一間大得不相稱的汽車間，從前曾經一度被利用做禮拜堂。在果園的後面，有一片很廣大的墳地，聳立着好幾座古墓，這就是克命區田莊最精采的一部份；尤其是一方龐大的花岡石的墓碑，上面刻着好幾行純粹蘇格蘭式的墓誌銘，因為年代久遠的關係，字跡剝蝕，越顯得古色古香。

可是奧克蘭德先生却一直總是不滿意着這屋子。

他是一個很瘦削的老人，什麼事情都覺得不滿意，額上皺紋密佈，雖然很富裕，但性格是異常的鄙吝！他厭惡蘇格蘭，也不歡喜英國，可是法國，意大利，荷蘭也同樣不能得到他的好感。

他從不曾在別處住過，年輕的時候，娶過一位姓勃勞第的蘇格蘭小姐，因此他也穿起格子布的裙子來了；有時候，還要苦着臉，勉強弄一些蘇格蘭人常備的濃湯來吃吃，表示他自己也是蘇格蘭勃勞第一族的後裔。

他永遠覺得對付傭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對付他的女書記曼蘭葛麗兒，他倒覺得並不困難。本來，在現在這種人浮於事的時代，要找一個年輕美貌，受過高等教育的女人當書記，原是不會比找一個廚子吃力的；特別是曼蘭和奧克蘭德先生之間更有着一種比合同還要有力的束縛，使她永遠不能離開他，等於犯人的不能離開監獄一樣，她所得到的判決是工作，也許是終身的工作！

史都格和奧克蘭德先生的關係却又不同了，他是奧克蘭德先生租賃這所田莊的條件之一，他沒有權力可以停歇史都格，除非他自己先搬出去。

這所屋子是屬於一位勒培脫先生的，他本人從不曾來過。奧克蘭德因為貪他的租價特別便宜，所以就從勒培脫先生倫敦那邊的經理人手裏租借了下來。據管家史都格說，勒培脫先生是一位大旅行家，他把一生中大部份的時間消磨在熱帶上。至於史都格自己是一個很胖的人，有一張又闊又肥的臉，眼珠是藍色的，不常閃動，似乎很忠厚的樣子，據他自己說，他從小就在勒培脫先生家裏當差。他時常把這些話告訴奧克蘭德先生的美麗的女書記。

曼蘭往往總是笑着對他說：

「你的經驗眞是很豐富而又很奇特的，史都格。」

「世界上祇有很少的幾個人我不知道，」他毫無表情地說：「連各國的王族也一起在內因爲我是最歡喜研究人性的，幾十年來，沒有中斷過，雖然我至今還不敢承認奧克蘭德先生是一個人。」

其時曼蘭正獨坐在一間又大又枯寂的客廳裏喝茶。奧克蘭德先生今天已上猗拉斯哥去了，他是歡喜做一些數目很小的股票交易的，他的經理人時常給他弄得頭昏腦漲。此外他對於跑馬也相當的熱心，可是手面總不大，每次最多輸掉幾個先令，而且贏的時候倒佔多數。他和一班接近馬夫的人很熟悉，每月出一些有限的錢，教他們把各種消息和預測之類告訴他每逢明天有跑馬的日子，他總得在晚飯後很認眞地用一番工夫關於跑馬場裏的消息，他很少有不知道的。

曼蘭忽然記起方才從火車站上回來的時候，曾經在公共汽車裏聽見旁邊的人說過幾句話。

「史都格！」他差不多要走出客廳去了，曼蘭便忙着把他叫回來。「勒培脫先生可是一位博愛主義者嗎？」

史都格有些莫明其妙。「是一位什麼？小姐！」

「他可是常常歡喜把東西送人嗎？」曼蘭改用淺顯的話問他。

史都格笑起來了。

「不，勒培脫先生是一個很精細的人呢！」

「那末奧克蘭德先生怎麼可以用如此便宜的租價向他租得這所屋子呢？」

史都格慢慢地退回過來，一面給她解釋道：

「這也是他的精明之處，小姐，他把這所屋子租給奧克蘭德先生這樣一位老年人，雖然租價收得很低，但屋子却絕對不會給他糟塌的；假如貪了高價的租金，讓年輕好動的傢伙來居住，那末也許隔不到三個月，就會把他這所屋子拆成平地咧！小姐，今天要到這裏來的那位年輕人是誰啊？」

曼蘭的心上不由微微一動。

「奧！那是喬鄧大佐。我還答應他替他準備一間房間咧……」

「已經準備好了，小姐他可是最近才從非洲回來的嗎？」

「不錯，他是奧克蘭德先生的姪子」。

「當兵的嗎？哈哈！」他舉起手來模着自己的肥胖的下頷，若有所思地說「這倒是很有趣的。我自己就從不曾嚐過這滋味，從前有一個兄弟，在直布羅陀的軍隊裏當差，但現在是逃走了。」

曼蘭微微把頭一搖。

「不，他是當警探的，就在南菲洲騎巡隊裏，也許是一個位置很高的警官。」

「有趣啊！」史都格說。

他臉上透出了一種極感興趣的表情，同時還帶着幾分驚奇。

「有趣得很呢！小姐。他眞的在當警探嗎？我想這種生意一定是很發財的。菲洲那邊，我可沒有去過，只是我有一個表兄曾經在那邊弄到一起小生意，彷佛是在一家種茶的園子裏，叫做什麼……

……」

「種植公司是不是？」曼蘭湊上去說。

史都格忙把他的大腦袋一點。

「對啊！種植公司。然而那裏及得當警探的人有趣呢？我想這位年輕人一定是挺聰明的！」

對於這一點，曼蘭委實很不清楚；有時候，他似乎是奧克蘭德先生很看重的一個小輩，有時候，却變成了一個十足的敗家子。說他好，說他不好，全得看奧克蘭德先生當時的心境，以及丁喬鄧所要求支付的數目的大小。後來她才知道奧克蘭德先生實際上是這個年輕人的法定保護人，而在他未滿三十歲以前，也就是專們替他付款的帳房先生。這種辦法，其實是最麻煩的，可是以前一班年老的人却習慣着這樣，於是丁喬鄧也就不得不用極大的忍耐力來聽受他這位世伯大人的結束。

曼蘭只和他相處了一個鐘頭，便看破他種心理了。他是坐着一輛上下濺着泥漿的汽車來的，正當快要吃晚飯的時候。

隨後，奧克蘭德先生就來了一個電話，說明他自己今晚不能回來了，並且還囑咐曼蘭應該用什麼態度去招待這來客。

「晚上你儘可先去睡覺，無須伴着他，好在他不是個小孩子，一切自會料理的。還有一點，曼蘭，你不能和他談論我個人或家裏的事，可懂得嗎？」

曼蘭暗暗嘆了一口氣。

「我懂得了！」她說。

「如其他問到你自己的事情，也一概不要理他。」

曼蘭很柔順地接受了這些囑咐，然後才回到飯廳裏去；其時丁蒙賽喬鄧正在抽着他飯後的第一支捲烟。

「能不能請你答應我一個要求？不要讓奧克蘭德先生知道你曾經告訴過我那麼許多勇敢的作爲。」她着用很可憐的聲音說：

丁喬鄧倒覺得好笑起來了。

「那些話奈道已經很使你頭痛了嗎？我自己也知道是歡喜說幾句大話的，要我在這麼一處古老的屋子裏忍住着不說話，那我眞要氣悶死了！」

他是一個很英俊的年輕人，皮膚是紫紅色的，但並沒有什麼斑點。（他到了克侖匾田莊以後便把自己過去的情形儘量告訴了曼蘭；半夜裏獅子從高口上跳進屋子來和他搏鬥的險事，他也有聲有色地講給了她聽。）他的眼睛很明快，並且充滿着笑意，人生對於他向來是看作一場怪有趣的巴戲的，

「當我一瞧見那陰森的墓園，我的頭髮就完全豎直了！」他又接着很俏皮地說：「然而在那張大着的古墓的口上，我已經發現有一綫光明了，因此我決心要在這裏就擱三個月。」

「你方才說禮拜六就要走的，爲什麼又不走呢？」她勉強裝着很冷酷的樣子。「「現在可不可以讓我再給你說明一下，實際上，我僅僅是這裏的一個傭人，而奧克蘭德先生最後所給我的命令是不要和你太接近；雖然承你對待我很好，可是我也不能違抗我主人的命令。」

他又另外燃旺了一根紙煙，眼睛看着上面的屋頂。

「啊！我倒像是進了一座教堂。爲什麼要把你的青春消磨在這種苦悶的地方啊？我想你所得到的報酬必然是很小的！奧克蘭德叔父的家產，其實至少要值一百萬呢！眞的，決不騙你，他委實是一個有數的大財主！不過我却從沒有工夫去注意他的錢究竟存在那裏。順便請問你，我叔父那些岳家的親戚你可曾見過沒有？啊！他們個個都是怕得像鬼怪一樣的脚色。我叔父的妻子是勃勞第家的人，他可曾給你說過嗎？你有沒有看見他跳過蘇格蘭的士風舞？越是那些想冒充蘇格蘭貴族的南方人，便越是裝得蘇格蘭化。他們往往還特地用着一個吹笛的人，天天替他們吹笛——這裏可有嗎？」（譯者註：卽蘇格蘭軍隊中所用之樂器）

曼蘭搖搖頭。

「那是他不捨得多出一筆工錢的緣故。但是，我可以給你打賭，他的留聲機器上一定有一張吹笛的唱片。」

丁蒙賽喬鄧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很古怪的人，當他才進門的時候，就拉住了曼蘭的手，親了幾下，很莊嚴地招呼着她，彷彿當她是一個表妹一樣，此外，又做了許多別人所絕對不願意做的事。

他突然回過頭去，向那注視了他好久的史都格看着。

「你能不能給我去招料招料那個車夫嗎？」他用很尖利的口氣問。

「是的，先生。」史都格毫無表情地回答：「房間已經替他準備好了，可是我到現在也沒有看他，據他們說，他把汽車停好之後，便獨自到村子裏去了。」

喬鄧很滿意地對他一笑。

「那末你暫時可以出去了，我的朋友，假使我還想喝一些咖啡

的話，我自會打鈴叫你。」

史都格便退出去了。

「我最不願意讓傭人們站在我的背後。」丁給曼蘭解說道：「去年，在烏培里那邊……啊！我又要說大話了！現在還是請你告訴我究竟我們那一位老世叔在背後是怎樣的議論着我？」

「對不起做人的條件裏，似乎也包括着應該忠於各人的雇主的一點。」她很巧妙地回答着他就禁不住吃吃地笑了。

「何必硜硜於這種小節呢！他是一個怪會說話的老傢伙，我想他照例總要對你說，我是他的一個窮親戚吧？請你相信我，雖然我沒有像最近故世的那個阿拉伯國王那樣的富，但也相當的寬裕咧！」

「你幾時再回到非洲去啊，」她把問題移到了另一點上去。

「永遠不去了！」他的堅決的答復。「那邊的差使我早已辭退了，現在我還不曾把這件事告訴奧克蘭德叔父，過幾時他就會知道的。我已經在倫敦那邊租定了一間屋子，以後少不得要過幾時寓公生活了。今天我曾經上蘇格蘭警場去過，原想使他們請我做一個警務副總監之類。不料他們竟給我澆了一大桶冷水，到此刻我心裏覺得很不痛快哩！」

他當然改換了一種很冷靜的眼光看着她。

「順便請問你，有一個叫做鄧奈的人你可認識嗎？」

她並不就回答他，他還道是她沒有聽見便重複問了一遍，可是她的眼睛却始終呆呆地注視在旁邊的板壁上。

「不，我從沒有聽到過這個名字。」最後，她用很堅決語氣回答。

「這就奇怪了！因為……」

他把要說的話忍住了，悄悄地站起來，踮着足尖跫到門邊去，倏的把門拉開了。原來是史都格站在那裏！

「我正想走進來先生——」。他自己解釋着。

「那末就替我走出去！」丁蒙賽說。

他對於史都格這種鬼鬼祟祟的行動似乎覺得很可疑，但在默想了四五分鐘之後，也就丟開了。

「我決定要在眞實的人生中幹一些眞實的工作。」他開始表白出自己的意願來。「這就是說，從人羣裏找出壞人來，同時還要研究他們所以會壞的緣故。」

「換句話說，你就是要當偵探，這是多麼驚天動地的事啊！」

「不要譏刺！」他向她微微一笑。「說老實話，我在非洲那邊幹得的確很順利，名譽也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凡是一個警官所應該具備的優點，我什麼都不缺……」。

「但不知道是否包括謙和這一種優點。」她依舊用譏刺的口

吻問。

「不！」他把頭用力一搖。「謙和是最愚蠢的習性」！

「然而世界上儘有不少大人物是這樣愚蠢的。」

他禁不住也笑了。

「却沒有我！」

眼前這一位少女是的確很使他困惑的，起初他覺得很自滿，以爲一見她就完全知道她了；並且看情形她也很能知道自己，可是接觸得越久，却越使他捉摸不定。

在她那一種過於矜持和強自抑制的態度的後面，他早巳估定她是一個曾受充分訓練的有材幹的私人祕書了。然而，現在，他覺得還不止如此；最適當的形容應該是「深沉」兩個字。她的一舉一動，在他看來都不像是眞正屬於她自己的理智的，這對於一個稍有經驗的警官本沒有什麼希罕，所可詫異的是她裝得那麼的自然，那麼的像眞，竟使喬鄧無法揭破。

幸而對於轉轉灣灣地盤問人的方法他是向來最拿手的。……

「不錯，我有一個家庭——一個母親，和一個妹妹。」

「在蘇格蘭嗎？」

她很小心地回答着他。

「不！她們住在倫敦附近，母親身體很虛弱，已經變成殘廢了，除非我到倫敦去，才可以見到她」。

一說完這幾句話，她的嘴唇又緊緊地閉住了，他也知道絕對沒有希望再能夠聽到她別的話；不料事有湊巧，在她伸過一條手臂來想替他擦旺一枝火柴的時候，他突然在她臂膀上發現了一條很長的創痕。

「啊！這一刀劃得很不輕呢」！

她來不及的把手縮回去，一面忙着拉下自己的衣袖來。可是丁嵃賽早已看得很淸楚了，這一條刀痕從她的臂肘間起始，幾乎直通到他所看不見的肩頭上。她的臉色先是漲得通紅，後來又變爲慘白

「是的——是我自己劃的。」她竭力想掩飾。「有一次，我在切……切麵包的時候，不小心讓刀鋒劃破了。你還有別的話要問我嗎？」

「我眞是很抱歉！」喬鄧說。他心裏是的確覺得很抱歉。

她的面色漸漸回復了，依舊又露出很溫柔的笑容。

「奧克蘭德先生原是不許我答復你的任何一個問題的。」她說話的時候，不自覺地伸手去撫摩了一下舊日的創痕，然後旋過頭去，看着壁上的一架古舊的時鐘。

「我就要去睡覺了，能不能請你自己去招呼你的車夫？」

三五一二二六

「再告訴我一句話！」他瞧曼蘭已經站起來了，還想抓住這最後的機會盤問她幾句。「你爲什麼甘心和我這一個頑固的親戚守在一起呢？要找職業外面也多得很啊！」

「我想你的話是對的。」她冷冷地說。

她走到了門邊，重復又回過頭來。

「你對於奧克蘭德先生大概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吧？」

他於是不得不聲明從他出世以來，統共祗見過這老人三次。

「不！不說老實話，我簡直是什麽都不知道。僅僅聽得人家說，他曾經結婚過兩次，生有一個孩子，可是已經死了。此外，我就知道他鄙吝得像戲台上扮出來的丑角一樣……」。

丁還想說下去，但曼蘭已做了個手勢，把他止住了。

「他老人家眞有許多事情是怪特別的！」她用這句話結束了這一段談話。

才打過十點鐘之後，曼蘭已經躺在床上了；丁蒙賽大佐的房間就在裏面的第三間，當她正要矇矇矓矓地睡去的時候，聽見他的輕快的脚步聲在走廊裏經過，然後又是很輕的一響，他的房門關上了。幾分鐘後她自己也就完全睡熟了。不知道隔了幾分鐘，或是隔了幾點鐘，她突然又驚醒了過來。

她坐在床上，心不住的跳着，究竟是什麽聲響把她驚醒的？還是一個惡夢把她驚醒的？她實在斷不定了！

她靜心聽着，一些聲音也沒有，便懷疑是自己的神經過敏，忙安定了心依舊躺下去。打那兩扇半開着的窗子裏，她可以看見外面正在下着細雨，並且有一重薄霧，但上面的月亮還沒有完全隱沒。

她瞧一陣陣的雨絲，正從窗子裏飄進來，便打算關上了窗再睡覺。突然，她很淸楚地聽到門外有一陣雜亂的聲響。

「是誰啊？」她提高了聲音問。

門上似乎有一個人或是一頭野獸在爬抓着，同時還發出很急促的喘息聲；她勉強壯着胆子，打床上跳起來，開亮了電燈，跳到門邊去，把它拉開了。正在這時候，有一個人從門外直倒進來，幾乎倒在她的懷裏。

在黯淡的燈光下，她發現這人的臉色已經慘白得像紙灰一樣，雙手緊緊按住了自己的喉嚨，鮮血正從那裏流水般的淌出來；她打算用力扶住他，可是氣力畢竟太小，這人終於打她的手臂裏跌到了地上去。同時她聽見外面的走廊裏起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丁喬鄧趕來了，他一跨進店門，便立刻蹲下身子去察看那受傷的人。

「啊！嘈透了！」他用斷斷續續的聲音喊道：「桀夫……這是我的車夫啊！」

這人的衣服穿得很齊整，皮靴上滿沾着泥水，顯然他還沒有睡過覺咧！

「我們要不要去請個醫生來啊？」她戰慄着問。

喬鄧微微把頭一搖，表示已經沒有用了。

其時這人的眼睛倒睜開了，透着很痛苦的神氣，在喬鄧和曼蘭的臉上來來回回地看着，最後却把視綫覷定了這個嚇得面無人色的少女，一面嶺動着他的嘴唇。

「就是他呀！」他用很低的聲音勉強掙扎出一句話來：「就是我們上次打他手裏把你救下來的那個人！」

她立刻暈倒了，喬鄧便用力扶住了她，把她抱出房去，交給屋子裏的一個女傭人照料，當他回到樓上的時候，桀夫已經死了。

史都格也從他樓下的房裏奔上來了，身上穿着襯衫和長褲，喬鄧便問他借了一支電筒，循着地下的血跡，一路照出去；在走廊的盡頭，他發現了一扇深深地嵌在牆壁中的小門，血跡就從這門裏穿過去。門外是一座別人所不容易發現的石梯，從梯上下去，就是屋子後面的一帶車間。

喬鄧因為外面很冷，便依舊退回來，忽忽穿了一件衣服，然後再出去追尋那血跡；不料跨過了一座門框，那血跡便消失了，原來門外就是花園，湊巧這一晚天上正在下着細雨，園裏的泥土很濕，因此血跡就看不見了。

突然電筒的光芒裏發現了一件有光的東西，喬鄧便止住了腳步，俯下身去，把它檢了起來，一瞧，却是一只金製的小煙匣，匣蓋已經打開了，裏頭的一面刻着一行很清楚的字跡：

「路易惠存　妻贈」

頭痛
???
請即購服：

天字牌頭痛丹
行政院衛生署發給第六七六號許可證
上海市衛生局發給第二二二號註冊證
獨售一味　銷行廿年
立刻止痛　馬上舒適
功效神速　百發百中
藥性和平　男女咸宜
天字牌 頭痛丹 百中堂藥房
全國各大藥房各煙紙店均售
總發行所
上海百中堂藥房監製
法租界八仙橋敏體尼蔭路鈞福里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十一回

思患預防前車足鑑
避喧就靜遷地為良

且說黃禮芳因爲要探訪消息，到新柳港惟一小學校去訪問這班演劇隊小學校的周校長告訴他：『除了演劇隊外，還有那班新聞宣傳隊。他們只有三人，一樣的可以報告很快捷，很正確的新聞。他們是預備到前線去，或者預備到淪陷區的游擊隊那裏去，在此地不過是過路罷了。因爲他們要與演劇隊結伴同行，所以在此地躭擱幾天』，又說：『他們的一組，雖則只有三人，他們一樣可以出報。而且他們可以跟着軍隊走，這報館可以開到人家不敢開的地方去。在內地淪陷區內，新聞是早已被封鎖了，他們要到被封鎖的區域中透露些新聞給人家知道。就因爲這個緣故，便不能有很多的人。不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們所帶的器械，都是很精良的』。黃禮芳便問：『他們帶了些什麼器械呢？難道有什麼小型印報機，他們也帶了來嗎』？周校長笑道：『那裏有什麼小型印報機？他們只帶了兩樣東西。一樣是無線電收音機，一樣是油墨印刷器。他們這兩件東西倒是很精良的。尤其是那具無線電收音機，可以收聽全國各方面的新聞報告。像我們這個新柳港，本地既不出報，上海的報紙又難得來。就是偶然看見幾張報紙，已經隔了好多天，消息不是斷絕了嗎？然而有了這個收音機，便可以收聽當天消息，不是中央廣播電台，還是天天在廣播戰事消息嗎？這種各方戰事消息，倘然不宣傳開來，也只有自己幾個人知道。要是宣傳開來，給許多人知道，就非得用印刷法子，印出來方可普及於大衆，眞的，他們一共只有兩三人，也沒有如你所說的小型印報機，只帶了這一副油墨印刷機。大概印刷得好，也可以每份印一百多張。他們預備將印出來的新聞，到各處熱鬧地方去黏貼，就是稱之爲壁報的。也使人知道現在戰事的情況，不致於蒙在鼓裏一般。有這們一百多張印出來，四面貼貼，一個新柳港，大約也夠的了』。周校長說到那裏，又歎了一口氣道：『咳！中國的人民，可算得是個麻木的了。

尤其是像內地鄉村間人，好像外面打仗，與自己一無關係。一直要打到你面前來方始着急。可是到那時候，縱然着急，一無準備，就吃了大虧了。就像我們新柳港，飛機從不曾來炸過，他們以爲敵機不會光顧的了，終日逍遙自在，也不做一點防空預備。可是要知道敵機爲什麼不來光顧呢？別個城市村鎮的被炸，他們一樣的有得聽見。聽見了，也只不過替別個城市村鎮歎息幾聲，却不給自己所處的地方想想。別處可以炸，爲什麼此地不能炸呢？他們所以沒有來炸，因爲時候還沒有到咧。想到此，至少就有一點預備，防着飛機也到這裏來空襲。但是你瞧新柳港的人，每日裏還是熙熙攘攘，一無準備。只要一個炸彈來了，便立刻起了恐慌，弄得走投無路了』。黃禮芳被周校長說得心裏也是七上八下，想想新柳港，也不能說是絕無危險之地，我們的桃源村在飛機不曾光臨時候，不是大家都以爲很安穩，也和現在的新柳港一樣嗎？而且也是一無準備，直到炸彈一響，恐慌萬狀。如今也不知道怎樣了，不知敵機曾否又光臨過。因此黃禮芳愈加急欲知道些戰爭消息，現在聽說小學校裏屋子小，實出擠不下，他很願意把他們招攬到姑母家裏來。因爲他們這裏面分兩部份人：一部份是演劇隊，一部份是新聞宣傳隊。兩部份中分一部份到陶家來也可以了。後來周校長與黃禮芳商量了，說：『不如先把新聞宣傳隊，遷到令姑母府上去。好在他們人數很少，只有三個人，不比演劇隊，男的女的一大羣，就有十幾個，非常嘈雜。新柳港對於這班演劇隊的人，都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照着他們，尤其是那幾位姑娘們，他們稱之曰「文明女戲子」。當他們是異服異言，都不肯招待她們在家裏。一方面，不肯招待她們，一方面她們到那裏，又喜歡跟來跟去，瞧個不休。此刻這班文明女戲子，招待到令姑母府上去，也不大好。還是新聞宣傳隊，這裏人也莫明其妙，本不曉得他們做什麼的。而他們又爲了小學校裏，鬧得不好辦事，這無線電中收新聞，也要靜靜地的。好在不多幾天，他們就要走的，我意思還是把他們分開了的好』。黃禮芳也以爲是因爲他的意思，第一，便是要知道些新聞，究竟外面打仗，打得怎樣了呢？他要託周校長，就給新聞宣傳隊去說。周校長道：『那末你不必請示於令姑母了嗎』？黃禮芳說：『我想不必，因爲家姑母近來身體不大好，時常發病，一發就是臥床十幾天。我們的兩房表兄嫂，都在上海，音信時常阻隔。她老人家心中鬱鬱不樂，有許多外面消息，我們也不去告訴她，告訴她並無益處，反添許多愁煩。況且她也是一位舊式老太太，近來的新事情，她也弄不明白的。好在她那裏，房屋很空敞。這裏面有空着的三開間，一間是我們夫婦來了，住在那裏，還有兩間是空着。假如他們要裝天線，安置收音機，外面是一些也不知道的。至於壁報發出去黏貼，也用不着註出地址，只不過幾天功夫的

事罷了』。周校長道：『既然如此，那就好極了，你在此坐一坐，我和他們去商量這眞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咧』。原來這個新聞宣傳隊中大家呼他爲大主筆的這位先生，却是姓高號翔如。他從前也辦過好多年通訊社。這一回，在戰地服務的一個總機關名下，有好多新聞宣傳隊出發。他和另外兩位同志也成了一組，預備到淪陷區域裏或是游擊隊中沒有新聞的地方去傳播新聞。那些地方去，是一種冒險工作，所以每一組人是不能多的。現在這個新柳港，尚是未淪陷的區域，他們所以到這裏來者，因爲約定了與演劇隊同行。但也不是永遠與演劇隊在一起，他們到了要分路的地方，他們各走各的路，也自然要分路的。高翔如的另外兩個同伴，一位姓秦，一位姓岳，他們兩人姓也姓的湊巧，一路上互相開玩笑，說是秦檜與岳飛，其實他們都是抗戰的同志。一位可以寫鋼筆版，寫得整齊而又迅速。一位擔任印刷，勻淨而不使蠟紙破碎。周校長當時便去找到這位綽號大主筆的高翔如，和他去說明一切。高翔如正在要想試收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收來收去，却只收到上海電台上的各種歌唱。不是丁丁東東的彈着絃子，唱那雙珠鳳，珍珠塔的彈詞。便是咿咿啊啊的拽着胡琴，唱那汾河灣，武家坡的京調。大主筆恨極了，說是：住在上海的人，眞是沒有心肝的。在那種鎗林彈雨的東轟西炸聲中，他們還在唱那種靡靡之音，該死該死！後來幸虧又收到了幾隻悲壯的歌兒，什麼：『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隻歌，他們演劇隊裏的人，都是唱慣了的，一聽見什麼『起來，起來，』大家便附和着同聲的唱起來。那小學校裏還有小學生，小學生們又是都喜歡唱歌的，聽得了那隻很雄壯的歌，他們都要學着唱。這些市鎮之間的小學校，向來也沒有聽得這種歌的，因此演劇隊中人，尤其是那兩位姑娘們，便把那隻歌傳授給許多小學生唱了。一刻兒工夫，『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全學校早已洋洋盈耳了。如此的喧嚷，試問那裏還能靜靜兒的聽中央廣播無線電的新聞呢？大主筆正在緺着眉頭，弄那收音機的當兒，周校長來了。便問：『收到了什麼新聞嗎？』大主筆搖了一搖頭道：『還沒有！這個地方，實在是太嘈雜了。』周校長道：『我早說的，我們這個小學校，地方既小，又擠了這許多人。現在有位先生，他說有空房子，可以借給你們用。好在你們人數不多，不比演劇隊，你們只有兩三人，靜靜的，不像他們有男有女，而且還要排戲。』大主筆聽了，便說：『眞的嗎？那是好極了。我們而且是很祕密的，决不會告訴人家，說是在那裏收的無線電。况且收聽新聞也有一定時刻的，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裏收音的。』周校長道：『那倒沒有關係。你們有了個相當地方，不收音的時候，也要做別樣工作。儘管在那裏寫鋼版，印蠟紙，都可以使得，只不要在壁報上寫出地址就是了。現在這位先生也在

這裏，雖然是個鄉下人，倒也是個熱心朋友。你們可要談談？談妥後，立刻可以搬到他那裏去。你們也沒有幾件東西，我可以叫校役幫着你們搬，當夜就可以工作了。』高翔如聽了，很爲願意，周校長又把陶家與黃禮芳的關係，約略的說一說，高翔如以爲黃禮芳也是一位知識階級中的前進份子，及至給他談了一囘，原來是一位從未進過學校而且躲在鄉村角落裏，不曾到過別處去的人。但雖然是個生長鄉村的人，却不是胸無點墨，有許多地方他却也說來頭頭是道。知道他這一番是因爲逃難纔逃到新柳港姑母那裏來的。

高翔如想：倘然不是爲了逃難，他也許一輩子永遠躲在自己鄉村裏，直到他老死不出來也是有的咧。中國古書上說的：『雞犬相聞，老是不相往來』，中國內地這種人是多着咧。此番這炮聲一響的確是震動了許多人呢。當時黃禮芳和高翔如便約定了。周校長說：『雖然房子是空着，也得略爲收拾一下，請你先囘去，停刻兒我陪着高先生來吧』！黃禮芳先囘去，與匆匆的先和馮玉和與二姐說了，馮玉和有些埋怨黃禮芳，她說：『也不稟明姑母，怎麼自作主張？也許姑母不願意招致那些陌生人到家裏來呢？』倒是二姐說：『這不要緊！那個無線電收音機是極簡單的。我在上海的時候，我們的東家也有極好的收音機。我們的那位老太太，最喜歡聽無線電，晚上聽書，聽灘簧，聽話劇，總是開着無線電。幾點鐘開到那裏，把我都弄熟了，現在到了鄉下來，都忘記了。我還同此地的老太太說：一個人太寂寞，何不教大少爺二少爺也買一隻收音機來，上海各電台上所唱的，都可以收得到咧。』馮玉和道：『眞的！上海在那裏唱，此地也可以聽得到嗎？』二姐道：『豈但上海，連外國也可以聽得到。有一年，外國在開運動會，中國竟也可以聽到，我們的老東家有四位小姐，她不是在學堂裏讀書嗎？那天囘到家裏去，要收聽外國的播音，眞正是忙了一夜天，到天亮快，纔睏覺咧。開運動會是在德國，他們的下午，是我們的半夜兩三點鐘。眞的到那時候，聽得很清楚，連德國人的拍手歡呼的聲音，都聽得出呀！外國人的東西，眞是希奇古怪咧。新柳港有收音機的人家不多，從前雌老虎家裏倒有一架收音機的。我教此地老太太備一架，她一則做人家，二則怕煩，所以不曾備得，其實那是很省力的，聽聽收音機也無關重要。說是陌生人不好，就說黃少爺的朋友好咧。』一句話提醒了黃禮芳，向姑母便說是他的朋友，有兩位明友恰巧路過此地，借住幾天，原也是可以的。陶太太原是位舊式的老太太，什麼收新聞出壁報，她都莫名其妙。約略把他們夫婦兩人現在所住的那一進房屋收拾收拾，好在電燈本來是裝就的。新柳港這個市鎮不算小，也有酒樓茶館，也有一個分電廠，也有不少人家裝電燈的。至於無線電要用天線與否，由他們來了，自己處理。馮玉和是沒有聽過這怪東西，動於

三五—一三三二

好奇心，現在倒要看看。二姐自以爲懂得這個門檻，她好久不聽得上海的歌唱，她以爲借此可以聽聽咧。到了晚上，周校長陪着高翔如來了，看了一看房子，很爲滿意。高翔如以爲此地倘然不能住居，或者仍到小學校去，或者另外想法。但黃禮芳那裏連牀榻也給他們預備好了。當晚的晚上九點鐘光陰，就可以收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那個時候，陶老太太已經安睡了。黃禮芳，馮玉和，以及二姐等，都擠到後面屋子裏來。因爲馮玉和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東西，很覺得奇異。怎麼這樣一個小小的東西能夠把幾千里以外的說話，都收集到這裏來呢？因爲九點鐘還沒有到，他們先收聽了一些唱歌的節目，這正是二姐所要聽的。馮玉和聽得唱是唱，說白是說白，分外淸晰，說：『這眞是奇怪的東西。要是在一間空房子裏，開了這個無線電，一個人也沒有，却有人在那裏說話，嚇也嚇死人了。』高翔如向黃禮芳道：『你們這位嫂嫂，大概一向住居在家裏，沒有出過門的嗎？』黃禮芳道：『豈但是她，便是我也住居在鄉村之中，一向不曾到別處去過。說也慚愧！不要說上海那種大都市了，就是我們鄉村所屬的縣城裏，也沒有去過兩三次。因此什麼無線電收音機，聞名已久，這回親自見到如何裝置，如何收音，也還是第一次咧。』高翔如歎口氣道：『這也沒有關係。歐美的科學家，發明了許多有益人羣的事物，中國人坐享其成，要是不利用它在有益的上頭去，卽使多看見一樣新奇的事物，又有什麼用呢？』正是

誰向城中研事物，　翻從海外侈新奇。

第十二回　新聞組報人抒偉論　演劇團嬌女獻英姿

且說黃禮芳夫婦們，見了高翔如帶來的無線電收音機，以爲新奇，自稱慚愧，久居鄉村，不曾見到此物。高翔如却告訴他們：『自從西洋人發明了這無線電以後，幫助了各種科學上的進步。航空界，航海家，交通間，新聞業，一切的一切，都受了它的利益。可是中國人民却是不長進，黃先生！你沒有到上海去看看！上海地方，凡是中等以上人家，沒有一家，沒備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的。每天就是聽聽說書，灘簧，申曲，京調，實在那些太太奶奶們太閒了，解解厭氣，家中必須置備一架收音機。還有半夜三更說故事，講鬼出現，因爲上海有班吸鴉片煙的老槍，他們善於熬夜，可以靜聽。而那輩出售奢侈品的商店，就利用它做廣告，所謂中國得着無線電的利益，僅此而已。可是自己又不能製造無線電機，一年此項物品的進口，就是好幾千萬塊錢。所以多知道一點新奇事物，就是多花費一些無益的消耗罷了。幸虧政府裏還建設了兩個大電台，在廣播上，還得了一些便利，我們現在也全靠此。不過說科學無關政治，其實科學也全靠政治，沒有國力去護衛它，科學也就要打折扣了。還有戰爭是摧

毀物質最厲害的東西，就是那個中央廣播電台，不知道要被戰爭所破壞與否，現在也很難說咧。』大主筆發了這一陣牢騷，黃禮芳有些是明白的，有些也不十分明白。但他雖然蟄居鄉村，然而他却喜歡看看報，一份上海來的老申報，時期是隔了好幾天了，他却還是孳孳矻矻的從頭看到尾。他到底從小讀過書，又很相信看看小說，書質地也不能算笨，在鄉村間，他要算是位知識階級呢。所以有許多地方人家往往要請教他。便是這一回的打仗，什麼是侵略者，什麼是被侵略者，他都弄得明白。雖然他所得來者，無非是報章上的知識，然而日積月累，也虧了他。有許多身居都市的青年，靠了家裏有幾個錢，養尊處優，什麼也不知道。就是他們的看報，一份報送來了，他只翻一翻，今天是什麼電影，什麼平劇，那個明星出來，那個舞女走紅，其餘一切不管了。黃禮芳雖然是個田舍兒郎，比了他們，倒還勝一籌咧。因此他便問道：『高先生！你看我們中國，還有翻身之日嗎？』高翔如正色道：『豈但翻身，而且是要大大的發展呢。你說翻身，可知道現在就是翻身的時期了。在平常日子，有許多人昏頭昏腦，過一天是一天，一直在糊塗光陰中過去，所謂醉生夢死的便是。可是到如今，再不能這樣過一天算兩個半天了，總也得轉轉念頭。譬如人家打上門來，你不能再北窗高臥了。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翻身之日，倘然這個事候，再不翻身，就永無翻身之日了。就像你黃先生，若不是逃難，也許如今還在你府上，也不會到新柳港來，我和你也不會碰頭。我們若不是為了打仗，也不會到各處去巡行。因為此刻是我們國家遭了難了，我們是國家的一份子，我們大家都要起來救護國家。我們有一份力量，該出一份子力。倘然有錢的人，應該拿出錢來，沒有錢的人，只得將身體奉獻給國家。你要知道世界上的國度，只有我們中國人口最多，我們常常誇口，說地廣人衆。回頭地廣的弄不過地小的，人衆的弄不過人少的，這也倒霉透頂了。雖然我們也自認是一個弱國，所以弄到如此弱的，也是自己的不長進。可是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只好大家起來拚命，因為若不再拚命，不但是我們的國要亡了，連種也要滅了，子孫永遠做奴隸了。這就是我剛纔所說的：此時不翻身，就永無翻身之日了。』大主筆對着他們，好似演說一般，侃侃而談。黃禮芳只是點頭，他覺得高翔如的話，語語中肯。馮玉和生平從未聽得過這些話兒，兩個大眼珠兒，只望着他。心想這一回子，我聽得人講，各處逃難，女人最苦。為什麼中國的百姓，弄到如此地步呢？他說此刻只有大家起來拚命，那末我們女人也應得和男人們一同起來拚命，但是我們女人，如何一個拚命之法呢？二姐是曾經在上海老東家那裏，他們的少爺小姐，都是大學校的學生。他們的談話，她倒常常斷片殘鱗的一句兩句拾在耳朵裏，有時有許多新名詞，她還知道是什麼解釋咧。二姐

三五—二三四

那時便道：『高先生！可惜我們中國的女人，太不中用了。聽說外國是男女平權，女人和男人一樣的起來救國，因爲她們女人都有本事呀。中國的女人，都像沒脚蟹一般，怎麼和人家拚命呢？』高翔如道：『那倒不一定，女人也有女人應做的事。各人有各人的本位，只要各人站在自己的本位上，盡我的責任，……大主筆再要講下去時，他的那位助手秦先生說道：『高先生！現在九點鐘只差五分鐘了，我們要預備起來吧？』高翔如便道：『是的！我來收音，請你給我預備白紙一張，鉛筆一枝，我們今天先來試一下看。』一刻兒工夫，各物都已齊備了，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也已收到了。只見那位高先生一面聽取無線電的報告，一面便用鉛筆在白紙上運筆如飛。除了高先生之外，却見秦岳兩先生，也在那裏紀錄。但是他們總沒有高先生那般快，無線電中說一句，高先生寫一句，有時好像倒要擱筆，等候無線電中的報告。秦岳兩先生，却好似來不及記出來一般，就不及高先生的快捷了。黃禮芳也聽得中央電台報告得很爲清晰，但似乎是女子聲音，覺得有些詫異，便招招手，叫馮玉和也來聽。不過有一點，他們久居在鄉下的人，到底吃虧了。因爲中央電台的報告，是用的國語，這國語雖然也還容易聽，他們却已打了個折扣，只能聽得懂十分之七了。但聽得說『第一件新聞，』『第二件新聞，』陸續的報告下去，有幾件大略聽得出，有幾件可不甚了了咧。報告到一半的光景，高先生說道：『算了！我們今天是試辦，國際新聞不必再記錄了。』又向黃禮芳問道？『黃先生！聽得清楚嗎？』黃禮芳道：『有幾件，他報告的聽得清楚。有幾件還有些不大明白。』高翔如道：『大概黃先生不大聽慣國語之故，但這位報告員，口齒很清晰，發言很明白，聲音不高不低，却是最容易聽的。』黃禮芳道：『好像是個女子聲音咧。』高翔如點頭道：『是呀！這位報告員，本來是位女性呀！她是廣東人，但國語却說得不差，而且英文也很好。這三種言語，我都聽得她報告過。在電台上報告新聞，聲音要不亢不卑，不疾不徐，女人的聲音，雖然帶尖銳一點，但在電台上，也很相宜。』高翔如說着，便把秦岳兩先生所紀錄的取過來看，又用筆給他們改正了好幾個字。黃禮芳心中納悶，想只要一個人紀錄下來就是了，何必三個人大家要寫下來呢？這時高先生好似知道黃禮芳心中的念頭，便笑着說道：『這雖一件不大繁難的事，也要練習的。當他們兩位最初紀錄的時候，差得是很多，此刻就不大覺得有差字了。』至此黃禮芳方纔明白，他們兩人是跟着習練。練習既熟，三人中無論何人，都可以聽了紀錄下來。黃禮芳那時再把高先生所紀錄下來的一看，只見他的字，都是橫寫的。橫寫的原也不足爲奇，看到後面，一曲一彎，簡直不像字了。像那一條條的小蚯蚓。前半雖然帶草，到底還像字形，後半却不成字形。高翔如見黃禮芳看

他的紀錄，笑着說道：『黃先生認得嗎？前半的不去管它，後半的一曲一彎，不成字形，黃先生一定奇怪。我可告訴你吧！這是一種速寫。速寫是另有一種學術的，叫做速寫學，我從前也學過。懂速記學的人，知道這一曲是什麼意思，這一彎是代表一句什麼話。不懂的人看了，眞是莫名其妙，成了一種神祕的文字了。今天我們所收到的新聞，與前昨所得的戰報，無甚出入，只不過互有小勝負。就是那敵機的轟炸，却到處肆虐，你只瞧今天十條新聞之中，倒有三條是飛機到內地轟炸的新聞呢。對於防空設備，內地有許多地方，都不曾預備好。不要以為飛機此地不會來過，一些兒不作準備。它要來時，在天空中，誰能抵禦得住呢？我們一路來時，不用說像新柳港那般一個市鎮罷了，有好多較繁盛的都市，也一無準備咧。』從這一天起，到了晚上，高翔如收了中央電台的新聞以後，便和黃禮芳等縱談一切。不管他們聽得懂聽不懂，他把國內大勢，世界情狀，都作為談話的資料。但是他們那裏弄得明白呢？到底還是黃禮芳究竟讀過幾年書，又常常的看報，多少知道一點。他的夫人馮玉和，當初倒也進過鄉村的小學校。到如今，字是略識幾個，一封粗淺的信，勉強也看得懂，寫是寫不來的，鄉村的姑娘們，不過如此。二姐因為在上海住過幾年，却比他們懂得一些兒皮毛，字是不識的，但這種生長在鄉村的人，到比了陷溺在都市的人，容易受到感動，好話也聽得進去。聽了這位高先生幾次的演講，他們覺得高先生眞是一位了不得的人。他們都來幫着這三位新聞記者的忙。黃禮芳學寫蠟紙，他一向只會用毛筆，連鋼筆也不大寫過的，如今未免覺得不得勁兒了。馮玉和胸前束了個圍裾，帮他們印刷，油墨沾到了她的粉面上去。他們知道了她是位新嫁娘，又成了嘲笑的資料。二姐在本地的街巷甚熟，她說：在黏貼壁報的時候，可以引導他們去。我再說這班演劇隊，那時也一切都預備好，准於這日開演了。早已鬨動了新柳港全鎮的人，用不着怎麼的宣傳，一傳十，十傳百，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了。猛將堂地方雖然不算小，但要容納這許多看戲的人，只怕也容納不下。地方上像陳鎮長等一班人，又怕人多鬧了亂子，於是收取券資，以示限制之意。定了每個大人收券資兩角，小孩一角。在大都市裏，兩角的券資，算不得什麼，在鄉鎮間，却也不能算小了。但是第一日，在沒有開演之前，早已購買一空。這時鎮長們只許他們在日間開演，晚上不許開演，也是因為這裏地方不靖，盜賊繁多，怕的在夜裏可以出事。又因為猛將堂雖然也裝了幾盞電燈，那為數是很少的。平時也不開，除了在每年舊歷正月元宵上燈時節，猛將堂熱鬧的當兒。要是講補救之法，鎮上已可以借重於汽油燈之類，但是到底覺得麻煩了。那時黃禮芳等已經弄到了幾張戲券，他們全家都要去看戲，連二姐的兒子大新在內。小學校的學生，不能因

三五—二二三六

爲看戲而放假的，但是周校長說：『這種戲是激厲少年人志氣的，看看也不妨。』因此那個小學校也放了半天的假，由周校長帶領了他們去看。好在這兩天陶老太太的病也好些了，橫豎猛將堂裏的和尙也是認得的，便由黃禮芳夫婦們陪了她同去。他們的戲目，什麽『予打擊者以打擊』『放下你的鞭子』『打囘老家去』等等名目，叫人有些莫名其妙。陶老太太道：『現在那些戲名，眞是愈出愈奇了。我在小時節，曾經看過文班戲，那些戲名都是很雅的，如游園驚夢，絮閣喬醋之類。後來行了京班戲，那種戲名雖然不十分雅，却是使人一目了然，如三娘教子，四郎探母之類。既而上海又有了文明戲，我也去看過，那名目有什麽空谷蘭，新茶花之類，倒也還好。却不想此刻還有什麽名目，一個戲名倒有七八個字，還是不曉得裏面演些什麽呀？』可是這宣布出來的戲目也有幾齣是可以使人一望而知的，如『保衞蘆溝橋』『逃難到鄉村』等等。此刻也不去管他們懂得不懂得，到了演出以後，自然也教人明白了。

那天黃禮芳和馮玉和等到了猛將堂，第一天就是演的那一齣『予打擊者以打擊』因爲黃禮芳從前在近水樓，曾經見過這一班演劇隊中人，他都有些認得。雖然也還叫不出他們的姓名，但是那位穿紅絨線衫的小姑娘，他是很注意的。後來與大主筆高翔如認得了，他便向高翔如探問她的名姓，很贊成她的活潑可喜。高翔如告訴他：『這位小姑娘姓方名佩蘭，大家都叫她佩佩，因此她的演劇的名字，也就寫作佩佩了。她今年只有十五歲，倒有演劇的天才，人也非常聰明。而且她的家中，並不是低微人家，她的父親還是政界中人咧。』黃禮芳道：『政界中人，那就是做過官的人了，一個做官人家的小姐，却出來當一個女演員，她的父母怎麽允許她的呢？』高翔如道：『現在的時代，不能那裏地說的了。』今天在這一齣戲劇中，那位小姑娘方佩佩，却扮演了一個女童子軍，穿了一身女童子軍的衣服，更顯出精神奕奕，她一樣的和男童子軍，在戰地上去服務。在別一齣戲中，那位小姑娘方佩佩，又扮演了一個逃難的女孩子，穿了破碎的衣服，做出疲乏的情狀，但到了她的哥哥去從軍的時候，她又慷慨激昂的鼓勵他，發出一場演說。正是

漫說復仇拚碧血，　亦知抗敵有紅顏。